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第八卷第七號　中華民國廿三年七月一日出版　中國旅行社印行

東南交通周覽會第一線游覽日記

黃山紀遊

金衢采風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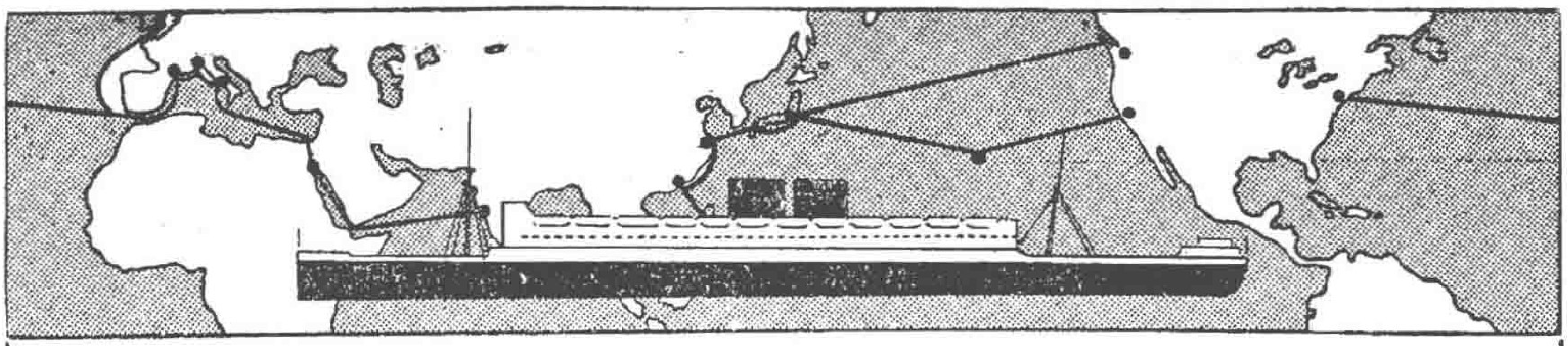
HUNG YING LIBRARY
上海
鴻英圖書館
SHANGHAI

上海圖書館藏

China Traveler

Published Monthly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Vol. 8 No. 7　JULY 19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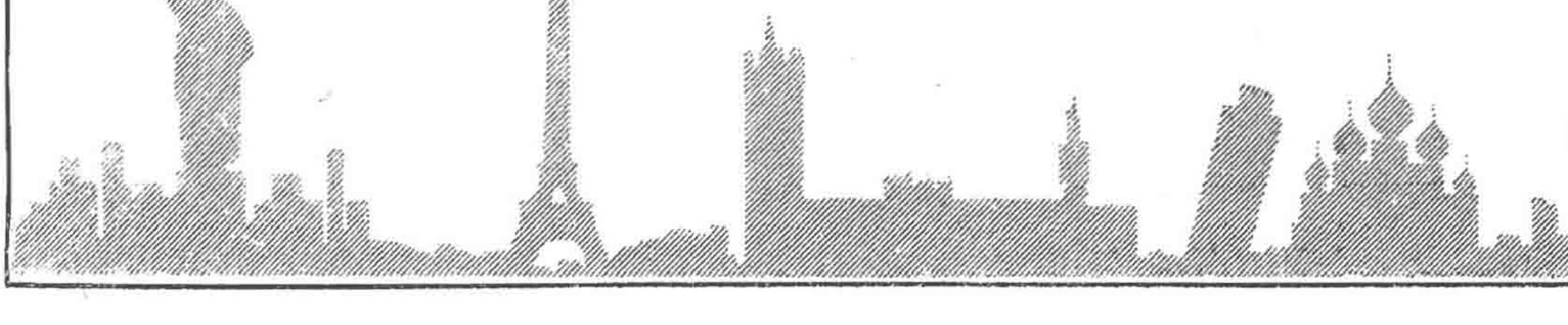
留學海外

出國前應有之準備

本行為便利留學諸君起見。辦理(一)**外幣存款**國外各種貨幣。均可開戶存儲。利息優厚。最合預備留學之需。(二)**兌換外幣**及發售旅行支票作國外沿途旅費。最為妥便。(三)**留學匯款**無論電匯。票匯。信匯。均可遵照辦理。結價從優。匯水免計。并有**預訂按期匯款辦法**尤為簡便。

上海銀行國外部啓 總行上海寗波路五十號

國內各大商埠開設分行
海外各國均有代理機關



立法院編譯處編　中華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法規彙編

國民政府成立以來，新頒法令，爲數甚多；其舊法令之仍舊有效或修改施行者，數亦不少，而新頒法令又有各院部會省單行者，或修改重訂廢止者，殊無正式整理之書，人民固多困難，官廳亦不詳知，致常有引用訛誤或新舊差錯之弊。立法院有鑒於此，特編本書，委託本局印行，其內容如左：

一、立法院通過國民政府頒布之法律；
二、國民政府頒布與法律有同等效力之命令；
三、各院部會省頒布之法令；
四、舊法令之暫行有效或修改重訂者；
五、教育、軍事、交通……等章則規程；
六、現行有效之條約；
七、可供參考之材料，作爲附件，附於各類之後；
八、註說圖表，極爲詳盡；旗幟等均用彩色圖，尤爲特色。書首有總目，各編有分目，另附各篇之索引，極便檢查。

全書所收法令共二萬餘件，約八百萬言，並附彩圖二十餘巨幅，單色圖四百餘幅。

此書爲第一集，截至民國二十二年底止，以後擬每年編印續集。

由立法機關正式編輯整個國家的法令此爲第一次。凡立法、監察、司法、行政、各官廳、軍隊、鐵道、交通、教育、各機關服務人員、實業經營者、商會同業會以及律師、祕書等，均須人手一編，庶得法律之保障而免引用訛誤新舊差錯之弊。

發售預約

冊數：八千餘頁道林紙印分訂八巨冊

版式：十六開本每冊高二十六公分（十吋半）寬十九公分（七吋半）厚四公分（一吋半）

預約價：（甲種）布面精裝　定價三十二元　預約售洋二十元　八月底以後預約改收二十二元
（乙種）紙面布脊　定價二十六元　預約售洋十六元　八月底以後預約改收十八元

郵費及包紮費：各行省及日本朝鮮每部另加二元二角郵會各國及蒙古新疆等地各十六元香港澳門各八元

預約截止期：本年十月底

出書期：本年十一月底

全書編目

第一編　法源
總理遺敎約法及中國國民黨宣言及決議案等

第二編　組織法
國民政府各院部各委員會等各機關之組織

第三編　服務法
服務通則俸給任用銓敍考試交代撫卹等

第四編　內政
民政警政自治社會土地禮俗衞生等

第五編　外交

第六編　軍事

第七編　財政
會計幣制證券賦稅等

第八編　實業
農商鑛漁度量衡技師畜牧等

第九編　敎育
普通高等社會蒙藏華僑各種敎育及課程等

第十編　交通
郵電航空鐵道等

第十一編　司法
監獄律師民事刑事軍法審判等

第十二編　雜項
服制旗章典禮文書印信調查統計等

（備有樣本承索請附郵票三分；樣張片索即贈。）

華0461(全)　23,5.

中國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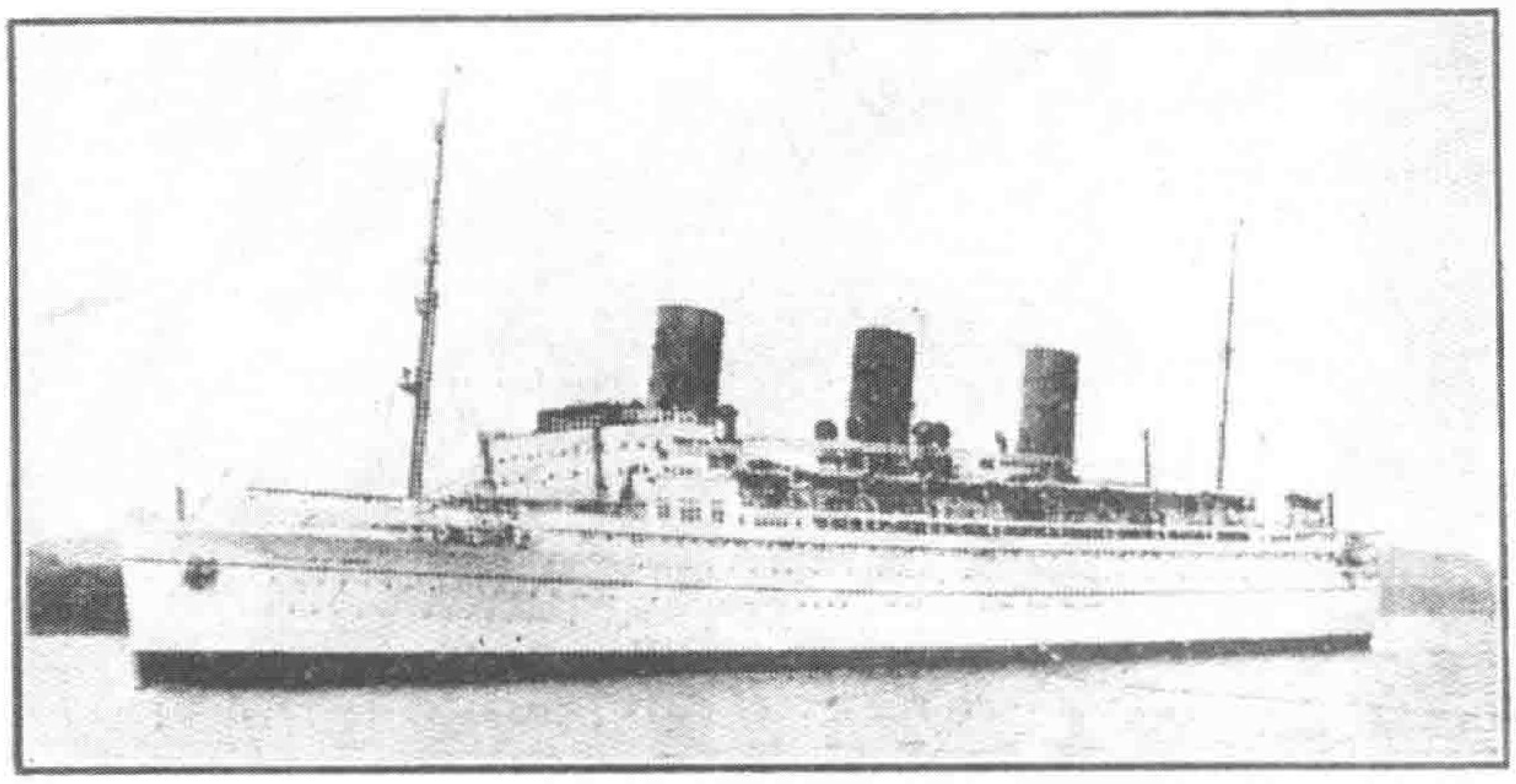
本行暑期臨時辦事處

牯嶺
莫干山
普陀
峨嵋山

開幕

本行為便利避暑顧客起見如以各地本行之國幣存款支票託向代收或預先洽定在各暑期臨時辦事處代付者

一律不收匯水及手續費



本公司（皇后號）輪船爲航行界之巨擘行駛迅速無暈浪之苦船上設備擬比皇宮大廈有花園休息室影戲院游泳池健身房閱報室並有無線電搭客應用通訊便利至若餐膳烹調適口招待週到尤其餘事由上海至香港四十二小時內可到至域多利亞，雲哥華，西雅圖，祗需十二日並售歐美來回票價格特別從廉本公司鐵路及旅舍遍滿坎拿大全國是以行旅稱便　如蒙預定艙位或垂詢一切無任歡迎

上海外灘四號

昌興輪船公司啓

電話一九四九〇

★★　★★　★★　★★

上海至香港—小呂宋

七月二日	俄國皇后號
七月十八日	日本皇后號
八月十五日	加拿大皇后號
八月廿七日	俄國皇后號
九月十二日	日本皇后號
九月廿四日	亞洲皇后號

★★★★

上海至日本—檀香山—雲哥華—西雅圖

七月一日	加拿大皇后號
七月十五日	俄國皇后號
八月十二日	亞洲皇后號
八月廿六日	加拿大皇后號
九月九日	俄國皇后號
九月廿三日	日本皇后號

亞洲及俄國皇后號不往檀香山

金焦二山
名聞東南


金山

鎮江
江蘇省治

距上海北站
二百四十二公里

京滬特別快車
五點十五分到達


第一泉

京滬
滬杭甬鐵路管理局廣告

（廣九）

旅行雜誌



第八卷……第七號

中華民國廿三年七月一日出版

本期目次

本社新訊……一
上海賽會……周映霞……二
顧鶴逸畫山水（彩色銅圖）……三
東南交通周覽會
第一線游覽日記（上）……趙叔雍……五
黃山記遊……邵禹襄……二三
黃山鱗爪錄……程致澤……二九
金衢采風瑣述……非衣……三七
金華蘭溪游記……李玉如……五三
百泉記略……張彭新……五七
遊晉祠考錄……凌宴池……五九
雞公山圖景（美術銅圖）……廷秋……六三
黃山㈠（美術銅圖）……邵禹襄……六四
黃山㈡（美術銅圖）……張印泉……六五
雞公山遊記……廷秋……六七
洛陽龍門……錢王倬……七三
滬游雜詠……鈕慕頤……七九
天平之春……程志政……八一
珞珈山巡禮……李長年……八五
巴黎的橫剖面……陳心純……九一
祕密谷……張恨水……九五
北夢錄……銖庵……一〇一
招商局長江輪船價目表……一〇五
萬國臥車公司價目表……一〇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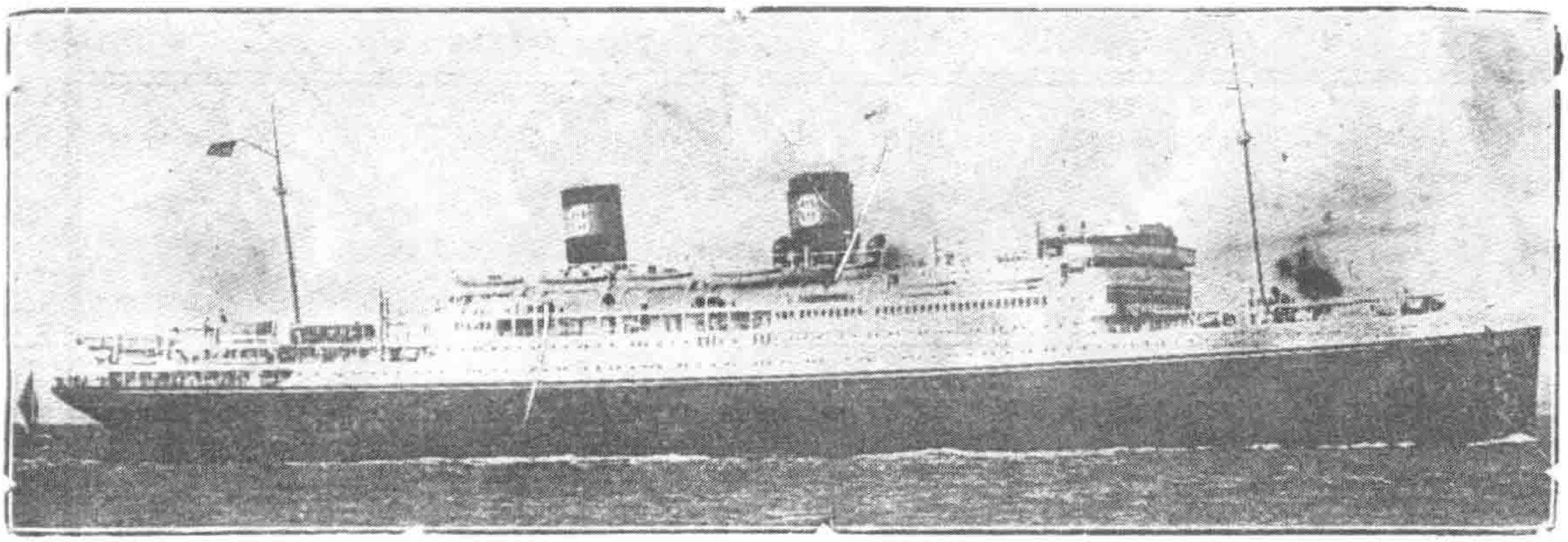
編者之言

趙君豪

東南交通周覽會舉行的日期，現在已逼近了。在今年的春天，浙江省政府招待文藝界同人赴浙，各認定路線，分途游覽。趙叔雍先生所游覽的是第一線，游畢歸來，成「第一線游覽日記」在未向浙省府繳卷以前，先將原稿交給本誌發表，這是很可感謝的。趙先生作游記的方法，是在出游以前將各地的名勝古跡，加以考證的功夫；及至身臨其地，再詢諸當地人士，一一印證。所以趙先生的文字，無一處是沒有根據的。至於光景流連，描寫山水，當然是斲輪老手，也不需要編者介紹了。

此外杭江路在今年春天，開了一次採風專車，非衣先生也是當時被邀遊客之一。雖然是短短的途程，却也與會颺舉，寫出很好的游記來。非衣先生所游的地方，有幾處和趙叔雍先生相同，我們讀這兩篇文字，相互對照，實在是各有各的描寫方法和妙處，總而言之，浙江最近開闢的幾個名勝區，從歷史上和風景上說，是均有游覽的價值的。

邵禹襄先生是攝影專家，生平尤酷愛旅行。這一次邵先生游黃山歸來，應編者之請，寫了一篇「黃山記遊」。邵先生寫游記的方法，是好極了，他不主張多描寫風景，因為黃山的好處，是大衆所能想像的。他現在所寫的，是指導人家如何游覽黃山，譬如途程的選擇，費用的支配，食品的携帶，衣物的準備，均不厭求詳一一貢獻意見。所以這一篇「黃山記游」，我們可以作為導游文字，真可說「為後之游者導夫先路」了。此外邵先生所攝的照片，取景的美妙，攝製的技巧，均使人愛不忍釋；所以將一部分印入美術銅圖中。



大來航線・經檀香山至舊金山

美郵航線・經維多利亞至西雅圖

世界航線・經蘇彝士河至地中海各埠及紐約

十四天開行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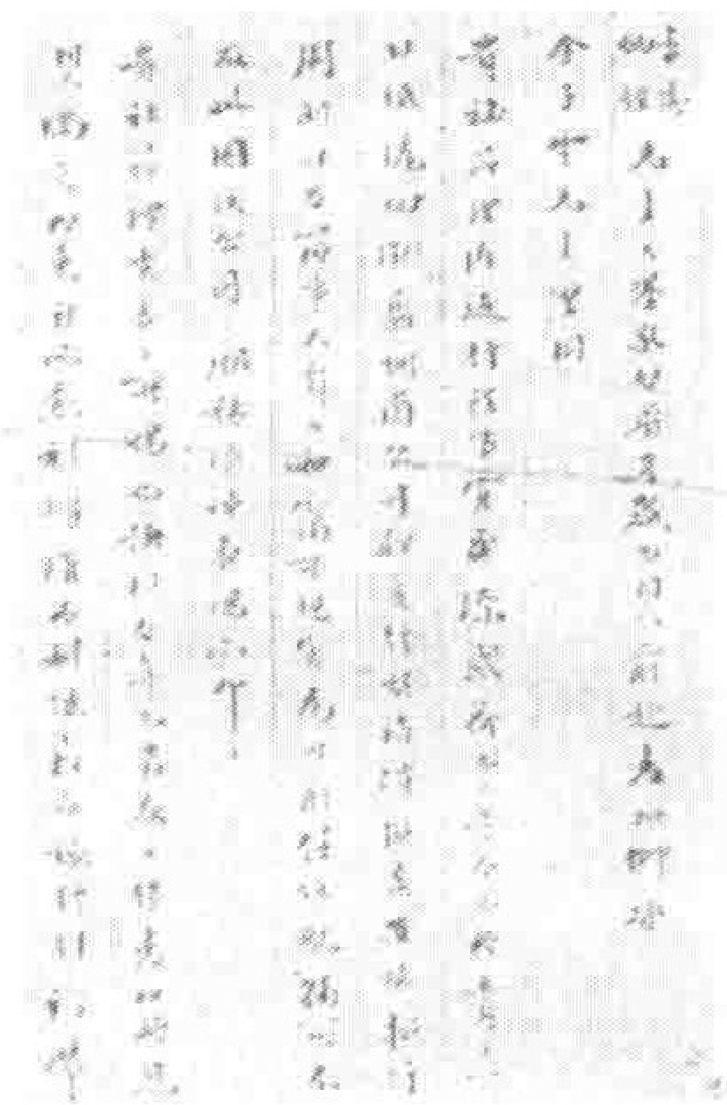
大來輪船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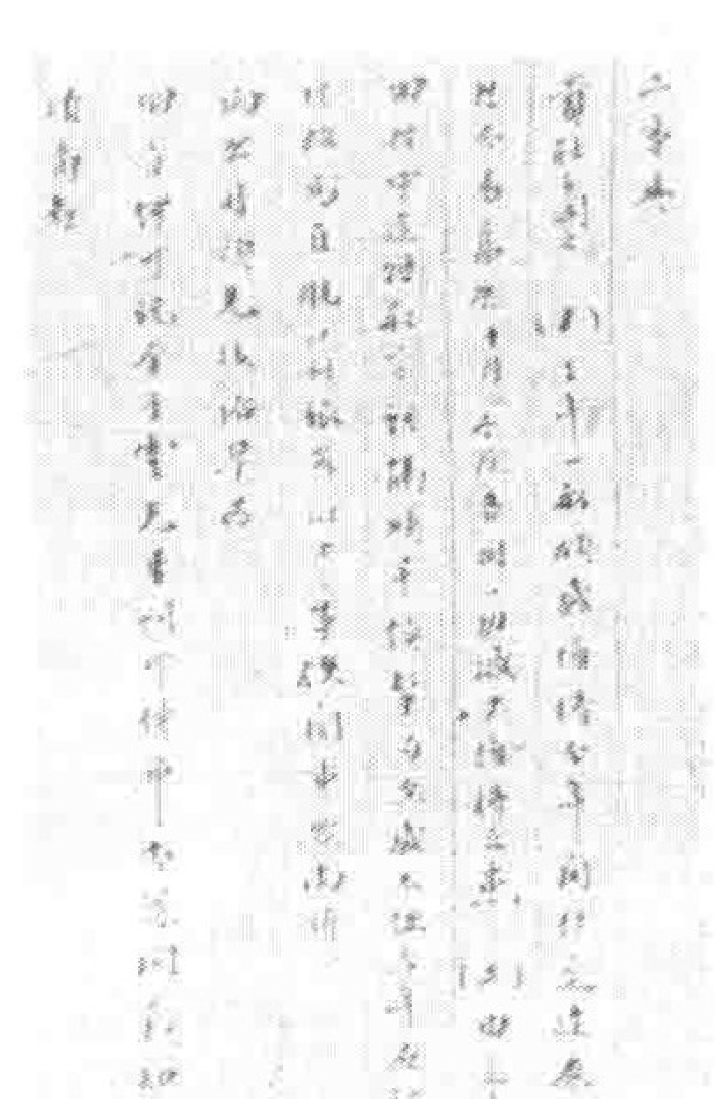
大來公司總統號內容華麗設備完美內外各室空氣流通并用電扇調和溫度一律平牀并無高舖牀上均安設小燈以便旅中讀書消遣頭等艙房并有私用浴室冷熱水兼備游泳池則常儲清潔海水以便游泳船舷甲板異常闊大并無煤煙污塵因大來總統號用油為燃料也再本公司之烹調環球著名所聘均馳名廚師并有弦樂隊在船上日夜奏樂以助旅行興趣上述種種利益倘蒙惠顧在在可得旅行仕女盍興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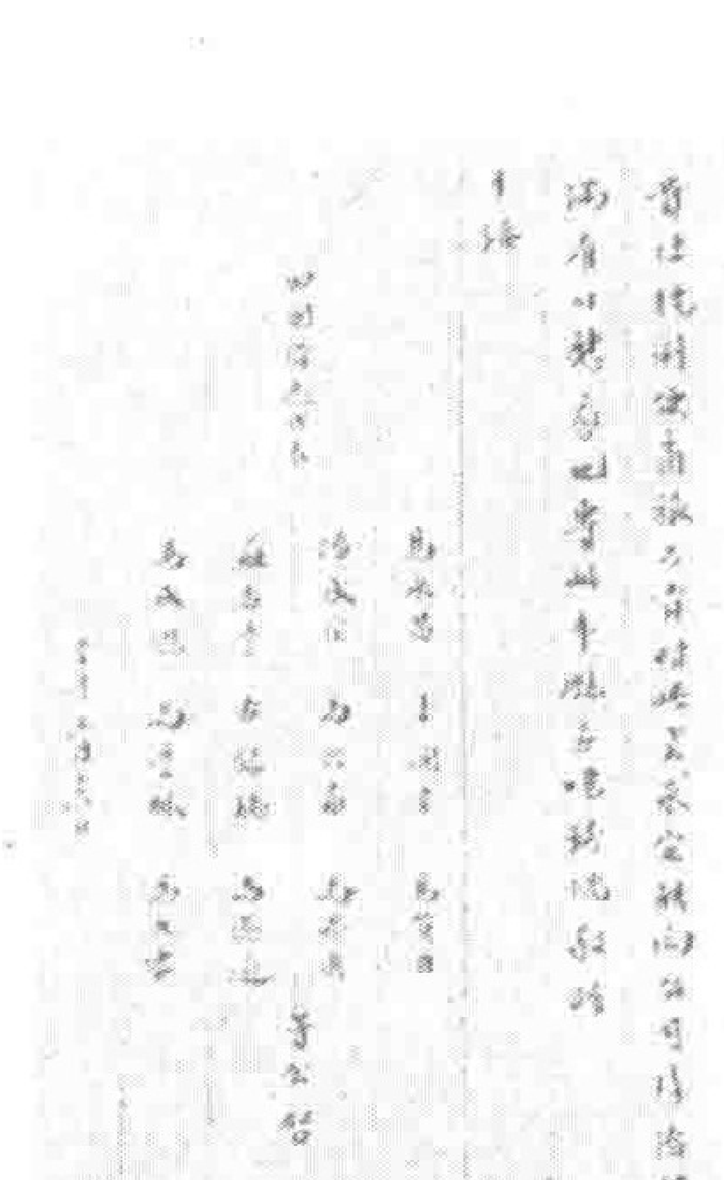
遠東分公司

上海　香港　橫濱　神戶　小呂宋　新加坡

本社新訊







湘濤
炳銓先生大鑒敬啓者客歲敝同人前赴麥加仰承
金子雲先生曾同
貴社辦理往返行程事宜至深感荷敝人等今已於五月十二日抵滬回溯藍烟甸公司船隻行期準確沿途安穩招待周到以及辦事人員之和藹可親實爲以前任何航輪所不及此固該公司之服務精神表現亦即
貴社辦理妥善之所賜也預料今年敝教友之往麥加者見同人滿意歸來自必愈形踴躍爲利便敎友旅行計謹舉二事與
貴社商之（1）去年一船頗感擁擠今年開往芝達應設法分爲舊曆十月冬月各開一班減少擁擠之患（2）由芝達回程中途轉船言語隔膜手續繁多至感不便今年應設法改爲直航以利旅客以上二事殊關重要尚祈
向公司預先接洽早爲
同音俾可託金子雲先生刊印傳單分發同敎知所準備想
貴社抱利便商旅爲旨對此要求定能向公司接洽美滿有以慰我也專此布臆並鳴謝忱敬頌
公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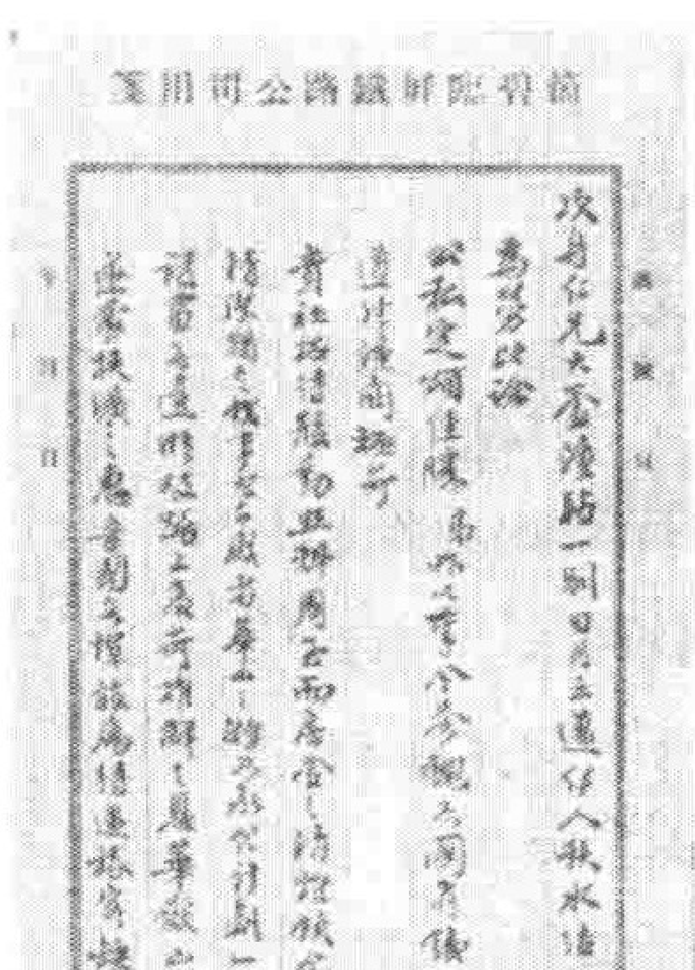
回國漢志代表
馬永昌　王潤堂　馬贊臣
冶成全　馬興泰　馬遇眞　等公啓
蘇香亭　古銘瑞　馬遇道
馬成傑　馬學林　馬文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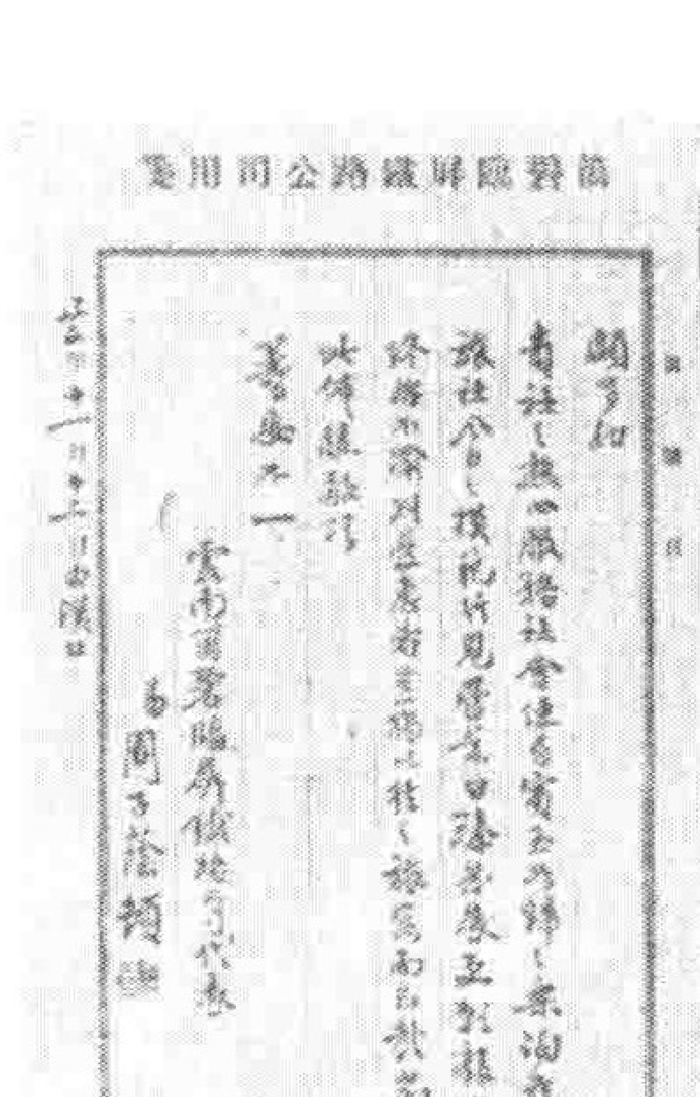
廿三年五月十六日



京分社江邊辦事處落成

本社南京分社爲便利過江旅客起見特於江邊設一候船所供旅客往來憩息之用並於所中派定專員招待一切並指示行旅應知之事所中佈置精潔應有儘有自開幕以來過往仕女江邊駐足莫不稱便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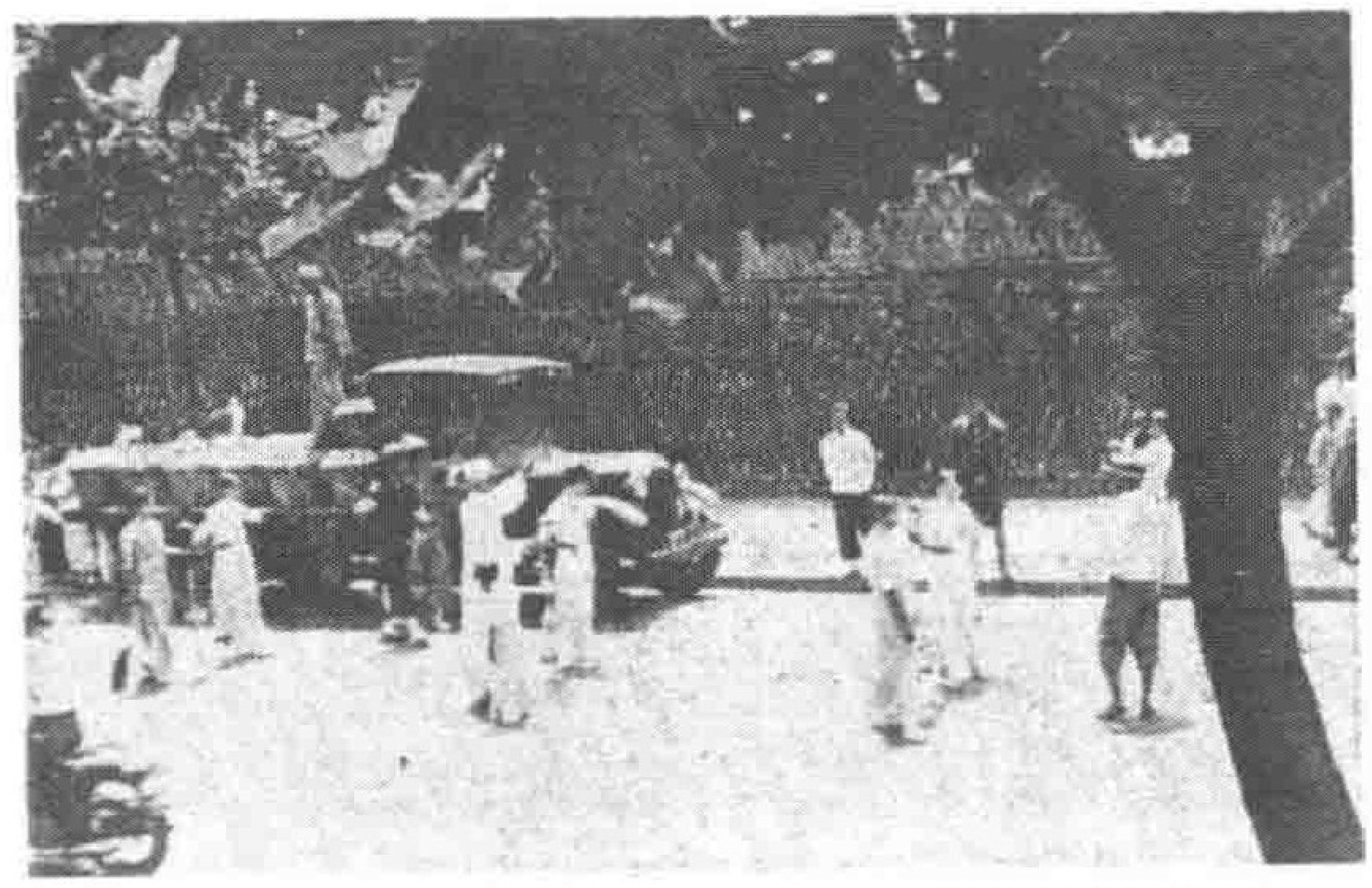
次舟仁兄大鑒滇站一別日月云邁伊人秋水結想爲勞比諗
公私定頌佳勝弟昨以奉令參觀各國有鐵路道經滇關極荷
貴社招待殷勤照料周至而房舍之清雅飲食之精潔猶其餘事尤可感者華山之游乃承代計劃一切設備無遺臨歧路上復荷推解之恩華嶽山頭迭蒙挾纊之惠吾國各埠旅寓待遇旅客缺點頗多如
貴社之熱心服務社會使有賓至如歸之樂洵爲旅社今日之模範行見營業日臻發展更願毅力終始不渝則受惠者豈獨以往之旅客而已哉耑此佈臆敬頌　籌安不一

雲南箇碧臨屏鐵路公司代表
弟周子蔭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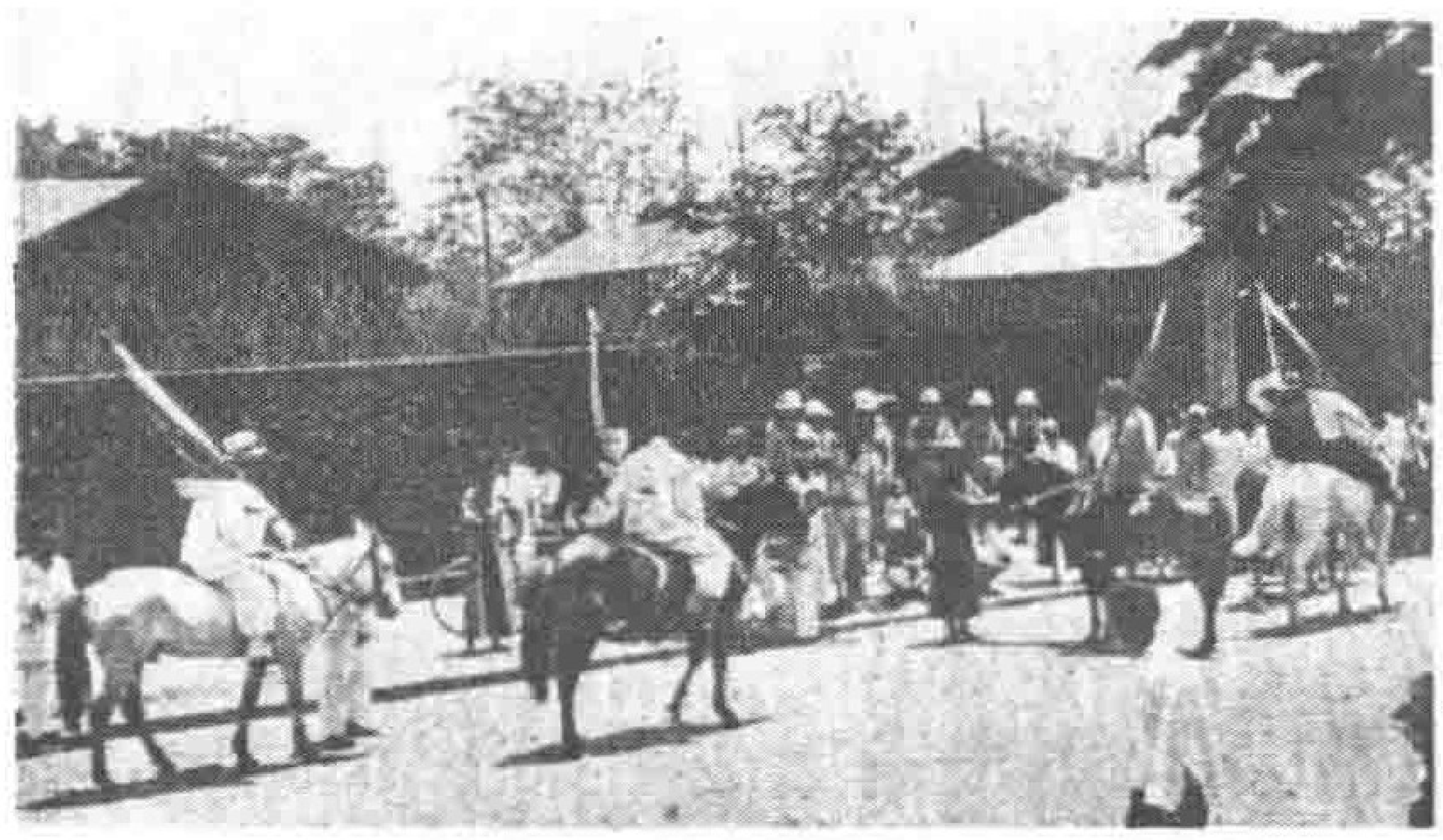
廿二年十一月十二日由漢口

上海賽會

周映霞攝影



摩登女郎提香



馬執事



巨傘



高蹺

今年上海盛行賽會，先有城隍會之舉行，萬人空巷，耗費不貲。嗣後四鄉聞風興起者，亦復不少。

滬西法華區，亦於六月六日舉行三官大會。集衆三萬餘人，耗資十四萬元，形形色色，不倫不類，其盛况爲滬上數十年來所未見。

一九一二七八



顧鶴逸山水

蛟川周雨青先生藏

一九—二八一

東南交通周覽會

第一線游覽日記(上)

趙叔雍

東南五省公路，以杭州爲起點，四通蘇皖贛閩，業已告成，於是有五省交通周覽會之盛舉。周覽會定於本年十月開幕，同人則應浙江建設廳之邀，於四月初分線先行周覽，撰製游記，俾爲開會時周覽之參考。余游程在第一線，即就所游覽者撰日記焉。今先撮要於左，俾游者得其概況：

第一日　由杭州至金華，再至永康宿。

第二日　由永康游方巖，而至縉雲宿。

第三日　由縉雲游仙都，而至麗水宿。

第四日　由麗水游洞溪寺，南明山，三巖寺，仍在麗水宿。

第五日　由麗水至雲和而赤峯，仍回在麗水宿。

第六日　由麗水游石門洞，而至青田宿。

第七日　由青田至永嘉宿。

第八日　由永嘉至白溪宿。

第九日　由白溪至雁蕩山宿。

第十日　游雁蕩山，夜宿。

第十一日　游雁蕩山，夜宿。

第十二日　游雁蕩山，夜宿。

第十三日　游雁蕩山，夜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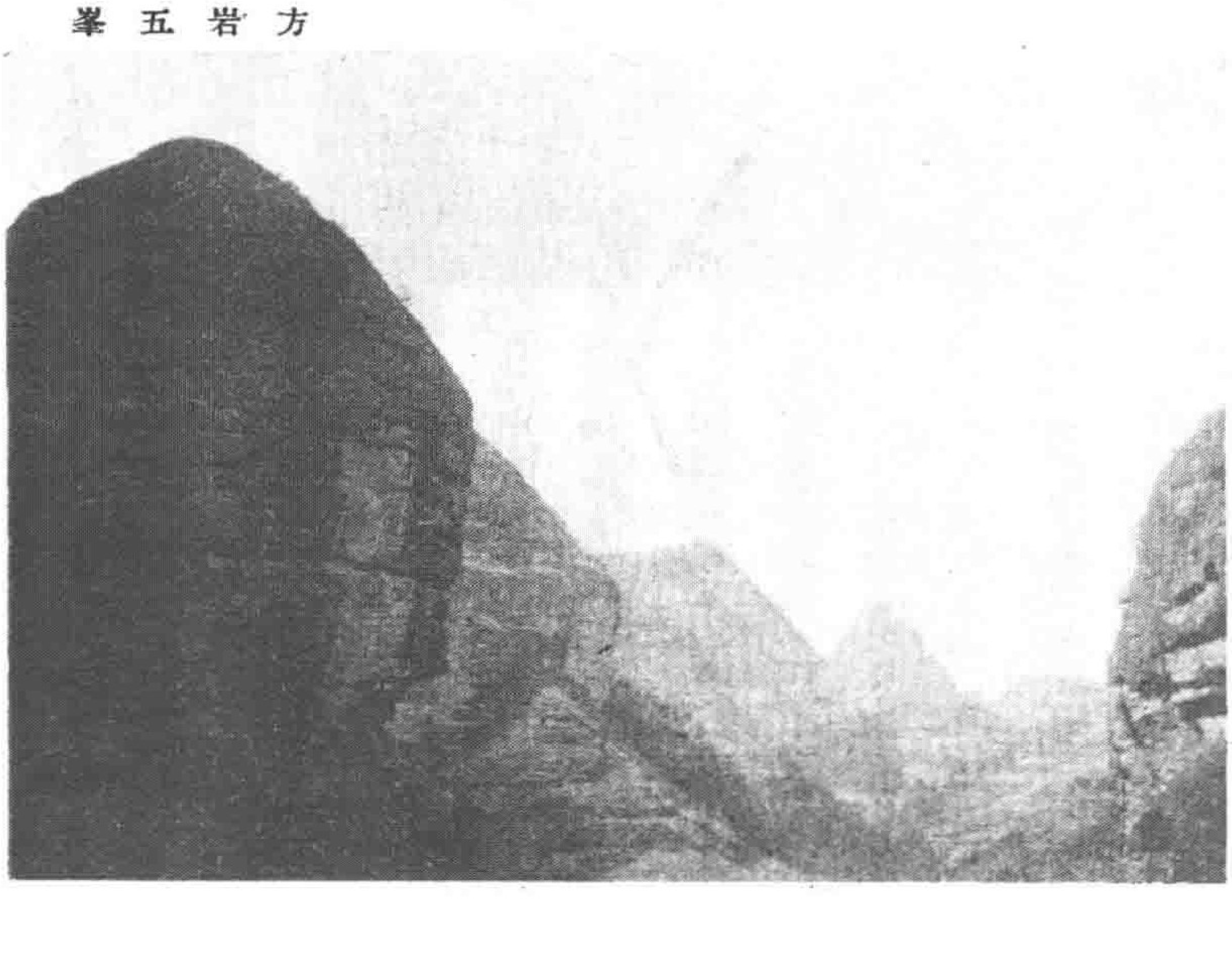
第十四日　由雁蕩至大荊，宿。

第十五日　由大荊至海門，上船宿。

第十六日　船上宿。

第十八日　到上海。

就中分別言之，公路工程，以縉麗麗雲雲龍爲最艱且鉅（此指本線而言其他杭徽仙霞亦有此等工程）風景名勝，以雁蕩山爲最。地方繁富，杭州而外，以永嘉爲最。此下分日爲記，讀者於中可



方岩五峯

一九—二八五

以得盡其名勝風俗公路工程之崖略矣。

第一日 三月三十日

先是同人於三月二十八日由滬赴杭。第一三四線，均於廿九日出發，本線則以同人有事少留一日，於二十八日出發。本線游侶，凡蔣叔南，趙槳農，李孟博，徐季蓀，趙慕儒，潘博山，王季遷，吳詩初，陳子青及余十人。導游者爲麗水縣邱縣長定侯，沿途荷其照料周至，附志於此以伸謝誼！

七時三十分，由杭州西湖飯店出發，十分鐘而至江邊三廊廟。

八時，以義渡過錢塘江，風颿水色，雖片時亦正足樂，同游者欣欣有喜色。凡半小時而至西興。行十分鐘到杭江車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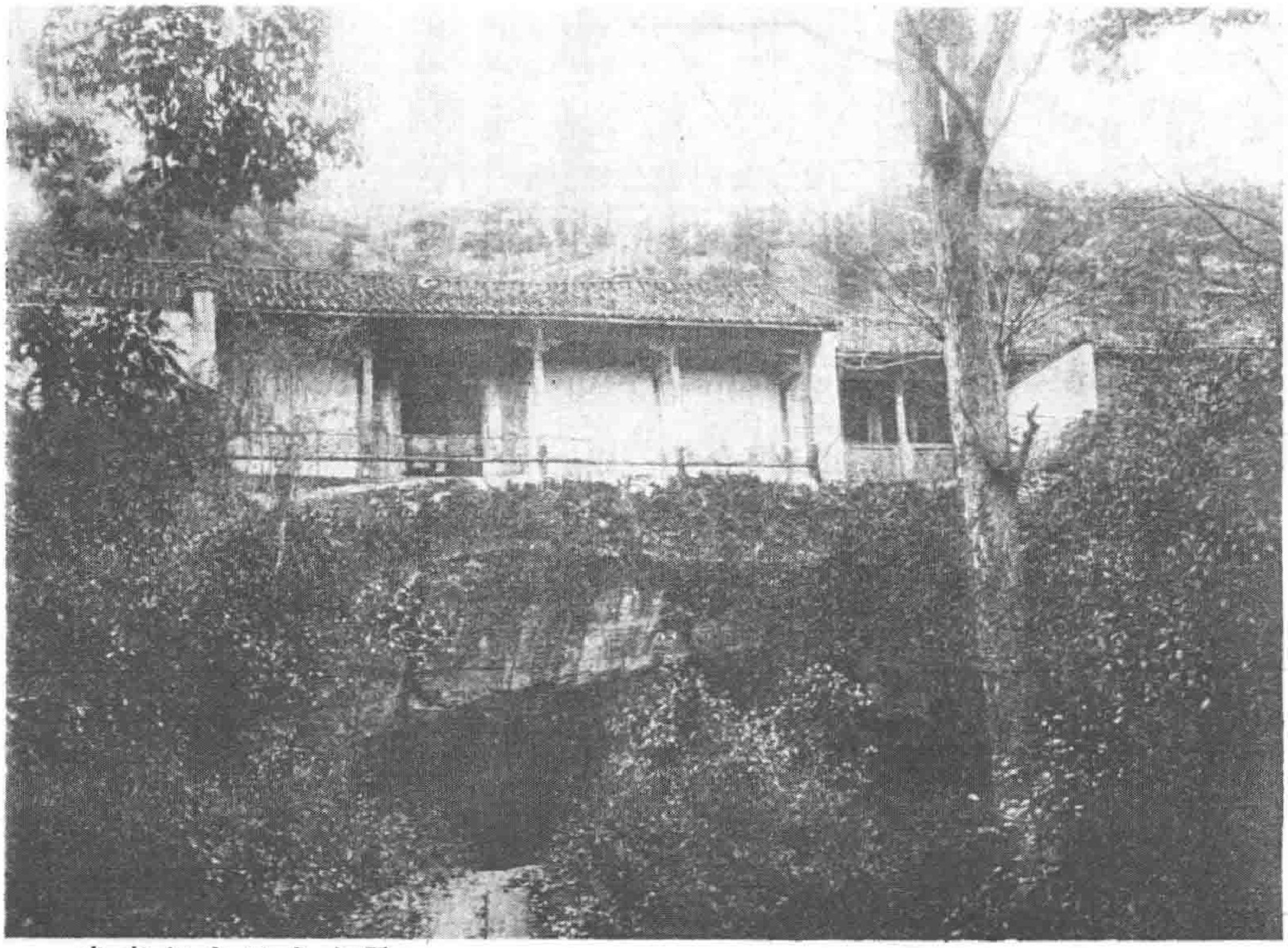
九時，杭江開車，是日爲休沐日，中西士女，赴此游覽者雲集，杭江爲添挂車輛，其副局長謝文龍同行。杭江設備猛進，因陋就簡，無足爲諱。聞謝言，今且陸續改進，俾得推廣業務，跂予望之！（自江干車站至西興，凡六公里。）

九時四十分，車過湘湖，其西爲湘湖山，風景已有勝於前。時當仲春，新綠蔚然，而遍地菜花，一望如黃錦氈，尤快心目。湘湖多出蓴菜，凡杭州托言西湖蓴菜者，均自此輦運而去。十分鐘，穿入蕭山城中，於是夾軌均山，亂峯重疊矣。



仙都之鼎湖峯

十時十五分，車抵白鹿塘。遙峯近水，阡畝縱橫。峯則湘湖山之起伏，而水爲孔湖。瀕車有孔湖廟，祀湖神，由來已舊。山多桃林，絳花怒放，紅雲彌望，殊爲大觀。（由江干至此廿三公里）更十五分鐘至臨浦，其地爲蕭山最富饒者，故市集甚盛。中國銀行且置大倉庫於此，以爲調劑農村之需，農商稱便。其地更多鹹魚，銷行最遠。車停之地名石屋橋，過此即爲江隄，隄工堅固，蓋此隄所以衞蕭山全縣者，脫不幸而倒灌，全城且被淹沒也。（至此廿九公里）其左爲大湯湖，湖與江隄相連，中置茅山閘，司啓閉以節水。湯湖即浙先輩湯蟄仙先生家，余自



麗水南明山仁壽寺

總角，即識湯先生，乃者忽忽卅年，墓木垂拱，過此自有式閭之思。更五分鐘而過浦陽江，江面甚大，車行如船，夾橋洋洋乎爲大觀矣。

十時四十五分，抵尖山站，以其地有山，形甚尖，故以名也。夾岸均水，車行隄上，似曩者由紹興陸行至禹陵之路。漸爲水鄉，所以農田至沃。（至此卅七公里）更過轉入山中，迨豁然開朗，已抵直埠，逾一小時矣。（至此五十公里）更十五分鐘而抵白門，夾車有山，左遠而右近，兩山間均田畝也。

十二時，抵諸暨。附近山畔，均李花，銀光炫白，綿亘十餘里。樹大可以合抱，李花之次，即爲桃花，絳雲如幕，紅白鬥豔，賞花之樂，無逾此矣。遙望諸暨城內有塔，塔立水中，已經頹廢，而古意盎然，似示人以刼火幾經，興亡屢見者也。（至此七十一公里）更過又爲湖，次湖水大，已闌入田間，望阡路如長隄，樹均半在水中，綠葉扶疏，大如輪囷，即浮水面，殊爲奇觀。而沿山梨花，又復緜延十餘里，一白如雪，而經日光映曜，便成奇彩，益復可觀。其地入山漸深，蜿蜒圍繞，而或孤峯上聳，且或青嶂周遭，雙獅峯益見勝致，漸又至牌頭站。（至此八十九公里）

一點零五分，抵安華站，其旁有倉庫甚巨，知其爲農產集中之所，更二十分鐘抵鄭家塢，兩旁之山，遂爲黑石，大似海底礁

石，其山間有可以俯視之處，成一穴形。穴中有龍王廟，雕塑甚工。一過山次，又有大石塊，支拄山下，搖搖似欲飛舞。過此復爲一破廟，棟宇僅存，見者輒爲發思古之情緒。車至此，遂附石壁而行，漸見險峻，遙望遠山，翼然雙拱，中有村落，屋舍儼然。

二時，抵蘇溪，山旁黑石，嵡爲奇觀。山下小廟已久廢矣。兩旁見往來者乘被籠，其法以一長方盤盛人，而於盤上置架，以繩供肩輿之需，如內地饋遺之檯盒，其制甚怪，同人或初見者，莫不嘖嘖稱異。（到此一百十六公里）更半小時而至義烏，其地商業較盛，臨站卽有商行，建築宏偉。其旁卽有水潭，而桃花傍潭，令人深汪倫千尺之思。而村舍錯落，旁多小溪，輒有絳桃一二株，臨流弄妝，幽蒨無匹。（到此一百廿八公里）更五分鐘而至義亭，站旁有豆行，過五里卽見白馬殿，蓋宋南渡時，高宗所御白馬，彌著靈應，故鄉人多以俎豆奉之，遍村皆是也。車入田間，一碧無際，禾苗怒發，咸有生氣，遙望已可見金華諸山，隱約雲際，雄奇秀蔚，若隱若現矣。

三時五十分，到義烏，有教堂甚大。（至此一百五十七公里）更十分鐘而至塘雅。更行二十分鐘，已見金華城垣。而城中高塔，更高懸天半。又有鐘樓，則學校所在。余坐車廂，引首外矚，大似將抵金陵之風物。

李北海書雨崖二字（麗水三巖寺）



一九一二八八

四時三十分，到金華，城垣甚固，俗稱銅金華鐵衢縣，足以知之，（至此一百八十四公里）遂下車，改坐人力車，穿行城中，先入迎恩門，其西門也。城內商業繁盛，民物豐阜，客棧有四五家。其地以火腿燒餅馳名，同人爭相購嘗，以乾菜製者味最雋永，城中饒餅肆亦極多，余等就其較大者購之。更行過縣署，附近街市，有張鎮區布告於通衢者，鳴鑼召人往觀，此則木鐸徇道之遺風矣。再轉而過金華亭街，又折而過公安局門外，公安局設於玄壇廟，甚雄偉。更過王府前街，猶有當年會試之館舍在焉，曰托塘會館。其右爲桐君廟，浙省多祀之，桐君山所由名也。漸過赤松門而出城，蓋爲東門，瀕城即爲金華大江。城負江築郭，一水迂迴，於此觀之，益見秀偉。對江曰桃花塢，有桃花數千株，時正盛開，遠望已極如荼如火之美。於是以舟渡河，爲上橋街，行半里而至公路之車站。此路由金華以通武義永康，故曰金武永公路。車均雪法蘭式，日有客車分班往來。


麗水之苗人曰畬

五時五十分，坐公路車赴永康。由金華至永康，凡四十七公里。沿途有六站，車路甚好，且不過嶺，無峻坂也。惟循山而行，特於曲折較多耳。路旁有高王廟，龍王廟，白馬廟。

七時零五分到永康，步行一里許，先至公路局休息。旋又步行不半里而投宿其士紳王秋坡家。王君營巨廈，植名花，屋宇在山次，拾級而上數十步，短垣翼然。盆栽尤美。主人即治酒食相饗。縣長亦來會，略談，過十時半，解衣入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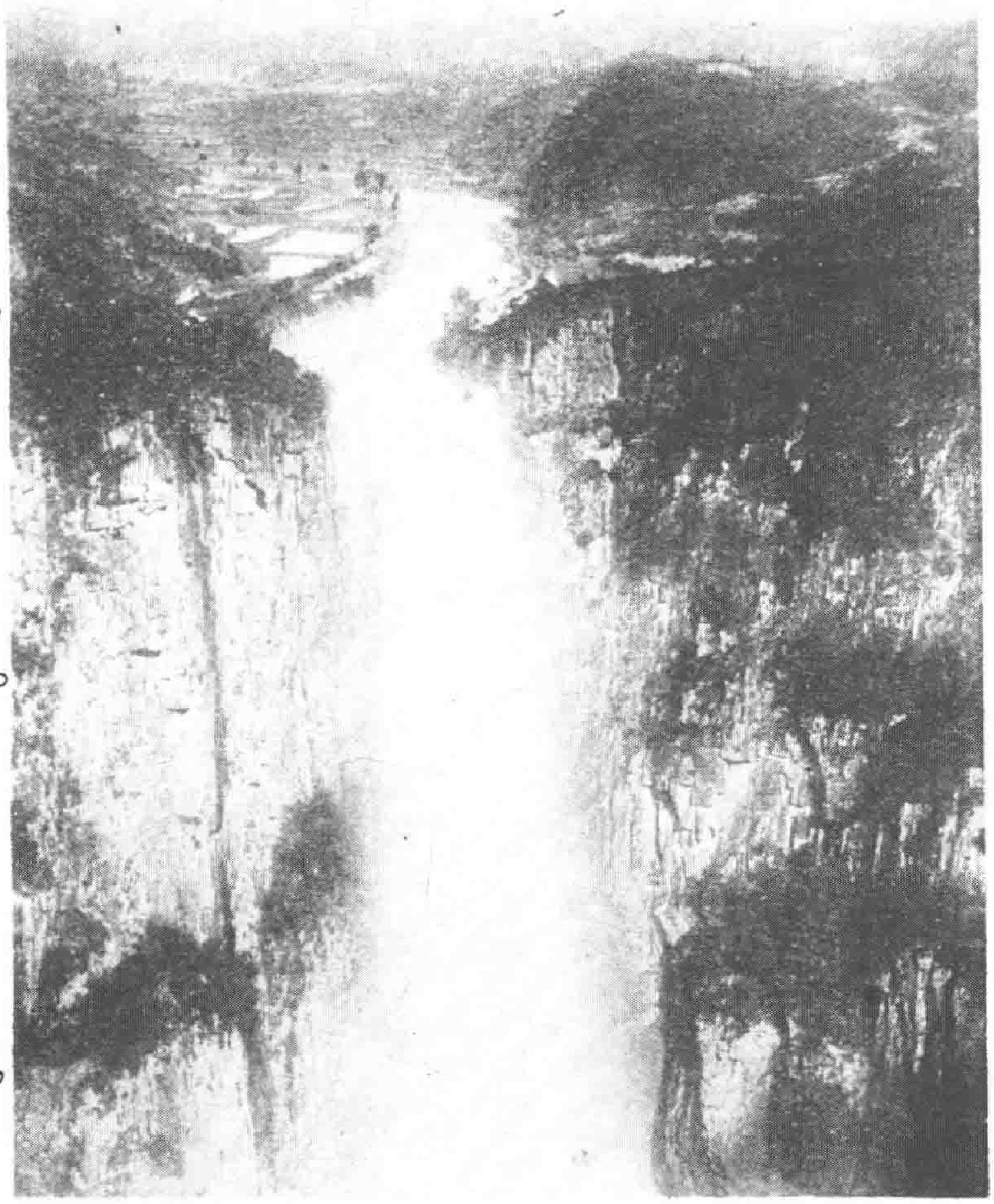
永康爲金華府處，有縣治而無城。蓋金華八縣如東陽等，均無城也。浙沿海諸縣之有城，所以防倭寇也。不圖至今，猶有此患，爲之奈何。

第二日　三月三十一日

七時起，邀同人往早餐。昨夜至永康後，有雨，今日放晴，眞可謂天公知我欲山行矣。餐畢，即以肩輿出城，屢涉溪流，水聲琤淙，大似瀑布，塵囂中人得資洗耳，其樂何如。遂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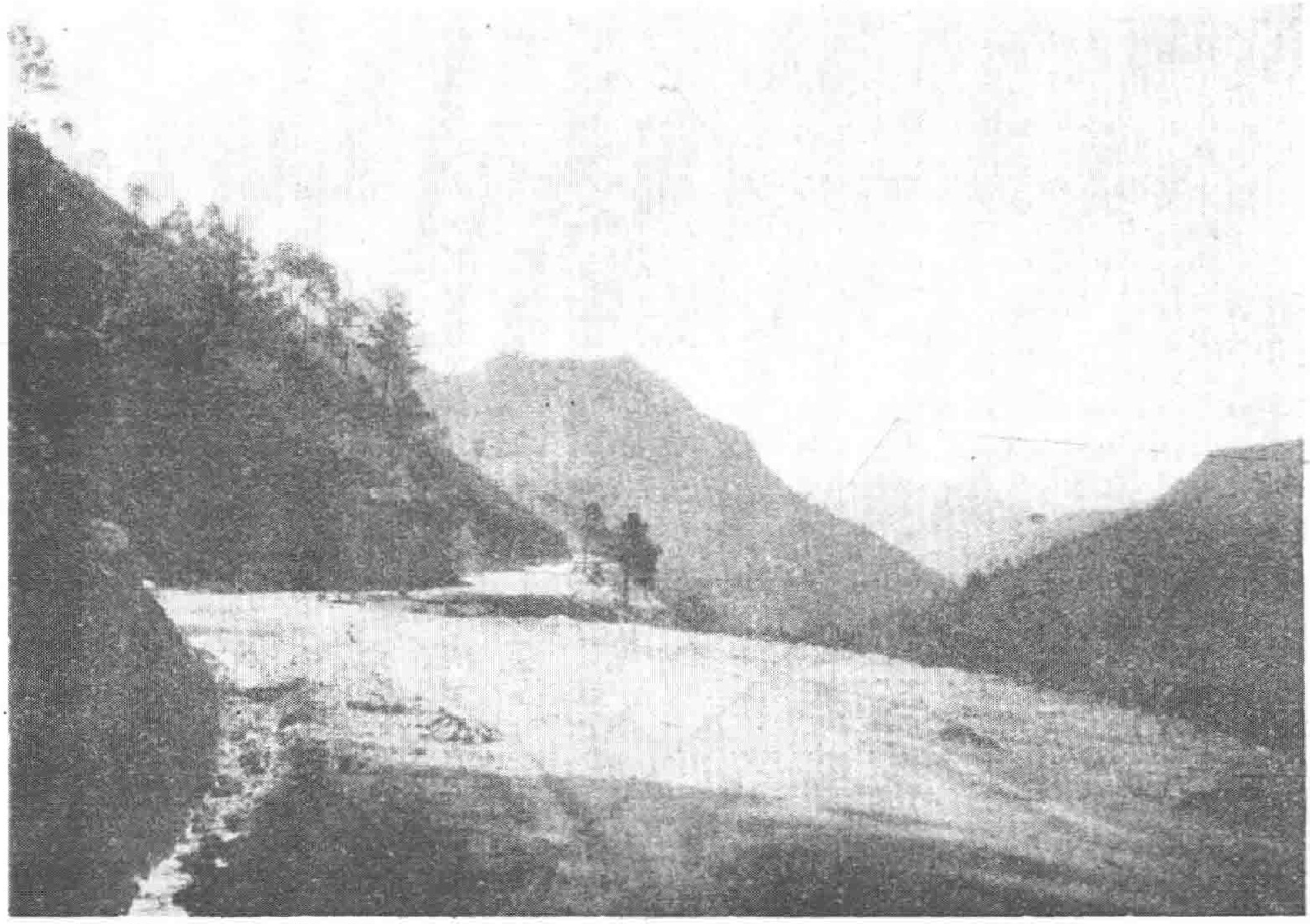
過橋而行田疇中，此間以溪流湍急，故橋柱咸突出作尖銳形，以分水力，亦特製也。過十里，村中桃花甚茂，雜松亦多，足資游賞。而胡公廟遍於四鄉，更五里，至金山村小息。其地出糙米糖，謂爲名產，亦一試之，村有文與廟，製作亦精，與前村之福龍廟相彷彿。

九時三十分，過三鎮，一曰下大路，一曰百集，一曰西市口。其地爲前明應氏所族居，至今猶應氏之裔孫爲多，蓋同治間敏齋方伯。民元季中省長均其雲礽也。孝友應公祠，已有兵駐其間，而節烈樂善好施諸坊表，尤多屬之應氏，其地更多應氏祠宇，俗名十里應，以附近十里，均應姓也。轉過西市，則爲南市，鎮極饒富，公安分局常平老倉均設於此。再前又入田間行，遙望公婆山，一峯似兩人喁喁對語，故以爲名。再進爲射松門街，則多程氏，無論何肆，均程氏所設。由皖遷浙，歷世彌久而彌昌，其家宗祠亦多，今多改作旅舍以及飯館，外客一至，高據飽餐，其樂何似。



南明山百丈漈（劉文成故里）

十一時，抵岩下街，即至程氏宗祠小息。遙望方巖，石多露骨，崚嶒高聳，不似江浙之秀麗，而別爲猷勁矣。桂林山水，或亦類似。方巖計有五峯並峙，於程祠但望見兩峯而已。其地村舍多三樓，則木料甚廉，故村人不惜工力以爲之也。方巖祀胡公，浙人羣崇祀之，每歲春秋，遠道進香者，約以三百萬計，故程祠逆旅營業亦頗發達。蔣叔南君謂三十年前，旅舍供一客二輿夫之饍宿，每饍九簋，佐以黃酒白酒各一壺，甫三百文，近不定價格，而宿者所賞，勢不能少，生活日高，於此覘之矣。永康鄉



雲龍路之灣曲

人，賴方巖以存活甚多，比如杭人之於西湖也。

胡公名則，字子正，永康人，宋端拱二年進士，官至兵部郎中，隨軍西征，先後八典藩郡，七按錢穀，活大辟者九人，去虎患，恤番舶，奏免衢永丁錢，功德在民，年七十七歿，葬杭州，而永康人祀之彌虔，有遺集行世，蓋宋名宦也。歿後，又屢顯靈異，衞護鄉里，故紹興中，遂錫以爵，進至公位，又加聖惠永佑之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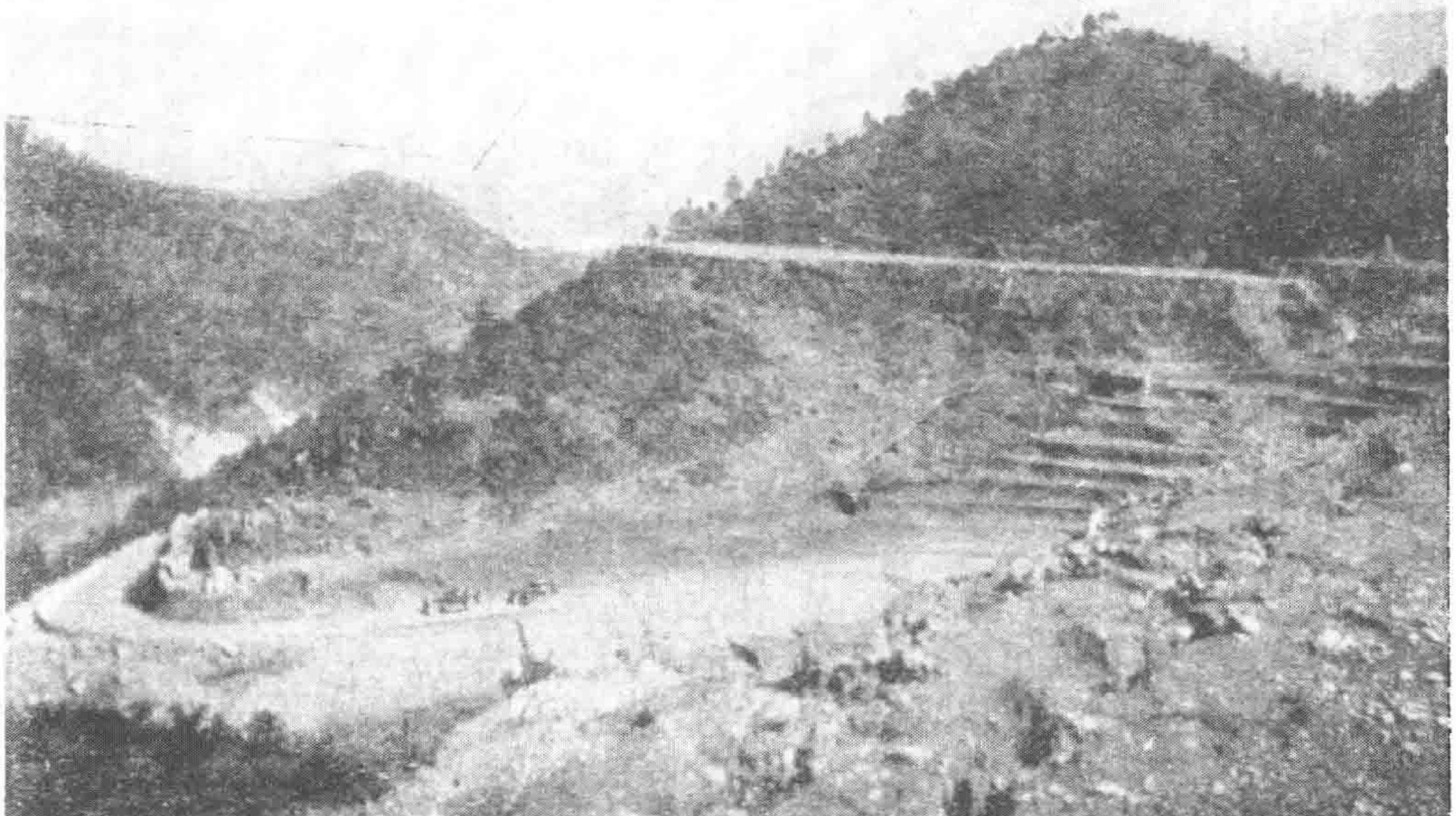
十二時，飯於程祠。先游壽山之五峯書院，取道阡畝間，越離落，過溪渡，見溪中突出一石，土人謂之龜頭，亦合於形家之說者。漸漸入山，山道四合，窺天如井，其地土人謂之羊角天，以望天穴如羊角也。再行歷五峯，曰固厚，曰瀑布，曰桃花，曰覆釜，曰鷄鳴。循山而行，即萬松高植，颼颼作濤聲。正在山環間，有一平地，導者謂中國旅行社將建屋於此，以息游人。告成之日，余其終老是鄉乎！再前，山石作斧劈形，均爲方勝，前有瀑布羊腸一徑，有大石洞，中爲壽山寺，亦曰胡公家廟，支木爲之，不施椽瓦。巖上有朱晦翁所書兜率崖三字。再前行在崖次而瀕臨瀑布，凡行者必激及衣袂，余儕一不之顧，逕前逾瀑布而至山隙一穴。穴前有屋，即五峯書院，以朱晦翁呂東萊陳龍川所講學，而應石門爲建之者，故院左復有麗澤祠，學易齋諸勝。書院適當山之闕口，又有瀑布一條在其左，大可五六圍，不注崖底，水花飛沫直至院前。而四周均山林木

秀蔚，來者眞有辟塵之想，亦了不能知人間世之煩囂也。

二時，由五峯書院出赴方巖。計離縣治五十里，高二百丈，周六里。將至巖下，路愈峻曲，緩緩上升，有二大石當路，一左一右，而一鼓一鐘，竟復神似。過此更上，抵頭山門，卽在方巖半山矣。就近觀之，亦益見其四面壁立，如一城，故以方巖名也。往來僅此一道，在山之南，其徑至山腰而絕，則疊石爲磴，凡數十丈而八九轉，始得小息，謂之百步峻。其間有二亭：一曰修路亭，一曰步雲亭，額題名山活佛四字。再上架石爲棧道，曰飛橋，將至頂，兩石對峙，其上有屋曰透頂，俗呼爲峯門，自巖下仰望，危不可陟，躋天門俯視，又下臨無地，深感其爲奇險矣。

二時三十分，由峯門入履平地，山徑平衍，約數百畝。又有池面池有廟，曰赫雲寺，胡公之所讀書也，卽爲胡公廟，並廟有廣慈寺，久而圮，後人重建，卽遷胡公像於寺中，位於大雄寶殿之前。寺後爲屏風閣，高數仞，下有洞深四丈許，廣倍之，卽洞爲閣，曰屏風閣，俗呼後殿。殿後有井，深不可測，曰硏井。閣東又有兩石並起，百餘丈，中僅一線，曰千人坑，卽宋時胡公顯靈以阻方臘，墜死於此者，遂數千人。更上西向百步許，下有幽谷，泉流琤琮，瀕泉舊有聽泉樓，今已廢壞，基殘瓦，游者多爲憑弔。樓西舊有讀書堂，胡公之所居，今亦廢而遺趾猶存。再由以循山行二里許，巖壁峭立，壁上有

雲龍路盤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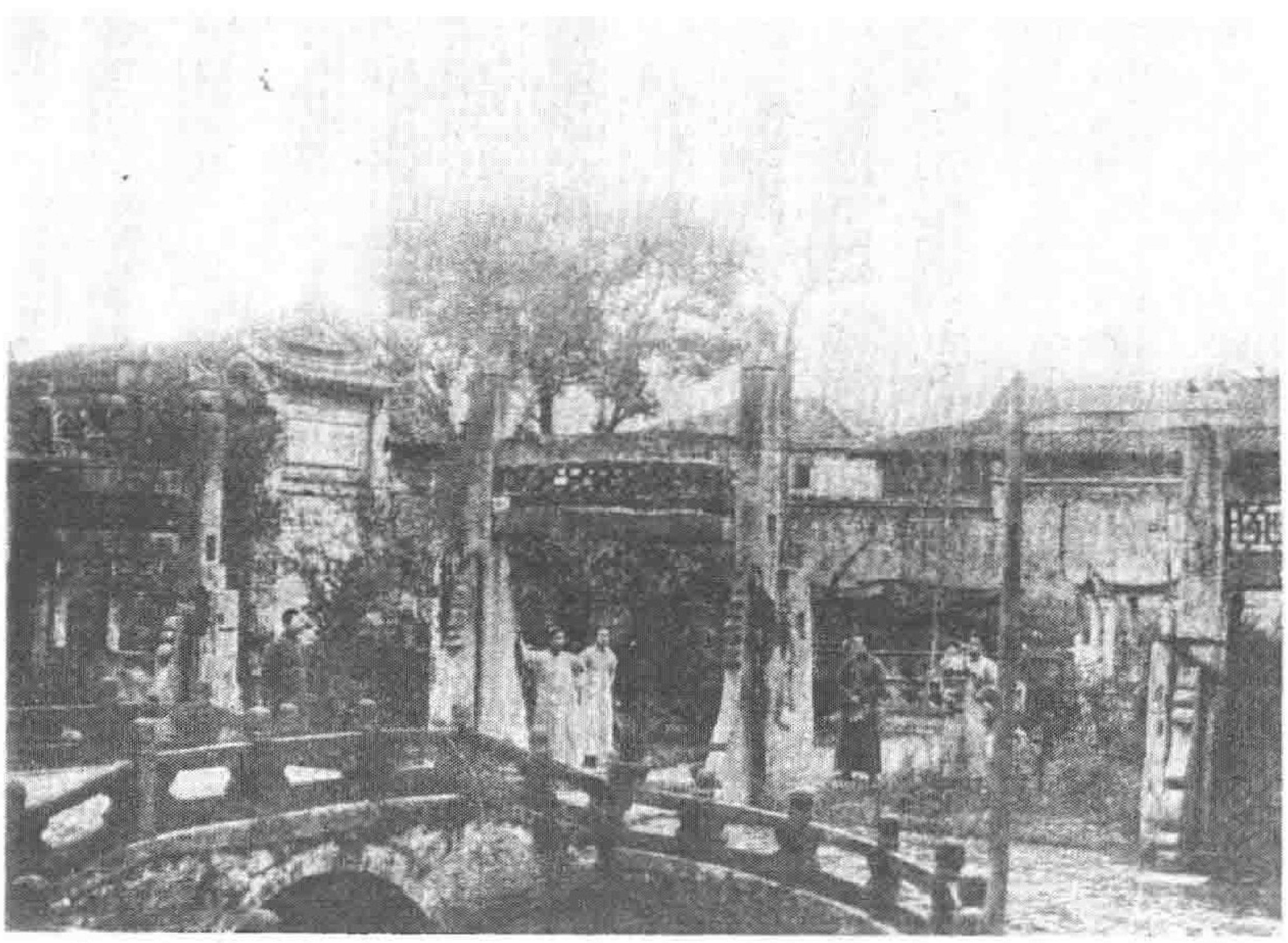
一九—二九二

裂紋如眼睛，土人謂之眼睛撐覆巖之下有小洞，口徑如碗大，深僅三寸。洞中泉出如乳，終年不竭。土人多用以治目疾。更前半里，巖洞深廣約一丈，洞口有石突出似鼓，故曰金鼓洞，游者或入洞，以手捶胸，輒聞鼓聲，其地望壽山之五峯，如在眉睫也。折至寺殿以右門入，行百步拾級而上，則爲玉皇樓。更行二里許，爲石龕歷代僧人所厝，土人謂之石豬闌。余游方巖遍行全山，見有商肆甚多，均供游客所需者，亦多程姓，因以知聚族之流澤遠久也。後山高處，一覽無餘，羣峯奔赴，兼雄奇秀偉之長。暢游而下，仍循故道，下山則山口有羅漢洞，女尼居之，洞雖不深，亦多幽致，即所謂石鼓寮也。

附錄

黃綰游永康山水記

從剡入永康，與石門子遊壽巖，行見五峯相亞，意即壽巖。石門子曰：此俗呼爲翁婆巖者，請爲易之。其嶄然而出者曰天柱，其覆而左者，曰石鐘，其踞而右者曰維摩臺，又左曰石甑，又右曰蟾蜍。行度一舍，沿溪折入，見大石插空，嵬屼不可仰視，羣木森茂，雜然其間。又行從木杪見樓閣在石壁中，梯石而升，弛擔而休，倚檻見東南一峯突起，曰雞鳴。少進一峯竦出而覆，曰覆釜。覆釜之西一峯尤傑，曰桃花。北一峯稍低，水時時下滴，曰瀑布。瀑布左連大石壁下，梯石望之，高闊數百丈，若晴霞爛然，曰固厚。壁下皆洞，其一即所居樓閣，謂之壽巖。時日欲晡，谷中有雲氣籠木，蓊然蒼碧，日穿木葉入照洞中，光景甚佳。西上塗壁，僅存煙痕，荏苒皆宋元人書，輒觀詩及歲月姓名。陳龍川、朱晦翁、呂子約嘗同遊，乃龍川親書。其上又有兜率臺三字，亦云晦翁親書。石門子設酒耆閣上，飯罷西行，又一洞，中置觀音像，旁設大士像十八。洞口有四楹，楹間有粉壁，屢經塗治，新故數層，見題詩畫竹，皆剝落不全。惟胡崖恭詩及鐵木普花耳會兵識字無恙，洞廣而邃，可居。又西有石峽，飛泉直下，上有龍穴，所禱輒應。同遊林典卿、周鳳鳴、應抑之、周德純、羅坐其中，周晉明、周仲器後至。石門子欲即此建麗澤祠，日落歸僧廬宿焉。明日去方巖，山口見一峯昂首北立，曰天馬。下有村塢，石穴中有居民，垣竹茨牖，儼若太古。踰澗南行，谿石窈窕，上有一屏，名青玉。



青田大成殿

循青玉右行，至一岡，坐望方巖如方城。向夕，餘霞隱映，路從削壁升石階八九轉，未至。見崖端中開一門，既登，如行雉堞樓櫓間，忽而青山蜿蜒，中藏寺宇如平埜，不知爲方巖絕項。世傳有胡侍郎，則嘗讀書其中，歿遂爲神。宋徽宗時，睦賊方臘寇永康，鄉民皆避於此。賊顧絕澗緣大藤將至，赤蛇嚙藤中斷，賊皆墜死。澗兩石並起百餘丈，中僅一線，名千人坑，賊乃緣閒道登，據夜夢神人騎白馬飲泉，明日泉涸，賊懼遂降，皆謂胡公靈異，其民至今崇信。寺後有石洞可坐，又陰崖巔絕，有小石洞，爲胡公讀書堂，日已暮，乃下。復至壽巖，擁蒲然燈，又十餘宿，霜風盈急，木葉盡赤，諸友漸去。應天監趙孟立徐子實相繼復來，論有得山中小生程梓周玲孫桐皆奮有志，他日去石鼓寮，程舜敷載酒於路，邀坐，其叔父池亭。天欲暮促行，四五里至山口，風雨至，崖松黝黑，白煙橫飛，窅然不知所入。遂過靈巖洞，在山上，南北通明，可容千餘人。由洞後石嶺登入，黃葉蕭蕭，客皆凄然倦，卽洞中草鋪燒地爐環坐，夜久乃臥。明日天晴出洞南，仰視洞上，蒼峯矗立，崖端相枯死，小樹綴石，若藤蔓下垂，掩映屋瓦，丹碧可愛。稍西一門下出崖半棧石爲道，曰飛橋，下望陂田，自成村落，東門有井，深可百丈。僧云：昔有龍飛去，復由後嶺下。沿溪望北山崖石，數松林鬱鬱皆可遊，不暇顧。再至石鼓寮，翠壁參差，入谷中，小洞邃寂，卽晦翁之屋，呂東萊讀書處也。西南見瀑布下注，其下有潭，泓深澄黛，斑魚數尾，游揚自得，聞人聲卽逝。石門舜敷鳴列坐石上皆喜，呼童携酒共酌，久之不忍去。又云：東萊嘗買田四十畝，今屬方巖寺，故籍猶存可考。既出，僉謂當記以詒來者。

三時四十五分，由方巖下至雲巖，凡十里。既至，巖高百餘丈，峭壁拔地。巖之南面，東西橫列，紫翠班爛。緣巖架石梁，曲折而升，有石洞，前後豁通，軒敞如廈，又似今之山行火車洞也。寬三丈，深二十丈，其尤奇者，洞上下左右，皆平石，無斧鑿痕，眞神功矣。過石洞爲福善寺，豁然開朗矣。寺有三殿，後堂祀少師應夢明，傍有石碑，泐吳康甫逃禪事。吳康甫名廷康，桐城人，來宰永康，漸卽逃禪於此，道光廿七年，死亦葬茲山，像已披薙作僧人矣。由前殿至後殿，復有石穴，四無天光，而廣袤數十步，暗谷涓涓。蓋此山多洞，瘦骨稜稽，隨處皆可布置。前殿卽臨石穴以爲之，地藏殿又臨山高踞，而後堂亦正卽石爲壇，飛簷外出，以爲一閣者也。地藏殿前之石穴，大致略似瓔珞巖，具體而微，石閒滿布石子，參差錯淙，其一塊較大者圓形，土人謂爲月魄，每月望必放光明，則無自佐證矣。

一九一二九四

四時十五分，由靈岩下，遵赴處州之大道而行。松樹既多，茱花遍地，風來多有隴畝之香。徐徐上道，眞同凊府，不類凡間。前多溪流，時時濯足而過，田家景物，時時見之。老叟扶杖，村童驅牛，一一都有天趣，令塵囂中人，生其歆羨。漸過大橋，橋頭有廟，廟曰通靈，以祀橋神者。過橋爲當渡村，循山瀕流，迂迴過九里村，沿途多見人家宗祠，且有爲一人特設者。又過神廟，在半山上，絕似徽州府之城隍廟，氣勢甚佳，惜恩恩未由登臨縱覽耳。其前爲殿前街，再絕澗而過，澗上有石橋，長二三丈，肩輿過橋，至石柱鎭。

方巖靈岩，爲浙中名勝，又著靈異，故各府縣均有來此崇祀者，今略述其道里之所四出：（一）天台至岩下，取道雙坑西岩岡金川而來，計一百七十五華里。（二）由台州至岩下，取道仙居盤灘壺鎭羊溪背下邵而來，計二百五十華里。（三）由溫州至岩下，計溫至麗水爲水程。（公路卽通無須舟行矣）由麗水取道銀場商青金坑縉雲桂溪麻車店俞溪靈岩而來，計程四百七十華里。（四）由衢州至岩下，取道王關山龍游長道店蘭溪石硤金華橫店永康縣治丁前相琴而來，計程四百十里。（五）由諸暨至岩下，取道排頭紅廟八里橋蘇溪七里寺東陽下時葛府全川而來，計程二百卅五里，余等取道，卽永康縣治而來也。

六時二十分至石柱，其前卽爲公路之長橋，長八十公尺，卽於其地上汽車。以石柱瀕公路，而余等行程，由方巖折回永康，正不如由方巖至石柱之較近也。公路自永康至縉雲凡三十七公里。石柱起行，尙復不及此數。

七時十分，到縉雲，車行四十分，以傍晚未易瀏覽沿途風景，卽步行至縣黨部住宿。縣長來談，其地民貧地瘠，惟所轄烏鎭較爲綰轂營商之所經耳。

第三日　四月一日

七時，乘肩輿出發，行半里許，卽循縉雲江岸而行，水勢甚大，激湍有聲。城鄉間亦無城垣，僅憑一山水間築一門樓，謂之東門，上題城東鎖鑰四字而已。沿途均農村園蕉田家之樂，亦復怡怡如也。

八時，行十里，至一涼亭小息。亭額曰南山攬秀，其前爲姑婦巖。土人神話，謂此婦適姑，而高於姑，雷神因爲斫去其首級。今遙望兩峯，一矮者身首俱全，而高者僅存肩背，此亦異聞也已。此山又名母子山，因別有峯似母子也。此時仍沿江而行，江面益寬，中有木排往還，而農家利用急流，則裝風車於水次，以資舂碓。其地上均係沙質，一雨之後，甫晴卽乾，殊無泥濘之苦。

十時，更前行，仍在江次，越橋而渡江，灘河見底，水清石碎，中多漲沙。江旁諸山，均作黝黑色，成大斧擘形，論者謂爲此北派之筆也。其地曰小赤壁，壁峻百仞，廣半里，下有茂林，堪資憩息。曩宋人嘗放舟於此，並題石曰小赤壁，此爲仙都，漸入勝處矣。

仙都爲五雲山水之最勝，蓋道經所謂二十九洞天，而山則括蒼之支脈也。括蒼踞縉雲六十里許，山脈之來，時起時伏，至仙都而蔚爲大觀，窈然深秀，周回二百餘里，傳爲黃帝駕火龍上昇處，而人跡罕至，游者多不知之，彌可惜也。山有百景，杭州王西漚君一一探其勝，而系之以詩。余與同人得按圖探勝，而余又輒至人跡罕至之處，以實王君之言，殊復快事。所幸繼軌有人，來共玆玄賞，庶不負天地造物，斯爲幸耳！

過小赤壁，即爲仙榜巖，蓋石壁橫亘而相連也。其石紅白相間，紋理井然，絲毫不紊，故以仙榜名之，峭立千仞。

赤壁下水，亦縉雲江也，名之曰練溪。按志源出大盆山，至仙都則名鍊金溪。水中有石，與獨峯之根連成一片，其平如砥。兩岸相望極闊，而水深僅尺許，斯足異矣。更過則爲好溪，其水原名惡溪，自李太白游天台過括蒼，愛其山水之奇絕，故名之曰好溪。舊記又稱溪多水怪，自段成式行善政，怪跡遂絕云。王諧詩有「春明瀑漲桃花雨，秋淨潭游玳瑁魚」之說，信爲寫生，一字不易。

仙榜巖次，有水如環，其對面羣峯，有大橫石一，斜挺於外，似一船尾，垂垂欲泛，爲趙侯航，蓋後漢烏傷侯趙炳於此，故以名之。其旁有剖瓜石，俗傳或謂宋宗室趙炳嘗來游焉，姑存其兩說。

趙侯航下有黃龍洞，悤悤未及涉覽，而土人謂有勝境。記王西灑詩有云：「玉簡不投雲霧淨，丹房虛壁斷鑪閒，雙丸日月簡中老，一掬江湖象外環。」亦庶足以盡其勝也。其西爲天堂洞，在玉虛宮後山之頂。內有二泉，一清一濁，名日月泉。玉虛觀即在山頂，蓋唐天寶間敕封仙都，建黃帝祠宇，宋時又改名爲玉虛，元虞道園有觀記，今垂廢矣。再過爲馬鞍山，山之前後凡三十六洞，今已無人能窮之，而祈雨最應，昔周法師有遺跡在焉。其遙對隔江者爲玉甑巖，以形似而得名，王詩云：青蓮著雨凝酥滑，石荀龍烟帶縷昏，爲寫其眞，信非溢美。玉甑巖西爲豬心巖，一名大組巖，而雨簑巖在其下，均有佳趣。再西則爲月鏡巖，蓋以雙峯湊合，其相連之處有一圓隙，仰望正如月形，故曰月鏡。

月鏡峯下即獨峯書院，爲朱晦庵所曾至，而其山即名晦翁巖，人地並傳。按史朱持常平節過縉雲，以候朝旨，愛其山水，似武夷佳處，因居焉。後嘉定中，郡人葉嗣昌爲建書院於此，明時謂之爲仙都草堂，今則改爲小學校，依然絃誦，流風未沫。

書院之西，有巨石陷水中，爲青蓮石，石上舊有亭，已廢，今已重建之。青蓮石前，即有一洞，洞次有水，深三四尺，謂之半壁池。明萬歷崇禎時人石刻最多。由此而上，更蛇行七八十級，忽爾開朗，面對諸峯，如在襟袖間，而上有巖石覆之，成一洞府，曰讀書洞，即晦翁讀書處也。其洞甚大，兩兩相連，中有石柱，自爲鼎峙，而二洞並立，其門成作正圓形，奇矣。洞已高踞巖上，乾燥異常，近柱則盈盈下滴，土人謂爲石油，可以燃燭，內有朱晦書初暘谷三字，甚大。讀書洞右所毘連者爲暘谷洞，三竅重疊如層樓，以東向先受日光，故曰暘谷，題名亦多。於兩洞之右，別有石級，循而上升，則爲倪翁洞，其事跡不可考，或云有倪姓官而隱於此耳。摩崖刻李陽氷書倪翁洞三字，屢摩屢刻，已非其舊，洞亦甚大。就洞外觀，鼎湖峯適爲正對，似一高柱，四壁石刻均滿，宋紹興嘉定者爲多，明人則有樊太史等題名，其石仍作黝黑

色，嶙峋盤錯，別闢奇境。於洞中外望，對面溪流田舍，遠則羣峯羅列，鼎湖高峙，清奇雄麗，不似人間，同人盤桓久之，余則更探其高處，至不能再上而止。初晹倪翁既相連屬，而山勢外俯，西向陂坨，似可下者，故余試探之，惜未得其徑曲，仍循故道下山也。

既下，則以肩輿前進，繞水田阡前行，直至鼎湖峯下。其峯為一大石筍，高二百丈，據稱頂上有湖，產蓮花，為黃帝飛昇之處，則無自考證矣。其峯孤峭，後枕步虛山，而不相連，疊嶂倚空，羣峯掩映，蓋唐劉眞隱此，時聞步虛之聲，故以名山。峯前為湲澗，水廣三四尺，餘均沙灘，沙石犖确，步至水邊，可以盡峯之勝。附峯尚有石筍多支，崖壁蒼翠，謂之斗巖，則不逮其高矣。步虛山上有隱眞洞，為劉眞隱處。洞紆迴而三層，榛荊已滿，末由攀升，悵望而已。又有金龍洞，相距正復不遠，山麓又有仙水洞，距鼎峯湖半里，有村舍，地名石筍，蓋土人以石筍名鼎湖峯也。后稷廟即在村外，棟宇儼然。鼎湖峯產石斛，土人懸繩而覓之，售得善價，而書帶草更叢生石隙，望之殊有畫意。山石黑白互間，紋理顯別，如潑墨而成者，別饒奇趣。蓋自城至此二十七里矣。

十一時三十分，飯於獨峯書院，再檢仙都山志觀之，知好景之未及游者尚夥，略舉於此：跨虎叢，拍板洞，英鵡石，朝天峯，璇坡洞，青雲洞，小桃源，鐵壁崖，小東山，仙掌巖，甘泉洞，紫芝塢，釣魚磯，鐵門峽，赤巖，火龍墩，馬蹟潭，啣珠巖，仙芝巖，蒼龍巖，雲英谷，餘者不可勝記矣。

十二時十五分，回至車站，仍取道東門而入也。至站，邑紳樊震初君以縣志相贈，何啻百朋。

一時五十五分，就車站登車，出縉雲南門，過大橋，制作甚古，或平之為汽車道。過橋，即為獅子頭山，鑿峯而過，工程殊大。

二時五十分，車過老虎頭，山道益險峻，蓋開山之工，即炸藥已費二十五萬元矣。漸過大庭廟，雙峯合抱，中有碧溪，車道循溪而行，夾岸翠濃，迂回曲折，乃勝七里瀧者何啻萬倍。又過大瀑布橋，懸崖匹練，殊為異觀，車行其下，水濺珠滾。

三時三十五分，車抵杉樹坑，一轉而至牛厄灘。過溪有大橋，建築之費逾萬元，工程可知，而其地為尤險，車道既仄，隨峯轉路，苟不愼者，赴澗底矣。

四時五十分，車出峯路，即為平坦，直駛至麗水縣。縉麗路計長四十二公里，工程費一百萬零五千元。縣長邱君督造，沿途施工艱險之狀，聞者有餘悸焉。

五時十分，抵縣，即見縣城，俗謂處州十縣九無城，但有麗水半條城，所以麗水舊為處州府，故置雉堞，而又瀕山為之，故半城為已足。車至北門，少停，即直駛入縣政府。

六時，投宿邑紳鄭寶琳家，鄭君為燧昌火柴公司經理，火柴廠即

在其所爲麗水之大工業也。

七時，飯於鄭君家，並就其園中游覽。夏屋渠渠，廳事五六重，養贛蘭建蘭花當葉對，獲此幽賞，同人咸欣然有喜色矣。入暮卽睡，夢中猶以車塵栗六過山涉溪也。

第四日　四月二日

七時起，治晨餐。卽由鄭宅登城樓觀長途汽車公司。公司利用城樓，建夏屋，其制巧矣。由城四望，西爲三巖，北爲白雲，東則洞溪，南爲南明，一一入目。

八時，坐汽車出城，行至城東溪次，以舟渡河，十分鐘卽抵彼岸。導者謂其地名水東，行且築橋，以便車行。迨彼岸卽洞溪，爲一水島，島面積甚大，農舍數十家，地曰古村，略似沙面之於廣州也。島上有山，拾級登陟，卽爲洞溪寺，蓋玉成觀，爲道敎中祀呂祖，別殿分祀羣仙，後殿爲蓬萊方丈，雕塑八仙，承以雲架，制作新穎，爲他處所罕見。又一殿爲五福堂，則祀南極壽星，羣眞環拱，傳神阿堵，蓋出名手所製。又一殿外祀大士，而文武二帝，亦別有塑像。正殿之後，爲龍虎煉丹泉，謂仙人所曾至也。小園出方竹，捫之果然，須臾出寺，周覽全島，周約二三里，花木茂茁，紫荊尤盛。榕樹有蔭樾數畝者，誠爲樹老不知年矣。面對溪流，卽縉雲江之下流也。其地清涼高敞，可以避暑，倘再加整治，斯且益臻美備矣。

九時三十分，仍取原道，逆水而歸。過渡坐汽車，至溪口，約二十分鐘，此爲南通南明山之路也。至甌江口，以橋尚未成，卽以汽車置木排上渡河，其制甚簡，而亦甚巧。江口峯巒重疊，大似杭州之十龍九斬頭，臨江一石，重疊似二人抱負，土人名之曰印尙背尼姑，斯亦奇矣！既渡甌江，仍坐車，保衞團尙爲地方築路，此省工而又寓工於兵，法良意美。迨車停，則易轎，甫五里地耳。南明山雖不高，而層巒聳翠，大有峨然獨立之勢。輿上四五百級，松杉夾道，一綫宜人，數轉而至仁壽禪院，其前卽一大石樑，斜亘半山，題識都徧。最舊有宋元佑年間者，而明嘉靖時人，爲刻青天白日四榜書，不圖爲今日之讖。漸入門至彌陀殿，而正殿，其旁有廳事，額曰夢坡亭，以此間曾有住持夢覩蘇玉局也。

南明山水木清華，草木蓊茂，開山在唐代，實爲古刹。宋時又有高僧駐錫，而名亦愈著。此山亦括蒼之支脈，凡寺宇泉石，均載括蒼金石志中。而殿前四巨字，作南明洞天，又有葛仙翁書靈崇二字，謝康樂書所作詩，李北海楷書名蹟殆遍。大殿之旁有二井，一深而一淺，相距數尺，不同如此，亦足怪者。殿後爲葛仙翁煉丹井，細水一泓，蘿絲裊繞，小院一角，幽蒨可喜。更進爲大士殿地藏殿，殿外有米南宮書南明山三字。殿後右向，遂爲一洞，不深，通其兩端，洞前石刻石等壽三字，隸書，由來亦舊矣。洞一面爲山，一面爲石樑，斜曳而上，其前

有宋紹興四年大水，居民避此之石刻。洞中約行六七十步，遂豁開朗，拾級斬荆，更百餘步而爲爽氣亭，瀕闌一望，全城在目矣。俛仰久之，循道而下。更於半山間，南向至鐘樓，樓外又一石樑直達大殿，蜿蜒如蛇，亦爲奇觀。鐘本舊製，夙著靈異，近已廢矣。少少摩挲，即至夢坡亭小息。

十二時三十分，離南明山，仍回原路。約十一里許，渡甌江，坐汽車，而西至三巖寺，道途所經，原隰田塍，心暢情怡。

一時三十分至三巖寺。其門前爲空地，大樹合抱，婆娑倒影，知其凌逼風霜，殊有歲年矣。樹前爲山門，入即四金剛殿，更入爲正殿，正殿之右爲客室僧寮，明潔可喜。是日邱縣長以縣境有苗人，特約來午餐，俾同人得一晤之。是地之苗爲畲人（音柴）其字之取義，則爲番人之入境者也。由來已舊，種族繁殖，現境內約三千餘人，不與漢通，亦不與漢忤，自成風尚，隱居巖壑，力田自給，男婦老幼，咸作百年前妝束，傀異可觀。其與漢人較習熟者，亦間有往還，此即縣長具柬請其來飯者也。同人欣然，爲合攝一影。余等注視後，即繞道至正殿之後，便對三巖，大致似人家花園中之泉石，惟此則巖穴幽邃而占地無多耳。三巖寺作牆範其左右，於是三巖妙境，盡在環中。三巖高十餘丈，上有飛瀑，寬至五尺許，濺珠流沫，終年不涸。瀑前山下，正中即爲觀音洞，三面抱山，前面開朗，內可設三四席，不爲小矣。觀音洞舊名白雪洞，以前臨瀑布而名之。迨既建寺，設大士像，斯易洞名。洞之左別爲一洞，曰清虛洞，形如半月，又似浮螺，盤旋以入，清虛洞左，別有蝙蝠洞，洞門不大，而洞內寬廣，以其昏黑，游者多勿敢深入，伏日納涼，實爲最勝之地。觀音洞左，即爲晨曦洞，內有丹井，傳爲仙人煉丹處，水作紅色，迨掬起觀之，則又一泓如碧，此其所以爲靈異也。晨曦洞上，別有小洞曰石葉嶺，合之爲五洞。瀑在正中，名珠瀑，琤琮有聲，下承以巨石，爲水衝激，亘古以還，未嘗摩泐也。石上摩崖題刻，幾已遍之，李陽冰書雨崖二字，尤赫然在目。同人即飯於瀑前亭中，清氣入袖，流玉當前，生平治游，此爲最勝之所矣。

四時，餐畢，城歸，中途値雨，即小息。俟兩小時後雨霽，始至大街，購土物，亦無所得，聊資觀光而已。

七時，歸飯，同人或治丹青，余爲撰小詩以記其事。

第五日　四月三日

七時，起游城內秦淮海祠。余治詞學，瓣香淮海者獨深，此其謫官之所，有祠宇在城南萬象山，日昨以阻雨不及行，茲晨間以人力車往，至山趺，拾級而上，荒草蔓草，已無當日之盛。萬象山不高而在城內，故邑人闢之爲公園，然不及整治，尚有待於來者也。祠宇以深扃未及進謁，就窗櫺窺之，一室中祀神龕而已。山上有亭，懸楹帖曰淡煙疏雨，白日青天，不知其取義所在，聊聊俛仰，即以原車歸。

八時，以汽車至雲和，公路凡六十公里，費至三十三萬四千餘元，足徵其設施之不易。車仍至甌江，以竹排渡至對岸。

九時，由對岸發，十五分鐘而至沙溪，更十五分鐘而至南山，更十五分鐘而至大港頭。其地爲甌江上游水道所經，凡雲和，松陽，麗水，之所萃集，故村鎮饒富，市街繁庶。瀕江有亭，飛翬棟畫，翼然有樓，榜曰雙蔭亭，登樓可以望遠。鎮有普昌製板廠，所製均爲燧昌公司之火柴盒，成績絕佳，獲利亦厚。

十時十五分，離大港頭前進，十五分鐘而至規溪，更十分鐘而過石頭。一過石頭，登山繞道，上下重疊，如陟三層樓，一車在上，一車在下，就上車俯視下車，適見車頂，相距一線，升降相異者如此。同人之未陟山道，咸軾車以觀之。

十一時，到孝順站，遂過木垟。其地有私立林場，植山松，更十分鐘而至局村，此爲龍泉雲和交界處。有路通閩，殊屬險峻。軍事時期，所建炮台，猶有遺趾可尋。局村至雲和，僅六公里，轉眼即到。

十一時五十分，停車步行至雲和縣署，僅半里。雲和亦瘠地，無城垣也。趙縣長治餐款同人，爲述其地瘠而民貧，人民僅九千許，田賦舊制六千兩而已。此地爲麗水所分治，故無雉堞，民多植松製炭，無有家，且水性奇寒，非經煑熟，不能服食。即有就河沐浴者，亦必致疾，而全邑畬人占十分之四，政令亦不易設行，教育更難於普及，當漸以謀之耳。

一時四十分，餐畢，取道雲龍路，行十分鐘，即入山，山高而峻，車道盤旋其間，視麗雲爲更峻，遠過杭徽路之老竹林矣。土人謂之爲盤山，其地曰臨海洋嶺，高出水平一千五百公尺，車道上下凡六層，始至於山頂。

二時四十分，至山之最高處，其地雙峯環峙，下爲民田，高下轉仄，一一入目。以其兩山環抱，形如葫蘆，即謂之爲葫蘆谷。雲和至此，僅十八公里有半。更前爲赤石，山勢益峻，爲兵家所必爭。更前四十公里，即抵龍泉，惜雨後道路爲水所衝蝕，山石又隨雨而下，梗塞不能更前，於是下車，步武葫蘆口前，又扣畬民之居，盤桓一小時而返。

三時十分，原車抵回，經三小時許而回麗水。

七時夜餐，餐畢即入睡，道途行役，勞人易酣睡，殊有味乎其爲夢鄉也。

第六日　四月四日

七時，以人力車經大街赴南門碼頭，南門一名大水門，城樓儼然，且有戲台，用資酬神之需。碼頭即在門外，預賃之三蓬船已泊甌江。同行者十一人，分乘三船，自麗水至青田，約百餘華里，順水而下，至速時五小時，即可達矣。

七時三十分，由甌江行過老虎頭，上有廢塔，大致如七里瀧前所

見者。詩情畫意，盎溢可喜。更進則為塔山灣，工人就山炸石，以闢公路，蓋公路之由麗水至青田者，即循甌江而行，與水道相並衡也。就山鑿石，先用鐵鑽鑽山成小孔，然後實以炸藥，鬨然一聲，山石紛裂，即砥而平之，以為道路。鑽遇堅石，三鑽已禿，則別裝磨鑽之機於山頭，且鑽且磨，而鑽力則以空氣緊縮器遞空氣以鑿之，其力倍大，每人每日約鑿洞一百尺，每洞深十尺，始可納炸藥，俟數洞並成，炸藥齊納，引以火線，半山廢矣。引火之法，現尚以藥線，未用電氣，尚非盡善，工人間有受傷者也。

一時十分，舟行七十里，再轉再折而至石門洞，尚未至青田縣城也。即於洞前，捨舟登陸，其地層巒疊翠，氣象崢嶸，一水瀠洄，羣峯繚繞，不僅風物之美，即以形家言之，亦自有可取之處。遵陸登岸，即見二山夾峙，如兩門然，始知石門之說，為不虛也。二山一似旗，作方形，一似鼓，作圓形，眞所謂旗鼓相當者矣。二山之中，曲徑甚窄，殆抵山內，則又豁然開朗，似在井中，蓋平地百餘畝，四山圍繞，僅在山峯中觀天耳。山中平地中為靈佑寺，曲階深院，宛委有致。寺基較高，則以此間時有水災，懼遭淹沒也。至寺小坐，望旗鼓二山，翼然欲動，而二山間又遠見筆架山，三叉凹凸，信同筆架。小息，即由寺轉道更進。數十步而抵劉文成祠，此其曩日讀書處，故邑人立祠以為紀念也。舊祠已藍，此則十年前黃道尹為重修者，祠屋三楹，前有小院落，楹聯題刻，均已滿遍，祠中塑劉像，朱衣端坐，惟不知其所本。上懸巨額曰策士無雙，題者蓋忘文成之經術，而徒以儷之於術數家流，此熟讀燒餅歌之遺毒，誠可謂謔而虐矣。再後即為大瀑布，三面均山，蒼黑如鐵壁，水懸其中，較永康三巖諸瀑為大，高近五十丈，分道而下，承之以池，池中有巨石，即當瀑尾，於是分瀑為雙流，以導之於池，池近瀑處，深至無底，水作深藍也，而近岸者則甚深，可以見底，亦異事已。三面石障，左右均有小洞穴，可以竚息，游人笠屐其間，靜觀極悟，眞同世外，惟洞中題刻已偏，瑜不掩瑕，為俗人所累，令人不快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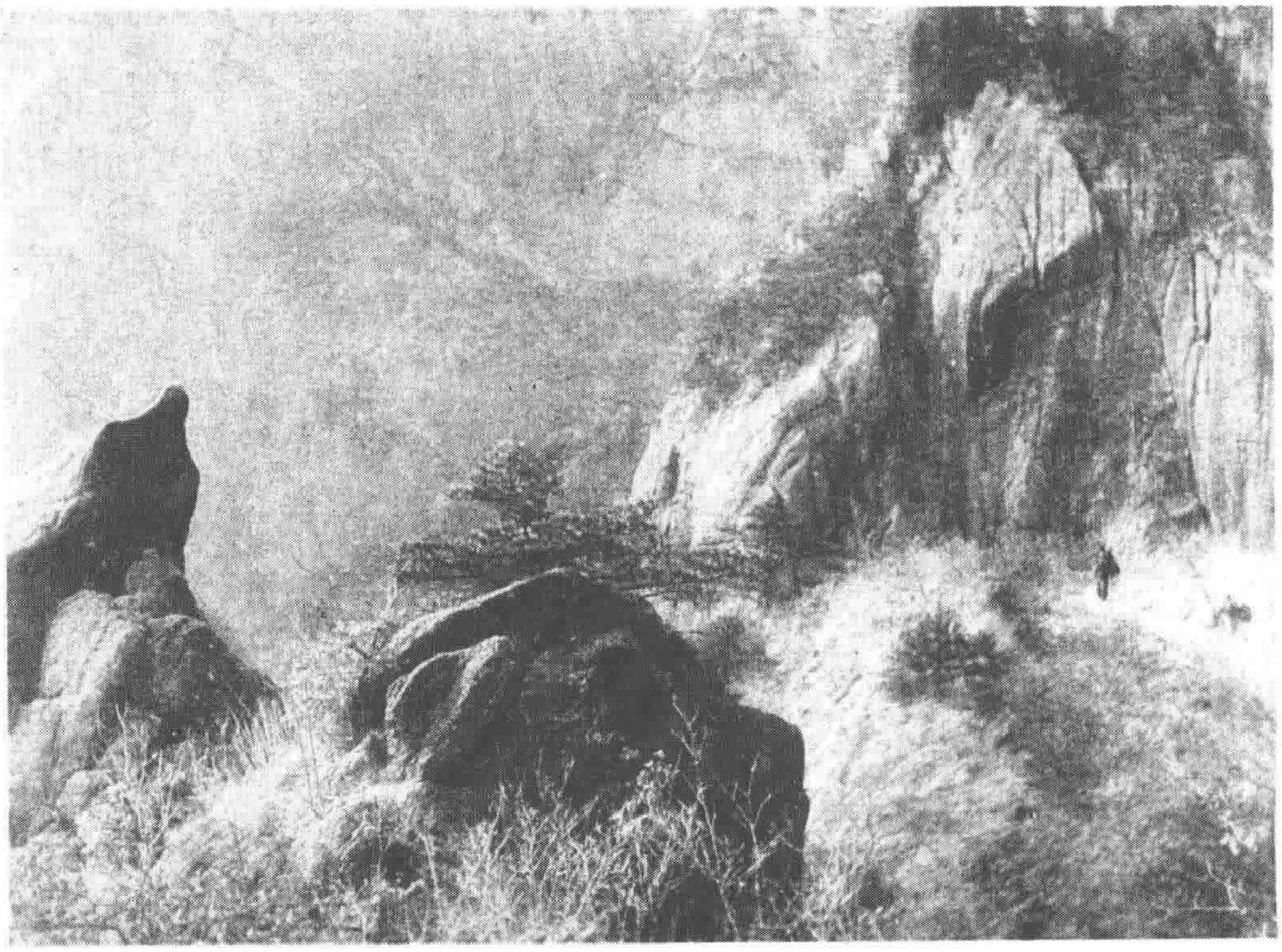
邑人見告，謂此瀑之源，遠在山上，離瀑約二十五里，見有流水，過此則為伏流，不得見矣。離瀑七八里之山巔，有水激而成溪，其地名頭坎，至二十五里外之眞源，則為天門嶺，尤為高峻，瀑布之來，即在山上有山，層層而下，激為急流，不暇擇壤，以注於山下，此天門嶺即為石門山上之山也。其水終年不涸，即二三月不雨，亦尚有之，停泓之勢，可以想見。至石門諸山，均甚秀聳，鼓山尤雄壯，不易攀登，僅一小道，供樵斤耳。然山隙間有長松，已數十年，為風鳥所媒，又蠻石間苔蘚滿布，清趣古情，均可怡悅。旗山之矮松尤多，石塊峻嶒，風骨豁露。

二時，飯於靈佑寺，即劉文成讀書處。文成，九都人，離石門百餘里，其地曰南山，俗稱九都也。諺稱九都九條嶺，條條透天頂，足知其高

峻。而南田山頂，有田數百畝，劉氏卽家於此，在高山上之平原也。南田之山背，望之如一王字，故劉氏出爲王佐之才，父老相傳其說新異而可喜。至今劉氏子姓蕃昌，仍居其間，有爲約略述南田之勝概者，曰此七十二福地之一也。先登鶴口嶺，舍舟登岸曰嶺根，峻險仄徑，約十里而至會峯寺，再登嶺頭，高似入雲矣。嶺頭有雙峯，雄拔千仞，皆青石無寸土，類鐵騎，故曰鐵騎峯。逾峯下坦行十餘里至武陽村，卽劉氏故里，再進十里至石圃山，爲南田之中，其段有山如帳，周數十里，故曰石圃，爲南田最巨之山。山頂諸石，奇形怪狀，不可方物，名九珠巖，又有平壇數十方丈，刻古文奇字，已剝蝕，不知何代所劖刻。其與石圃山圖高者，爲亢五峯，登臨一望，羣山均在眼底，峯峭數十仞，名獅子頭，其下石洞廣數十丈，俗稱鬼洞，亢五峯東有橫山，山上巨石三，高廿餘丈，作品字形，謂之三疊石，中有空洞，可容數十人。亢五峯下有石壇數方丈，俗稱仙人所憩息，謂之仙談巖。而華蓋山金雞山在亢五峯麓，勢極雄壯，爲之屏蔽，形狀奇特。南田全境之水，匯於篁村，落於峭壁，以入於飛雲江，石壁高數百丈，卽爲大瀑布，俗呼爲際，卽百丈際也。天紳下垂，隨風曳線，蕩漾空際，非霧非烟，陰陽變幻，莫可窮詰，余聞其勝，極擬往游，惜不克與，爲之悵然，容當再探其勝也。

二時五十分，再游東洞，石門洞內以靈佑寺爲界，分東段二洞，有池水泉石阡畝之勝。少少涉歷，仍返舟，赴青田。由石門至青田，凡七十里，其水爲大溪，蓋甌江數流而之名，由青至麗爲大溪，通松陽者爲小溪，通溫州者爲智溪，合之爲甌江也。舟中縣長來談，青田面積不多，而山爲多，故民患貧乏，計廿四萬餘，正糧僅一萬五千元耳。人民少有積儲，卽去而之他，以青田無可爲業也。又青田石馳名海外，然老坑已盡，近均新坑，已少遜。欲得老坑者，當於骨董肆中求之矣。言次以石章見貽，殊可感也。

七時，抵青田，投宿學校，縣長招宴，卽於校中。深夜忽大雨滂沛，紙窗低椽閒別有風味，席次值公路局人員容君，爲述此間山石極堅，硬度至百分之六或百分之八，且有鐵質，故施工彌覺困難。其尤難者，每一公尺需費至四百元，由青至永嘉者，尙屬平坦，由青田至麗水，須鑿山而行。雲和至龍泉，雖崎嶇，而石性較輭，自龍泉以上，卽大費工力矣。泰順在萬山中，不易建造，因里程不多，而約估需二百萬元，始足敷用。以全省公路言之，最速將至本年底始可竣工。現已造成者，五千餘里，而公路局每月需費八十餘萬元，以供修路建築及辦公之用也。



文殊院至蓮花峯嶺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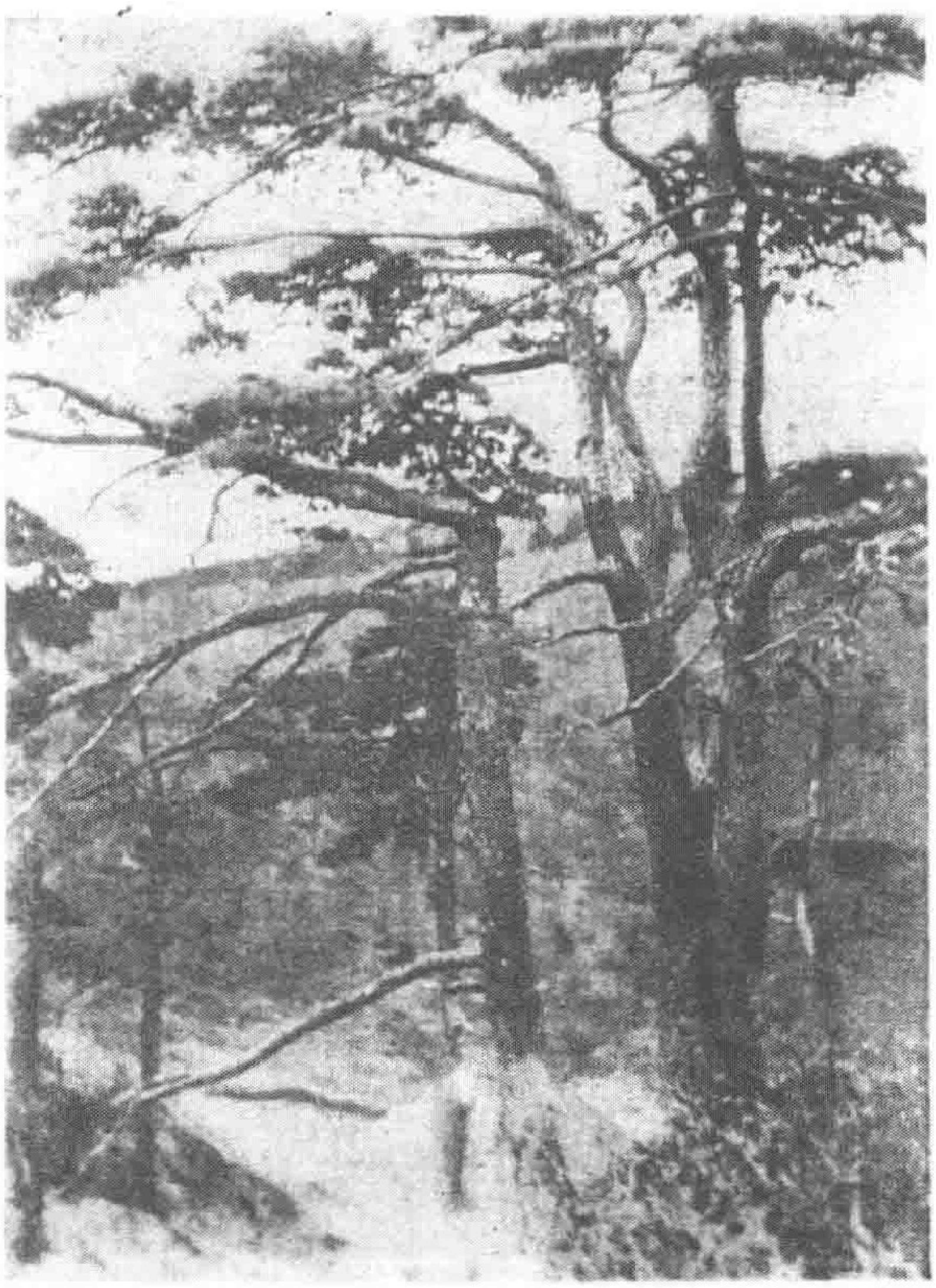
黃山紀遊

邵禹襄

遊記之作，大都詳於描寫風景，引人入勝，自具趣味。遊黃山之記載，遠如徐霞客，近如黃海散人，蔣竹莊等，俱言之綦詳，無煩蛇足。如在入山之前，先事瀏覽，可無遺憾。茲篇所述，乃向之遊記所未載者，略人所詳，詳人所略，觀感所及，或不無小補耳！

余酷愛山水，自幼已然，久慕黃山，無緣往遊，形諸夢寐者，非一日矣。去臘，友人李君達孚見約，遂欣然訂定。今春三月，居然成行。同遊者共七人，李君達孚，郭君繼蘭（畫家也）繆君鏞樓，宓君革故，祥生主人，及愚夫婦是也。李君等四人于三月廿九日，乘祥生汽車，沿滬杭公路往。宓君與愚夫婦三人，於是晚乘火車，共聚於杭，宿旗下聚英旅館。翌晨七時，乘祥生原車，沿杭徽公路出發。祥生主人親自招呼，車行甚適，天氣清和（廿九日大雨傾盆，頗以不能成行爲慮，次日忽逢天晴，其快可知！）尤感爽健。途中景色美麗，反恨車行過速，故佳景當前，輒呼停車，任意流連，隨行隨止，至歙縣已在下午六時左右。休甯吳婕卿先生，將遣其長公子强如君來迎，亦李君預先函知者，情尤可感！遂同車發休城，到達時已八時矣。途程自滬起算，（汽車道）計長約五百

五十餘公里，費時共十三小時餘，途中停頓，流連風景及攝影與休息，猶未計入也。然較之昔日之舟轎兼行，非二十日以上不達者，則已天壤之別矣。是晚宿朱府，吳先生事前布置者也。翌晨四時，即乘轎出發向黃山行。途經郞㻋，藍田，儒村，高橋，湯口而達黃山紫雲庵（俗名茅篷）共計程九十七華里，計時十六句鐘。明年公路築通，可直達山麓，祇須三小時足矣。此段一面靠山，一面臨澗，嵐光水色，兼之鳥語花香，頗足怡人，雖稍跋涉，實甚合算。苟沿途設備稍周，有店可宿，而遊者時間充裕，步行亦甚多佳趣也。翌日由茅篷動身，經慈光寺（俗稱硃砂庵）半山祠，而至文殊院宿。第二日，由文殊院動身，經蓮花溝，蓮花峯嶺，百步雲梯，鰲魚洞，天海，光明頂，而至獅子林宿。第三日由獅子林動身，經丞相源，雲谷寺，仙人榜，九龍瀑，苦竹溪，至湯口，仍回紫雲庵宿。計在山三日，黃山勝境足跡所至，僅十分之一耳。匆匆一覽，眞如走馬看花，凡未遊之處，只能留待後緣矣。



獅子林前之古松

黃山峯多而路陡，山中平原甚少，非恃健步，萬難暢遊，其美麗之處，亦即在是。歷來遊家記載，眞繪色繪影，一字一珠，余實未敢着筆，如必欲言之，可以匡廬，西湖比較得其近似。廬山之美，美在環境，如五老峯，獅子嶺等處，俱宜在山遠眺，雲靄變幻，平疇易色，倏忽之間，已物換星移矣。黃山之美，美在山之本身，峯嵐嵯岈，洞壑幽邃，無處不奇，無奇不有，尤以松石為最。至西子之美，全在湖平如鏡，款乃一聲，悠然神往，故西子可比妙齡女郎，豐韻天然，最饒眞趣。廬山則一中年少婦，秀外慧中，綽約多姿，另有神韻。黃山直是一少年英雄，雄姿煥發，而又別具嫵媚，有如子房其人者也。

自上海至黃山之交通，已如上述。入山之後，路皆陡削，自湯口經紫雲庵至慈光寺，斗轎尚勉可通行。自慈光寺以上，只有自恃腰脚，徒步往返。慈光寺至文殊院，路雖陡；而石級俱完整可行，謹慎從事，



丞相源

固毫無危險。文殊院至獅子林，中經蓮花峯嶺，百步雲梯，大小閻王壁等處石級雖完，則較前段難行多多理應十分謹慎胆小者竟至不敢舉步乃緣心理作用非眞如深淵薄冰之可懼也。自獅子林經雲谷寺至苦竹溪一段僅有路形並無道路一步一蹶，其苦萬狀；兼以毫無風景途中殊覺沉悶，應守蔣竹莊先生之言，宜囘原路至茅篷宿，次日下山經湯口至黃山勝境坊入山看九龍瀑布雖多費一日實際上反多合算他日山路修整當然另排遊程，自不必固執一見也。

吾人久處城市，爲人作役，金錢與時間，都苦不能自由，忙裏偷閒，時間更不得不力求經濟。前列日程，雖不免有趕山之譏，但身爲職羈，只能如此安排。路上來囘四日，山中三日，大約有七日，便可匆匆一過走完山中幹道。（明年公路直通山麓，途中便可縮短一日，山中可多一日遊覽。）至詳細觀覽，至少須三倍之，庶幾可了。至若今日一山，明日一水，「撥雲尋古道，倚樹聽流泉。」細加咀嚼，昂首吟詩，安步覓句，享閒適風味，則雖更四五十日可也，非我輩勞人所能夢想者矣。

黃山地處皖南，民風樸厚，生活簡單，遊山費用，尚不甚高，大略用費述之如此：

滬杭路汽車（單程）每輛四十元。（如帶行李可容四人）杭徽路汽車（至休甯單程）每輛四十五元。（如行李過多，坐三人較舒適，乘公路局公共汽車，每人洋六元四角至歙縣。由歙至休甯須換車，每客一元八角。）

由休甯至黃山轎子（明年汽車可直達山麓）每乘每里大洋五分約百里，大洋五元，加酒資一元，共六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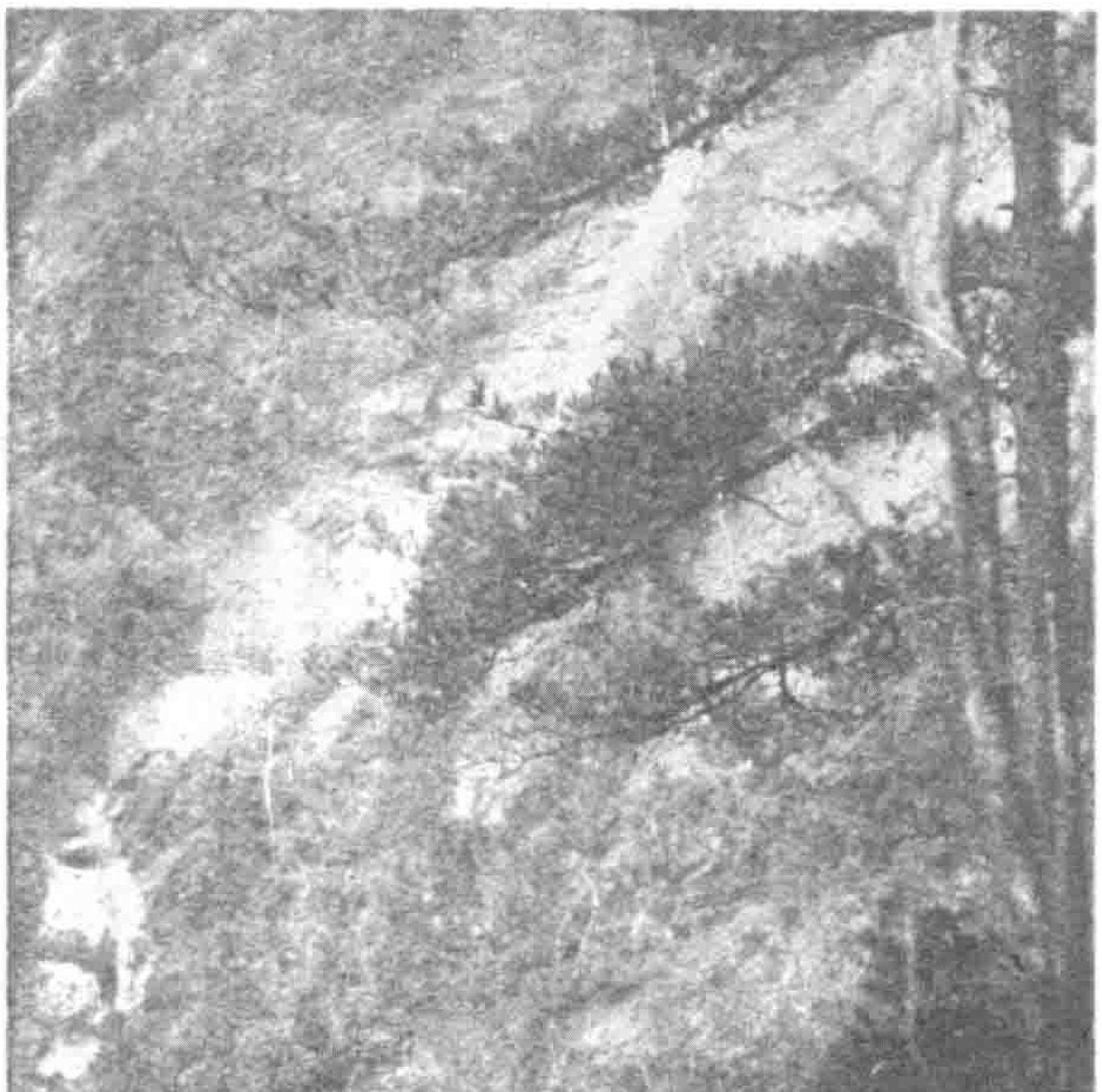
挑夫倍之，（轎夫每乘兩人，每里五分，每人實祗二分半，挑夫一人亦同價，故實以倍之矣。）挑夫轎夫俱須供給飯食，伕子不必全部帶同上山，留在山下，每天每名給火食三

角。上山者每名每日兩角，另給飯錢。

宿廟火食，住宿每客每日約半元，伕子貼飯每名每日兩角，概算大洋。是項數目並非特有規定，亦僅一標準數耳。豐儉可依此為準，酌予增減，視各人之情形與環境而異，過多與過少，皆非所宜也。

皖地物質建設，尚屬簡單。近代設備與相當之公共建築，更付缺如。結伴往遊，非預約熟人代為招呼不可。因無公共食宿之處可得，貿然前往，必至躑躅街頭，求宿無門。然沿途停留，借地休憩，或索水火，又俱殷勤招待，絕無客色，偶給微資，亦都推却不受，頗饒古風，非若海上之銅臭衝天，令人作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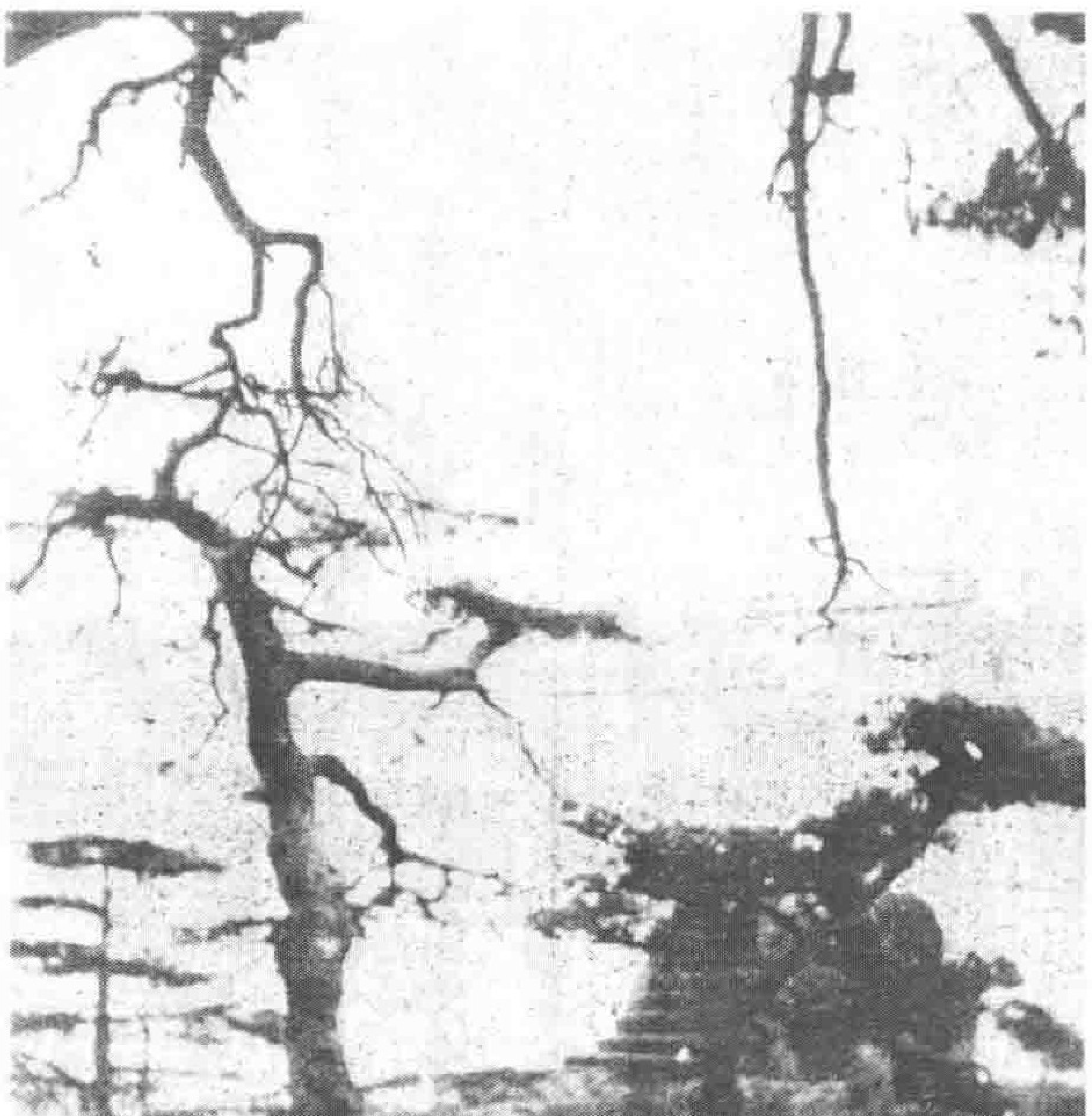
山中廟宇，規模狹小，設備尤陋，非特近代物質無有，即柴米油鹽，每致或缺，故遊伴不宜過多，大約以五人為準，兼帶伕役，為數已多，再多便感不適矣。如有十人，可分兩隊，一由山南入山，一由山北入山，亦一救濟辦法。山路陡峻，屋宇又小，山僧担運日用品物，亦至不易，遊人一多，猶如飛蝗過境，實有無法供張之苦，非慢客也。故凡結伴入山，最宜多帶食物，罐頭餅乾等，固所必携，即米麪，油醬，乾製品，及調味品，幷宜具備，有餘可贈之僧人，俾後來者亦得享受一二。臥具尤須全付携往；一因廟中僅有板榻，並不設舖陳，即有亦齷齪殊甚，不堪為臥。二因山中氣候，與平地絕異，我等入山時，山麓可衣棉，而文殊院竟夜大雪，滴水成凍，非重裘不暖，故衣服亦宜多備。春時必帶冬衣，暑時必帶春衣，方不至悞事。此外如手杖，雨具（雨衣雨帽等全套）電筒（在山十分有用，廟中燈火不全，覓蠟不易，能充量携帶，利便實多。）毛巾，浴布，（湯池溫泉，實山中之勝跡，泉水清冽，毫無氣味，溫涼與天氣成反比例，濯纓濯足，無不相宜，一經洗沐，竟體爽適，遊山疲倦，浴之尤感快健。）望遠鏡，照相鏡（後節另詳）測高器，指南針，熱水壺等，應帶盡帶。鞋子必用老式毛布底鞋，（更宜多備一雙，以防下雨替換）橡皮底鞋



九龍瀑布

全不適用，萬弗嘗試，否則用當地草鞋亦可，惟非經相當訓練，恐着不慣耳。山路絕陡，斗轎難行，非恃腰脚斷難克竟全程；如覺體力不勝，由南入山者應止於慈光寺，紫雲庵兩處。前後左近，到處搜尋，勝景亦已美不勝收，足償不見黃山眞面之遺憾也。（諺有不到文殊院，不見黃山面；不到獅子林，不知黃山蹤之說。）萬勿勉强前進。北面入山者，觀九龍瀑布後，仍回原路，宿於紫雲庵，否則中途力乏，既不能使人背負以行，又不得中止歇宿，進退失據，頗多危險。

旅行携鏡箱，其味至韻，較之兩手空空者實有天壤之別，此中樂趣，同嗜者類能知之。遊黃山者以携小鏡箱爲宜，(Lieca, Contan, Rolliflex 等）T. P. 三寸反光鏡箱亦殊不惡，尺寸再大，恐携帶不便，如遇手足並用，必匍匐以行時，實不勝其苦。鏡頭必須備有廣角，因局勢開展，對象過大，每有顧此失彼之苦。僅取一隅，畫幅過簡，每每不成格局，廣角鏡頭於此等處可略事補救。底片應全用分色片，山中雲霧，變化倏忽，色調隨之同變，分色片可使層次井然，增加趣味，漏光鏡亦不可不備，理則同前。底片尤宜隨身多帶，山中景物，美不勝收，一步一灣，風景即異，同一對象，角度稍變，畫幅可大異。氣候變易，多成奇幻，可攝即攝，甯願多費底片，不可遺漏不取而致後悔也。紫外光線片，此處實爲一最佳試驗之處，如時間充足，不嫌累贅者，應多多攝取，定可得許多意外之收穫也。攝影同志，其有意乎。



清涼臺

附言

近聞皖建設廳，對于黃山建設，已積極進行，設有黃山整理委員會，規定計劃，廳中已派專員赴山着手實施工作，不久之將來，進步定有可觀，後之遊者，可舒適多多，或不須如上述之嚕蘇麻煩矣。有志作黃山遊者，或稍待若干時乎！又遊黃山之前，最好先讀黃海散人之黃山指南，蔣維喬之黃山遊記（見本誌三卷一期）及本篇，定多裨益。

黃山鱗爪錄

程致澤

自

徽杭公路告成，而開闢黃山之議興；皖省政府，因有黃山建設委員會之組織；此靈秀之黃山，遂為人所注意。爰取古今紀載之關於黃山者，撮其大要，成黃山鱗爪錄，以備游覽，知所問津。其中談風景者十之七八，談故事者十之二三；語涉神怪及報章習見者不錄。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初吉歙程致澤識

黃山峯以仙名者十：朱砂，鍊丹，浮丘，容成，天都，軒轅，仙人，上昇，仙都，望仙；以物象名者十一：青鸞，硃盂，獅子，石人，疊障，九龍，石門，碁石，石柱，石牀，飛龍；以花木名者四：桃花，蓮花，芙蓉，松林；以石色名者二：采石，紫石；以雲露名者五：雲際，紫雲，雲外，丹霞，雲門；以水得名者三：聖泉，清潭，布水；以本色名者一：翠微。芝峯以億計，圖經不知著自何人，區區限此三十六者，錫以佳名，幾不解為何意。其不在三十六峯數內名最著者，為飛東，始信，石鼓諸峯，洞載圖經凡十有三：其可至者三：仙燈，水簾，蓮花；其不可至者十：軒轅，仙人，錦霞，餐霞，朱砂，翠微，狠豹，絃歌，駕鶴，九龍。水簾宜夏，宜飲，宜長嘯；仙燈宜冬，宜負暄，宜飽則偃息，不論昏晝宜琴；蓮花宜春秋觀藤，宜茗，宜苦吟，宜蒲團對石筍終日坐。總之，累心淨盡，始可游可居。（程弘志）

約略此山諸峯，如紫雪堆空，巨靈以鐵帚掃之。神皴鬼跡，莫可端倪。前海嚴峻尊貴，後海靈詭森奧，鐵骨稜稜，別開神貌；亦奇亦正，無峯不然。武夷具體而幅員減四之三，台宕宏拔而膚倍蓰之。特不識匡君何如耳！雲以鋪海為異，而石間松上，雨後旭前，或族擁，或孤征，變幻萬出，似有造物主之者。松受雪，枝弱者仆，歲久鬣平如劃；幹不勝者，則虬屈龍怒，故多奇詭。石理粗厲不潤，若大才作經國文章，但標神骨，而字句工拙，本非所計；故如林如砥，如堵如削，不麗不附。當其躍虛巉積，受趾不浮，似招游人以盡其奇。砂滑如珠，又若拒客而留其蘊，均足賞也。（王煒）

黃山態不一列，人人遊，撰一山；時時游，換一山；山不盡三十六峯，而水亦居其勝。九龍潭逍遙溪諸源，予暫經之，已浩然有雷奔雲洩之思矣。（方士翊）

前海深而藏，後海瘦而削。膚理既潤，神姿逾妍，不獨奇擅。專矜秀絕。盛弘之云：「游人每苦目不周玩，情不給賞，」以目斯山，可當斯語。（同上）

山峯巃嵸出雲上，外望如窯堵。時而嵐氣發煙，如碧如黛，又如青烟隱隱相著。夏雲如火，朝陽落照，則峯翠欲朱，驟雨捲風而來，則回飆走霧，倏忽萬變；雲散則千峯懸瀑，飛挂如雪，奇幻出人意表。予嘗謂此山一艸一木，皆可死人，不必潭石也。若烟雲偶至，稍施一縷，幻一

奇，則遊者筆端有困不及追者，吾安能摹之！（方夜）

宇內名山未能遊覽，然觀之紀載，似無逾黃山者。奇石怪樹，突巘危峯，幽洞險壑，老藤古薜，此猶山之常境；若其變幻恍惚，忽青於染，忽淨於洗，月遇之而生白，日遇之而成紫，風遇之而特吼，雨遇之而增寒；至於白雲縹緲，若抱樹而流，携石而走，散則如蝶，結則張幔，千態萬象，巧繪之士，未能貌其萬一也。客有問黃山者，則舉游記以對，往而游焉。目之所經，與記絕異，因以記為誣。蓋山之奇絕，朝夕異狀，況在今昔，故知今日所遇，但可為今日游人道也。雖然，亦有變而常者；汪澤民記謂從焦村望黃山，蓮峯丹碧，峭拔攢蹙，若植走，若側弁，若列戈，若芙蓉菡萏之初開。至湯嶺上仰視羣峯，猶在霄漢間；岡阜蟠結，鑿石開徑，嶙巖嵌危，瀑布聲訇磕如雷，怪石林立，半壁飛泉洒巾袂，當新暑淒然如秋。予及此時過遊，如執圖對看，毫不相異，此固可向人道者。（吳從先）

遊黃山者百口異詞，而終不能悉其妙；乃信天地間至理不可傳，至人不可測，皆是類耳！（鄭元勳）

大抵黃山之峯，雖以險怪為奇，而森秀峻潔，顧盼有情，令人望而可親。黃山之松，類生絕壁石罅上，盤屈萬狀，非人間所有。黃山之石，膚粗而理潤，故日色所射，徧作紫光。湯池下皆丹砂，故水獨甘芳淸滑，甲於天下！眞地肺之靈區也。（薛挺）

太華直磊落，氣可驚四筵，不耐獨坐；黃山奇秀，日出一石一松，足了一生，足快千古！（朱鷺）

黃山之遊，人人不同，即一人之遊，而又時不同。蓋不但雲霞點染變幻於天時，而橫嶺側峯，更移於心目，黃山亦大奇矣哉！（方時基）

黃山可記乎？黃山之奇不勝述矣！烏乎記。記黃山者，亦記予足目所及之黃山而已！眉目稍施，混沌猶秘，其間松石幽奇，烟雲變幻，鳥道蛇徑，愈曲愈勝，愈險愈奇，決非持十日糧可以畢志。山靈不拒，借間一年，身在黃山，面目或出，庶不為唐突耳！（汪大海）

由石筍峯下，石筍徙峭聳插漢，其峯各有形似：若諸天散聖，覿面衆淸；若垂紳正笏，東西班立；若奇花美女，爭姸角妙，朝暮倒影，彼此相親，竟二十里，水口收之。數折而至松谷庵，黃山奇絕，無逾此矣！其地屬太平，從新安來者鮮有至焉。（姚文蔚）

今人家園圃中，得拳石丈許，色鮮質麗者，如獲珙璧，此則萬千羅列，令人應接不暇。短者徑寸，長者千尺，或峯頂若椎，大石覆其上，寬廣數倍，粘附依稀，恆有落勢，皆不可以理度者。乃至擬貌肖形，則昔游人已不勝舉，似安得强生擬議為？散花塢去師子林不遠，自北而西入谷，宛然門戶。四面諸峯布列，高峙若城郭，下臨溪壑，古松怪石，穿插成行，上下參差，千態萬狀。黃山之勝，不待言而一片幽奇秀鬱之致，造化獨鍾於此。方若繩謂「不到散花塢，不知天下無奇石。」

迪庵謂「一步一叫絕。」今則一步十叫絕，兩人足當此山知已。（吳光胤）

逍遙溪丞相源以澗勝。遊者至丞相源，見山稍平衍，輒不得意而去。卽丞相一澗，已不能窮，何論他澗！九龍潭在丞相源下，苦竹溪上，澗落爲瀑，瀑落爲潭，潭復落爲瀑，九疊也，故名九龍。平時澗枯水緩，則潭色澄碧如懸片玉，遠觀不暢，雨過則水急潭深，盤旋飛挂，眞白龍矣。通山煙雨，俱若爲潭所攝。（方夜）

黃山千仞成峯，落卽成澗，故山中無澗不峯。無峯不澗，予行澗中，常不循峯徑，捫巉履壁而上，上則無齒其巔，曳杖而下，隨澗而落，無不窮其變。遇潭遇溜折陡絕，則取徑亂林棧而度；澗稍平，復落澗行，澗石磊落，水湍急相遇，則鳴激而過，深卽成潭，折卽成瀑，奇變不竭，幾與此山爭勝。（同上）

師子之西爲石鼓峯；石鼓之後爲鐵線潭；又西二里許爲慈悲菴，則三海門在焉。海門之奇，彷彿石筍而直劈萬仞。西向爲飛來石，越鰲魚峯至平天矼爲海子。平天矼者，前後海所從分也。矼之絕頂高阜，曰光明頂。秋定澄霽，凡日月出沒，霞影孤飛，長天一色，及夫積霧新晴，朝曦高映，山雲布護，湧雪堆絮，橫波叠浪，俄而青螺點點，矗立銀濤之上，是名鋪海。（吳康侯）

白嶽一魁父耳！以近人而奇，蓋剞劂雕鏤之爲，適足以悅衆庶。黃山高矣深矣，閎且遠矣，卒然而至，百無一奇，如將窮四極覽八荒，非羽翼不可。山以東高天而蟠厚地，吐雲雨而通山光，猶之特寶合宮，人力無預，鏨乎大矣。雲門一闔闢也，啓閉則豐隆主之；天都壁立而出九霄，無贅附，無陂陀，甚則飛鳥不能度，猿猱不能躋，視西岳四方尤爲卓絕。龍潭深三十仞，空明可察秋毫，假以目力而窮其源，則一木皆朽若也，一石皆支機也；猶之木處艸衣，汙尊土鼓，脫芬華無所用之，千古寥寥，足音罕至，至者三四君子而已！乃白岳之輶軒相接軫，胡爲乎去此取彼哉？折而西北，爲丞相源，九龍潭最勝，滙則九澤遞高下則九階飛瀑，則九旋英英出雲，若引九賓而陳九鼎，奇之奇者也。（汪道昆）

東坡所記湯泉，秦州駱谷，渝州陳氏山居，秦君所賦東城及匡廬汝水尉氏驪山惠州湯泉，共有八矣，今徽之黃山閩中劍浦又有二焉。各處皆作硫黃氣，惟黃山有朱砂湯泉，故朱彥游湯泉詩有「嵩陽若與黃山並，猶欠靈沙一道泉」之句。（汪師孟以上山志）按山志所載論湯泉者，尚有劉侗周體觀吳鶴孚方以智揭暄方中通六則，文繁不備載。

山中時發異香，氤氳濃遠，乍有乍無，然同行之人，有聞有不聞，所以爲奇。（方成培）

天都自然佛，乃天都峯趾崩石而見者，長七寸有奇，偏袒以立，具

大慈悲面左頰肩袒露處，並背金色；右臂及腰以下，則石白如玉，衣折分明，悉出天成，毫無雕鏤，洵希有之寶相也。汪漁溪遊天都，因感夢得之，朱之蕃爲作贊。（吳士岐）

順治丁亥，釋二水聞有聲自天都峯來，如琴瑟箏琶，笙簧鐘鼓，百千妙樂，迭奏互陳，移時方息；羅逸宿鍊丹臺，亦嘗聞之。（吳士岐）

山市其狀五色交錯，雲日中忽現綠墀青瑣，傑閣重樓，寶塔平疇，雪山佛象，城市村落，人物耕作，鳥獸花竹之類，種種具備；近年屢見之，人皆以爲奇，方岫雲曰，此山市也，不足爲怪！（吳士岐）

按黃海後游集謂聖燈佛光之類，多半高寒空氣變相，與夫燐礦浮光幻影耳！其言最爲有識。故閔記靈異，張志皆削之，此書亦不錄。錄此數條，亦聊爲游人破談寂柄而已！

徑愈上，景愈佳，日愈危，神愈旺；硃砂菴至老人峯趾，僅半程耳！海門而上，則世界劃然天開，千奇萬怪，怵目驚心，精奪神搖，口不得語；仰則天都蓮花，猶在霄漢，俯則深崖邃谷，若臨九淵，諸峯傍無所依，下無所藉，渣滓淘盡，惟存勁骨，青天削出芙蓉，此足當之。（吳廷簡）

由白砂矼下丞相源，破雲而墜，漸覺明爽，及山腰，上雲已透紫翠朗然，而足底別有素雲，滄茫無際，遠山微露青尖，若大海之浮亂業，景狀絕倫。未數武而冠履雨雲罨合爲一，前景又不可得矣。（同上）

游黃山如對鏡見影，離卽彷彿，雖善畫者，不能還鏡觀。（吳士權）

溫泉自驪山外甚夥，而黃山湯池爲冠。池底布沙如銀粟，倚石如碧枕，源湧如貫珠，又如魚眼生茶鐺中，津津有聲，昔人稱可瀹茗者此耶！（同上）

清數毛髮，香奪蘭芷，甘同沆瀣；朝霞浴如掬丹砂，夜月浴如濯冰壺，爵浴忽舒，醉酒忽醒，登頓勞倦浴之而精神爽朗，凡所以惠游人，亦云厚矣！（同上）

三十六峯，析之爲三百六十，三千六百，三萬六千，了無窮盡，變幻靈譎，多出意表，其最盪眩耳目者，在於彤雲初霽時，萬山皚皚，恍然如銀海瓊樓，倩澄高寒，不知身世復在何處。林木積素，悉結成玉蘭朵朵，微風振之，作環佩聲；懸瀑千丈，枝枝冰箸倒垂，欲墜未墜。見睍解落，寸璣尺璧，觸石激響，不啻碎萬斛琳琅也。久之所謂玉蘭，已易爲幽梅，萬點著松針上，縞衣映碧，又似萼綠華仙子化身，不比尋常美人月明林下，巡歷中覺有異香冷韻，頻來襲人。（簪槎蠡說）

每涉一境，逾一時，宅心空靈，妙景奔會，其古奧似丘索也，博大如六經也；汪洋恣肆若莊列，幽峭荒詭似離騷天問齊諧志怪諸書也。煙雲變幻，日出不窮，則廉勁若先秦，醇厚似兩漢，芊綿麗密似六朝，渟泓演迤，往復頓宕，似唐宋大家之文也。委致點綴，若松石及水泉香潔，飛流浩瀚，有如詩則顏謝孤高，徐庾流麗，沈宋之沉雄，李杜之光焰也。又李賀盧仝之鬼怪險僻，溫香李艷，島瘦郊寒，韓潮蘇海，無

不有也。黃山未易以遊言在昔趙季仁有三願：一願看盡世間好山水；或謂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余常以此勸後來人。（許玉載）

黃山之有松，猶人之有鬚眉然；支離天矯，尤人所愛。聞初時天海，萬松離立，一望空翠無涯；其後剪伐殆盡，今則丁丁無日不聞，且恐有礙人言暗將其根燒截，以俟枯仆。此予游曾目覩者。按志載始信峯名松七擾龍松最奇，今並盜伐，僅留接引松在此，未知有一存者否？小心坡上文殊院左，臥龍破石迎送諸松，得不化者，慈光文殊僧共護力焉。意爲留客具也。予謂樵人取之，幾何？燔琴煮鶴，實頑險很者是。可勝扼腕！至小松長有一二尺及數寸，稍有可玩，土人寺僧取供盆內，爲游人出手物，兼重價購求出山者。夫松託根石上，全賓烟雲雨露，故能倔强蟠拏；去彼巔崖，擁以沙土，姿態必無天然妙致；利之所趣，未必取之不竭也。奈何小者采而大者伐，坐視而莫之救與？吾恐鬚眉忿鑷，茲山不無減色耳！欲申禁護，是又新安宛陵賢太守力也。（汪璂）

尋丘歷壑，漱石枕流，亦各稟人趣向，未可强同。然人生一世，逐逐軟塵，或千里景慕，或近在數十百里中，裹糧作一游計，以自廣其胸襟，不必咏詩而妙境奔會，丘壑羅胸，靈根定生於方寸間矣。況湯泉大可滌慮洗心，豈僅撲去面上三斗俗塵而已耶！近沈尚書登黃山，年已七十有八，今皤皤九十翁矣。山靈益壽，理或可徵，爲汲汲人寧無嚮往！（同上）

吾鄉人士，足跡未至黃山，往往命名自謂，如天都山人蓮峯居士六六仙子之類，及峯巒有名者，無不割截而字焉。此在前人則可，今人效之，最爲惡劣；且人未必倚山爲重，而山反倚人爲重者。如王漁洋尚書籍隸東魯，訪梅吳中鄧尉，見漁洋山愛而名之，至今人山並傳。海宇膾炙，重其人也。夫名山苟非其人，則山靈反蒙垢矣。其返躬自捫何！（同上）

篆有國學石鼓，世所共珍；文有平淮西碑，人所傳誦；一存器，一存詞，並傳千古。予登黃山，見碑板縱橫，石澗棄散沙土，深致慨焉！昔袁宏道游白岳，謂崖下碑碣塡塞可厭；今葉汾湖遊廬山詩有「何來鄉里兒，大書石上刻；陳陳汙巖竇，山靈遭辱墨」之句，是存名適足以資厭歛耳！大名位人，經天緯地，題名石上，山川生色，此又不可一例論也。胸無灝瀚，切莫妄爲。予又常考名人游山，其詩鮮藏眞跡於其地，而後游人往往藉爲口實，名固不可有心求也。況峭壁巉崖，自有天然眞態，架梯懸鑿，得無損山之面目乎？詩苟可傳，當載已集，即不自秘以供同好，所用碑石，橫二尺，高半之，書以小楷，雅有結構，嵌於僧廊菴壁，作名山藏可也。毋作飛舞草書，一揮數石，夫縴挽鑲嵌勝處，一經後人評論，久久爲砂礫中物矣。至流俗塗蝿粉壁，刮竹

書青，令人惡不可耐，識者尤深戒之！（同上）

前時士大夫驚於文酒詩社之事，吾鄉人情俗尙敦厚，故投贈獨優。不知者誤以爲富，雖湯義仍先生尙有詩云：「欲識金銀氣，須爲黃白游，平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不知吾鄉山水甲天下，理學第一，章文次之，人知節儉，有唐魏之風，俗尙骨鯁，恥脂韋之習，且磽确少田，治生維艱，實最窶地，所謂素封，皆人人之業鹺於淮南北者，本州如洗，實不足當此虛名也。（程壎）

按江天一烈士有代黃山致遠方士大夫書，意在拒絕游客，即爲視黃山爲金穴者發也。

黃山峯奇石奇松奇，而其所以能上達之路更奇；讀黃山志及昔人遊記，知黃山之奇，然腦筋中所蓄之奇，直不足較黃山實地之奇於萬一，余到文殊院則腦海中之黃山之奇。爽然自失，他人游黃山，不知有此同情否？（蔣叔南）

黃山亦稱黃海。山何爲以海稱？山志亦未言其詳，前夜思之，亦不得其解，今日所見，乃知黃山多峯，峯之海也；（原註：黃山以三十六峯著稱，予所見峯巒，其數正不可勝計；山間無熟悉之人，導者亦惟能通其路，非能峯峯指出也。實則黃山之峯如海，不得名也，不可名也。）黃山多石，石之海也；（原註：黃山多奇石，特置峯頂，有斜傾欲墜者。有玲瓏如琢者，其他五色石等，不在此列。（黃山多松。松之海也；則海也，非山也；余不敢再以山稱黃山矣（同上）

徐霞客過丞相源曰：丞相源山間夾地耳！其菴頗整，四顧無奇，乃不入。當時雲谷風景，想與今日無異；即無江麗田點綴其間，而林壑之勝固已在也。何其所見與予適相反也！（同上）

人生斯世，擾擾塵寰，終日埋頭牕下所爲何事？欲圖行樂，山水最佳。奇峯峭壁，自尊骨格；怪壑古洞，能消鄙吝；飛瀑奔流，可增活潑；深潭巨淵，能資涵養；見智見仁，不徒廣耳目聞見，飽風霜閱歷已也。人不可不游山，更不可不游黃山；山物不能食多點帶，足不甚健早點走，潭不能過遠點看，黃山亦何難游之有哉？江弢叔咏雁蕩有句云：「欲盡龍湫難下量，不游雁蕩是虛生」予家近雁蕩，年來於雁蕩買山，自信於雁蕩知之最詳；曾游雁蕩者，亦無不知予之詳知雁蕩也。然予到黃山後，節取弢叔十字以贈黃山曰：「欲畫難下筆，不游是虛生。」世之知黃山者，以爲然否？（同上）

昔在文殊院遇一峨眉僧，精悍樸野，常登天都，自述雲遊十餘年，中國名山十列八九，茲山實歎觀止，時予見不廣，不之信，故舉所知名山以難之，皆曰不如，然則五岳何如耶？彼笑應曰：高深則有之，殊未足語神奇。華山較秀峻耳！或者滇桂之靈峒伏流，贛江怪岫，雁宕之絕頂天池，武夷之玲瓏九曲，類能挾水以與一競，而謂能全體凌駕，則無有也。予今亦倦游矣，足跡西北限太行山脉，南至粵秀白雲，

東僅及道眺富士，不可謂遠，然遇山水佳處，輒私忖曰：是何不能如吾黃山耶？昔人謂五岳歸來不看山；予謂游過黃山不看岳；善哉善哉！峨眉山僧未打誑語。（汪律本黃海後游集）

循祥符寺西入桃花源，木無尺陰，山無摺疊，邱壑一覽，童童已盡。前人稱其幽與石筍矼之奇並舉，何耶？唐迄明初，內山無道，游者以浴來，稍稍坐寺開窗，聽潭觀遠峯，非登山游也。祥符介在初地，徧生嘉樹幽花，最適栖遲，漸次而桃花蓮花兩庵，掩映古木藤陰中，結構尤備。王十嶽潘景升天都社之結合，鮑元則佘掄仲之東道居停，衿衲名流，聯翩踵武；康乾以來，兩接兩厲，歙中豐南吳氏，（繼主狎浪閣下）淪潭汪氏，（飛鴻堂主人海內大藏書家與小玲瓏山館知不足齋齊名）雲嵐江氏，（寒江子麗田生之族）皆歲爭輦金修磴路搆蘭若，以護法名山爲己任；一時如袁隨園黃兩當張茗柯輩名士者，且緣遊山，結納諸富商退官，受供養焉。咸同一劫，風雅沉淪；庵寺園亭蒐薙殆盡，所謂千章大樹，桃林古梅，非如大石叢峯之不能磨滅也，於是桃花源不幽，石筍矼奇如故。（同上）

海子又名天海。峯巒盡抱中，高處忽得平地，別具一勝；以居以游，皆應有駐足所，（盛時有十菴之設備）然後開通西海奚奧，凡丹臺翠園飛來石月塔已圮天橋之光怪陸離，三海門三天門之陟崇縋險，得賴居僧游客，時時疏爬，久之久之，未有不下自成蹊者也。今者扳援未倦，飢渴中之；雨驟夜來，露宿危之；縱饒腰脚，疇能判命，坐使無限煙霞，於無人境中度去。（同上）

宋吳古梅最先冒險，可三日不火食，不以道上蓮花絕頂，雖鐵笛一聲，不能吹開雲路；（鐵笛一聲天未曉吹開三十六峯雲吳句也）然似此豪游，眞足聞風起懦。自元以來，若汪叔志鄭師山程篁墩馮開之袁小修錢牧齋諸人，濟勝不深，然其語妙，深得游趣。至於黃貞父湯睡菴吳師每方坦菴者，慧業文人，復能履險。遇有好處，都說得出，善游而亦善記者矣。天都社前後社員，潘景升羅遠游方士翊輩記載最詳，此由寄命於山畢世以遊山固賴有是人而益彰也。雁宕將叔南，今之健者，所記不尙文采，亦眞亦爽，頗與予志趣相近，而予無其勇耳！所不解者，磐磐史才之謝少連，騷雅主壇之董玄宰，一則謂布水東北有石牀如白玉琢成有碧玉枕三枚，紫石牀三張，志乘之文，乃如東方曼倩張茂先語；（按石牀玉枕在石牀峯山志及領要錄皆載之，非誣詞，但石牀峯在布水西北，非在布水東北，且相距甚遠耳！）一則爲和尙作緣起，而曰他日天子知黃山名，升之祀典，則五岳可六也。華臙人期許孤寒，都成褻瀆，當菊龍潭上流水，爲山靈洗耳矣。桐城劉海峯曾授徒吾族；其將去也，大蒐黃山紀載，爲文兩大篇，且語人曰：「居歙久，集中不可無此題，」少時猶聞老輩言此，之亦可傳之趣聞故實。（原註：許芳城游記：前海嫺雅得情，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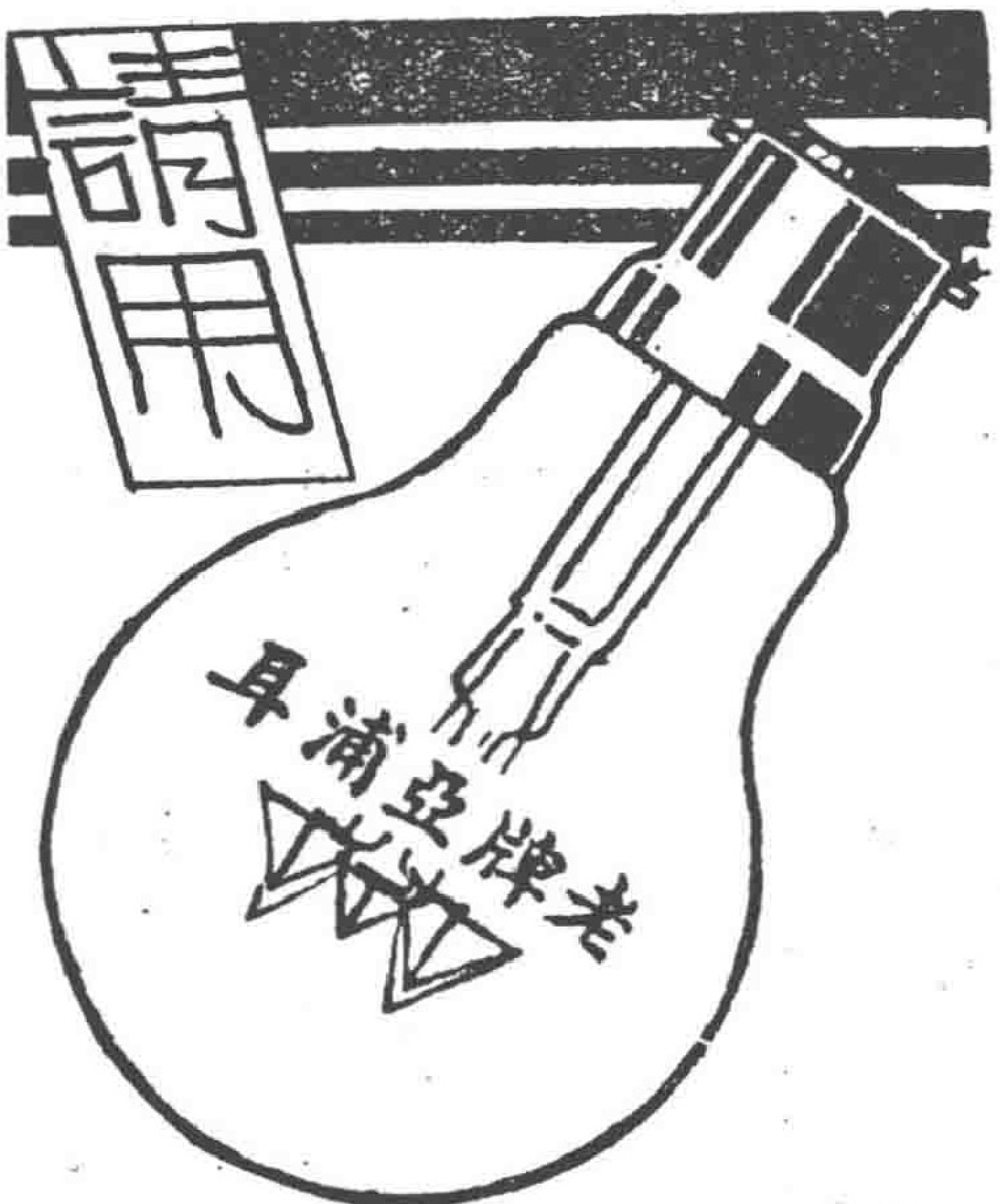
海語多虛擬，或亦未至其處耶？張皋文賦亦坐此病，然賦非記比。）

徐霞客遊名冠古今，兩度來山，皆若未肯盡興，惜不能得其晚年在西南荒徼捨命游法，爲放異樹光明，是黃山一大憾事。（同上）

吳梅村題董白小象云：「鈿轂春郊鬥畫裙，卷簾都道不如君。白門移得絲絲柳，黃海歸來步步雲。」按董小宛傳，小宛自西湖遠遊於黃山白嶽間，後乃歸冒氏。（許承堯歙事閒談）

女子遊黃山者絕少，因錄董小宛事，漫成一律，以導後遊。招遊天產美人峯，紅粉青山曠代逢。曾否湯泉深夜浴，有無蓮蕊舊時踪。到來名士多於鯽，去後留仙宛若龍。末許姍姍成獨步，嬋娟携手好相從。

都錦生絲織品
發行所
杭州 花市路
上海 北四川路
上海三馬路。
廣州永漢北路。
南京門帘橋。
漢口江漢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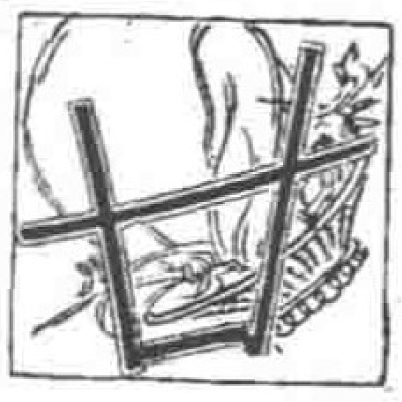


完全國貨
亞浦耳
電燈泡
各埠均有發售

一九一三二八

金衢采風瑣述

非衣



一、江山，峽口，仙霞嶺及二十八都。

三年之三月向盡，杭江鐵路局舉行沿路采風旅行。分諸暨五洩，金華北山，永康方巖，江山仙霞四組。予曾至北山五洩，故擬加入仙霞組。惟以連日天雨，深恐未能即晴，往仙霞之汽車道，或阻不通。即强能往，山高雲掩，所見亦僅，遂定改往方巖。三十日早八時許，過江上車。列車一節，坐客殆滿，大都皆往金華北山；往方巖者八人，仙霞者三人，五洩者僅一人，已由路局商請改往北山。予隣座陸君森雲，即往仙霞者。尚有二人，則楊君立慶，沈君榮生也。陸君往仙霞之意甚決，云雖雨亦往。予初意本在仙霞，今又有伴，遂復改仙霞。而路局以此組人少，商改往方巖者數四，衆皆不移，嗣復有原往北山之二徐君祖康，通渝及倪君吉士，亦改往仙霞，一行遂有七人。路局伴遊者，爲荀君國鈞，至金華而彼處中國旅行社職員姜君啓周，亦加入伴遊，遂得九人。

車至金華站，北山方巖諸客，紛紛俱下，留車上者，祇仙霞一行九人。車達衢州，原定換專車至江山，以人少由荀君改調路局行軌上之汽車乘往。天夜雨降，汽車行軌上甚疾，較火車爲

江山峽口之風景



一九一三一九

速。到江山車站，已夜十時。站長龐君，先已為向江山旅館定住室。至時復電囑僱黃包車來接。乃等候甚久，通電數四，譙責甚至，而該旅館始終猶夷云房祇一間，車亦僱不到。時已近夜分，近站之城門已閉。不得已，遂冒雨在軌道上行，再折入小路，進其他不閉之一城門。迨入城，而江山旅館之夥二人持燈來迎，云只餘房一間，惟路過之之江旅館，則尚有空房。遂囑其一往站取行李，而令其一先導往之江。至則空房頗多。諸人久候疲憊，又憾江山旅館之無狀，遂全止之江，致江山旅館之夥，為之爽然若失焉。



仙霞關

之江旅館設一宗祠中。前進以平廳支板作樓。樓上人行，全部樓板震動作聲甚厲，若將墜者。同行有一二人上樓，見神座巍然在中，不敢宿，仍住樓下。茶房皆本地人，言語不通，見人稱「官長」甚謹，令人想見軍旅之駐屯未久。幸其帳房為徽人，語言明了，招呼亦周到。予因候往站取臥具及睡已一時後。自江山至衢州，金華，方巖，止宿之處無優劣，皆牀上置草薦，呼曰藁，藁上置席，再於席上置被褥。江山街道，原係小石子砌成。前大軍至，以便利行駛汽車，於上舖土。時久，又值天雨，泥濘窪坎難行。江山城小，熱鬧尚不如一大鎮。夜間極靜，頗疑四無居人也。

三十一日早，步行出城，到汽車站（在火車站相對一面。）城外慶雲，景星二山相對。慶雲者，山頂有石如臥雲，亦似雄雞之冠，故俗名雞冠山。景星者，山頂亦有石如粗短之柱矗起，頭巨而頸略細（須上汽車稍前行回顧乃爾。）曰景星者，其置頸不論，而以頭為星乎？景星俗名老虎山，則以星為虎頭，旁連之石為身，為尾。虎腹貼臥山頂，尾亦堅起，惟高聳於首耳。老虎山下有數石，俗稱為虎食殘之豬骨。尤可笑者，由江山至玉山途中，望見之一小山，上銳下侈，俗呼雞糞山，謂雞冠（即慶雲山）在江山，其糞則遺於玉山之八都。相距一百四十里！亦齊東之妙選矣。慶雲山上有碉堡。仙霞嶺，二

一九一三二〇

十八都，玉山皆有之。

汽車由荀姜二君及陸君幫同交涉，至二十八都，作包車，回程各自購票，車價均照路局函商作七折。自江山城南行，多坡陀及新植松林。近城村舍啣接，稍遠稍稀。不久，即見江郎山之三片石突現路左。始見祇兩片，高略相亞，大小則懸絕。後倚崇山，石不甚高。路轉，形亦遞變，其始而二者，繼而三（其中間一石尤低小）終且合而爲一。石固不變，車行路轉，觀點不同，分合互異，多少因殊耳。（本地人云，其左右二石皆可上。但遠望則三石俱四邊壁削。小者二片，直如石筍，第較大耳。）未至仙霞，先折入一支路，到峽口。地臨清溪，深廣可通巨筏。隔溪青山斜迤而上，頗高峻。山半有廟，粉垣清整，云是毛大仙廟。南望溪源所出，即仙霞嶺。連峯疊嶂，峻拔雄秀。溪邊穠桃一樹，雙幹岐出，斜覆清流。樹大花繁，明豔奪目。樹下篾簟數張，攤晒細切芥菜，新綠爽眸，上與桃花相映，致足悅目。但未知中畫人取景否耳。（見畫臨水桃花，但從未見畫簟晒芥菜，故云然也。）沿溪入市街，行數百步，折入溪中灘上，眺視下游而還。



仙霞嶺麓溪流如瀑

車至保安，（亦一支路，平常公路車不到此。）入郵店小憩進餐，麵包罐頭而外，向主人添索雞子豆腐。雞子甚大，每個銅元六枚；豆腐大碗，每碗八枚；均極鮮美。食時聚而觀者數重，約三倍食者之數。其無目的者固多，而志在取得空罐者亦不少。進食畢，則老婦幼兒爭前攫罐。有一尚半實果醬之罐，予等特提出以與主婦，婦即藏諸臥室，扃而後去焉。郵店後室沿壁置牀，橫直約七八舖，各置藁席，蓋以茶肆飯館而兼宿店者也。

出店以一村人作導，取逕上山。（村人云自村至廟三里。）山下山上，路皆寬整易行。越一大石橋上嶺，經數折，數百級，（據云有三百六十級）度一關城廢址而至關帝廟。嶺在兩山間，左側大山，高出廟尚數百尺。上嶺之路，不若東天目老虎尾巴（嶺名）之陡峻，而左側之山則高峻似過東天目。或以接

近，彌見其高乎？然東天目博厚，此乃嶄絕，則又容德胥異矣。廟在近嶺巔之平垣處。廟前對街，有大屋五間，有人賣茶，行旅負販皆憩焉。予等至時，先憩者十餘輩，皆廣豐人挑紙來江山者，各佩有良民證。入廟，屋宇雖未頹敗，殊欠修潔。院落甚小。內廳後院坡上，見一樹；花圓近寸，正紅五出，中別有一小瓣上出；葉狹小而厚；梗有刺。詢導者，知爲木瓜花，尙是平生初見！憶唐人有詠山木瓜詩，其卽此乎？廳後右偏，有亭跨澗，山泉涓然流入亭下一小池。金鯽數尾，脩三四寸，遊泳其中。亭三面凌空。中間壁上嵌橫石數條，皆清代名宦詩刻。記其下一石爲吳榮光詩。大概皆和周亮功韻。周詩乃刻一粉油橫扁上，高懸亭右。略視，知重摹已不知若干次，雖字字清晰，而筆畫已盡失眞面。亭後倚山，左則爲廟所障，直視可見山下（卽來時之路）右則高峯巍然。予於此游目不遑，竟未暇讀亭中詩句也。

出廟前進，更益向上，再折而至嶺巔。水流地濕，方訝嶺頭何爲有水，乃見右面小坡，尙高出嶺巔幾許！嶺巔原爲一關城，垣門尙在。中有破屋數間。出關對面山路轉處，卽一碉堡，內空無人。入內覽之，製作極爲單簡。堡爲圓形，後開一門，門外有障壁一座。壁上及堡之四周，均有小洞，爲向外射擊之用。入門，見下有地室；其平地正中，有木梯引至上層，則瞭望之所也。堡之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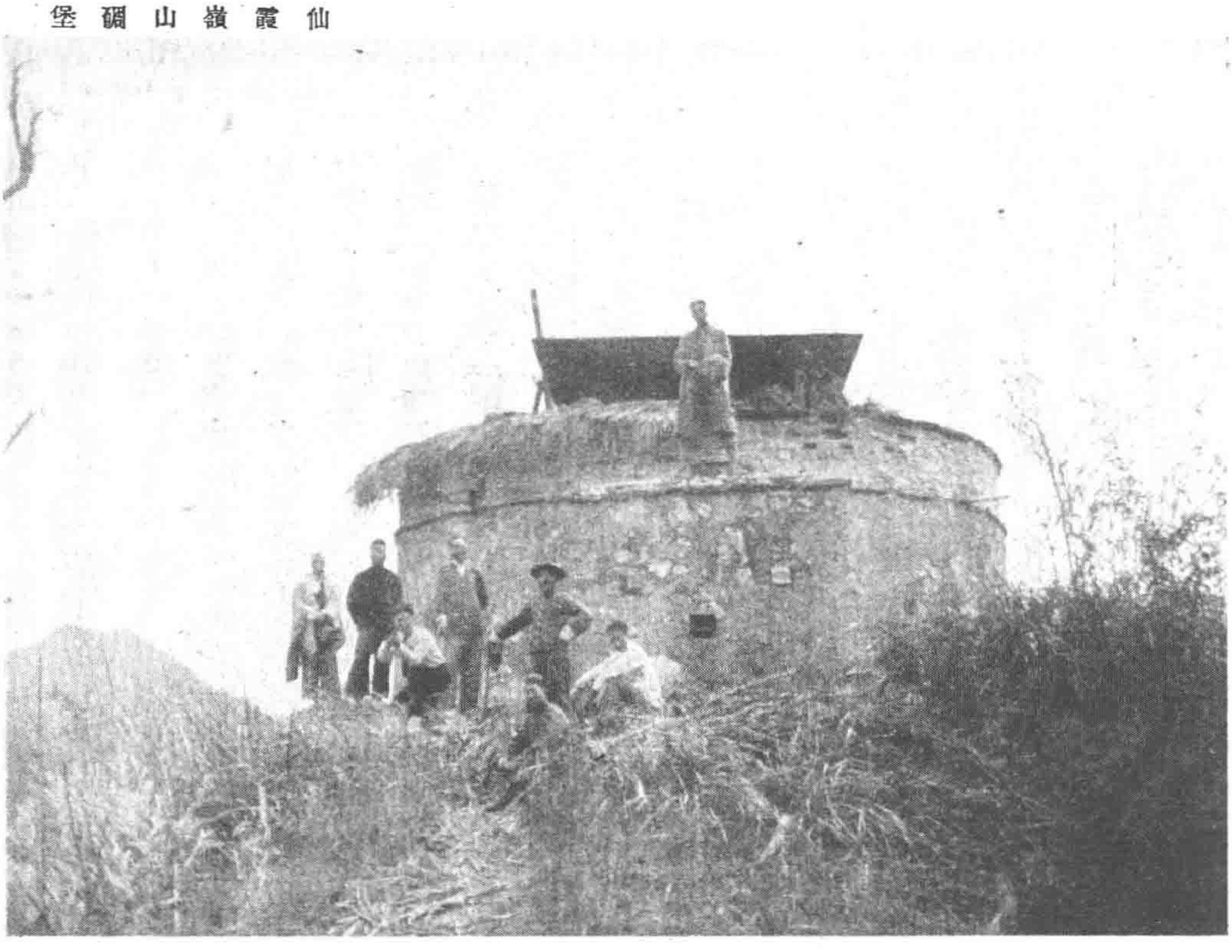
江山泥篷地方附近之毛溪汽車涉水以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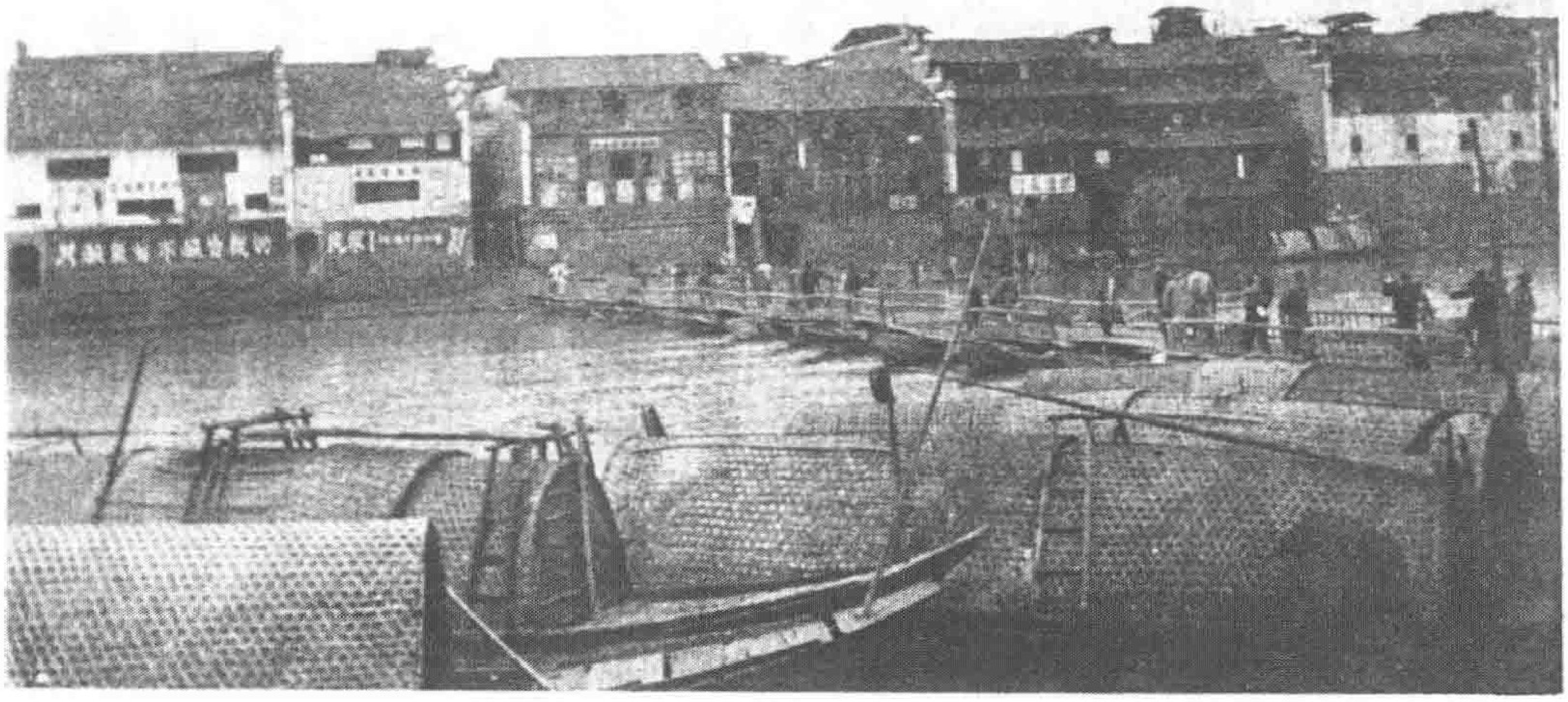
徑，不過丈餘。途中所見，與此均不甚相遠。堡皆孤立，然必俯臨要道，越過頗難。其効用即在斯乎？

下嶺曲折行，又三里至平地。右轉，沿澗行。一處澗水驀然下瀉，可四五尺，旁置水碓。澗流入一較大之溪。澗口架板橋。渡橋，在沿溪山坡石脚上行，其過削處，略施椎鑿，捫壁側足而過。數十步，即汽車路之木橋，所謂大塢者是也。先是命汽車於化龍溪相候。不知此距化龍溪尚須反行四里許。同人中有不堪登降之勞，於途中遇往二十八都之空轎，僱以代步者。至是即請其先至化龍溪，囑汽車開來大塢，予等則在橋之左近相候。尋車至，即前行往二十八都。一折，即上坡，爲汽車上山之始。路皆轟去山側，即以轟下碎石，沿溪墊成。寬不能並軌。數步一折，遞行遞上。偶一外視，殆無餘地！而半途以後，則見羊腸屈曲，陡折而下者，更數十里，直至二十八都。震心駭魄，眞所未歷。有時適當陡轉之際，路面傾斜，車側向外；或雨後路側崩塌，車輪掠坎而過；坐客皆不覺同時失聲。蓋自回程至化龍溪而心神始定！據司機云，由二十八都往浦城之路，高險更逾於此。築路之工師，於此實表見其成績。即司機之穩練，亦極可嘉許。如以杭州湖邊時時失事之司機任之，則顚覆之禍，指顧間耳。仙霞至二十八都，一路溪聲震耳，時見旋渦濺沫，勢如沸雪！尤妙者，舊時

仙霞嶺山碉堡



一九—三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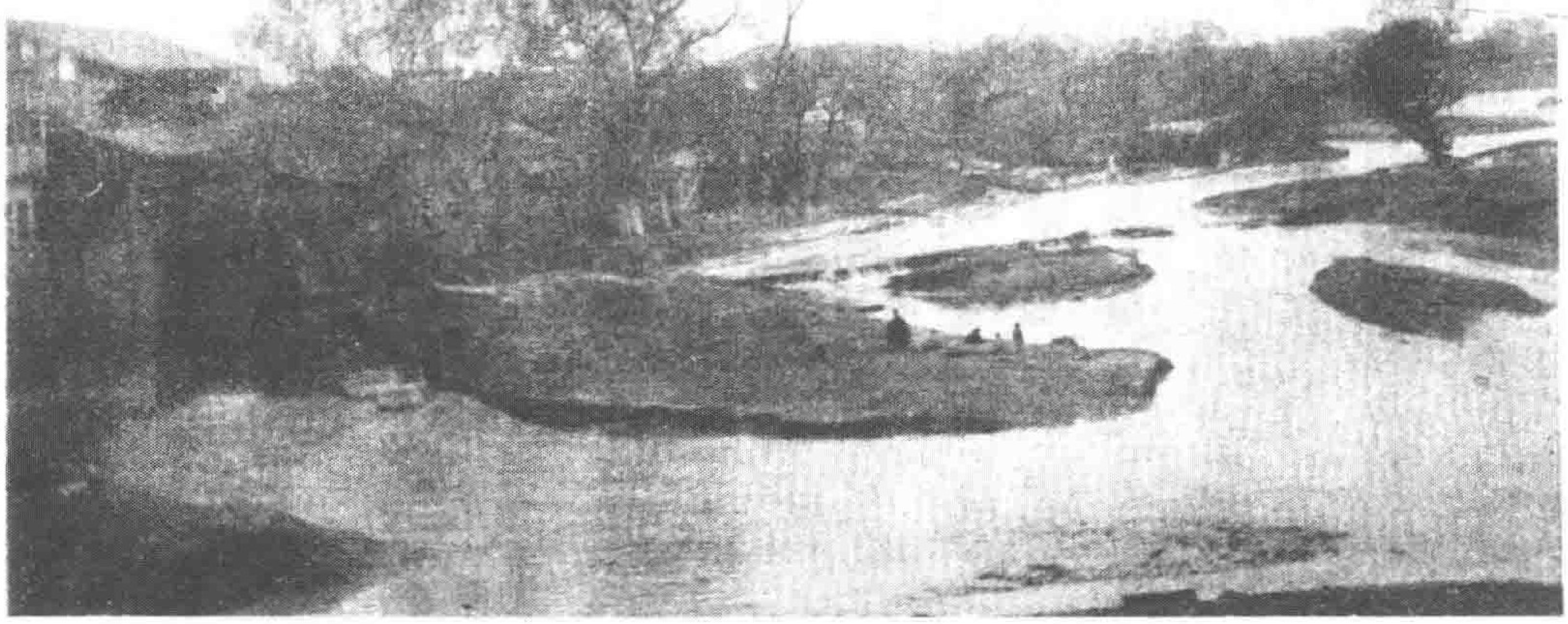
玉山冰溪浮橋

孔道，石級鱗次，虹挂蛇盤，隱現山側。壯夫老父負擔上下。與汽車之風馳而過進化之先後相距殆千百年而一矢之地同時並見殆眞所謂道並行而不背者乎？

二十八都，四面高山圍繞。南通浦城，北達仙霞。面積廣袤，地形平衍。溪流中貫，居宅櫛比，田野環之。設在平世，固一可自足之樂國。而以閩浙交通必經，商賈行旅所憩，資貨供給，亦不虞其匱乏。今則亦以地僻山險，逼邇匪區。虛驚實禍，時聞遞見。然亦賴地當要道，防護較周，受禍未烈。汽車道成，交通益便，保障自易。二十八都之人民，其可少安乎？（予等至日亦有虛驚。翌日未聞有事，蓋未確耳。）

二十八都一面（由汽車站入市之正面）山頂，小石排比，成一長線，形象詭異。有一如舊式之方錫茶壺，壺嘴自壺底旁出直上，與方壺之體平行，及壺頂，再方折而向外。有一如圓木座之燭臺，下爲圓座，座之中央細石一條直上，如插燭之扦，又一石自山頂直上如錐。此三者觸目可名，餘不盡肖物形。統而言之，實類蘇州人之小擺設。亦云奇矣！

在江山聞近獲一赤匪首領，在二十八都梟示。至則見告示尚在。詢一老者，云其首在某某橋（忘其名）邊。至橋，不見其首，而橋則建築精整。此橋下流，橫溪而過者，皆板橋，惟此爲石


玉山冰溪之水壩及水碓

造。沿溪回汽車站，失道。折旋返行，乃達。站爲一臨時處所，在裏街。原站之在公路盡處者，一夜焚去，然亦莫得縱火確證也。

站長設茶點款待甚殷，並同行回江山。險路重經，悸慄稍減。然天色近暮，已聞虛驚，而車行上坡喘急難前。設或「拋錨」前距江山尚百餘里，而去二十八都已三四十里（江山至二十八都一百四十里），則又感進退兩難。幸車力疾衝上峻坡，前行順利。行不遠，見荷鎗兵士五六人綁解一二十餘歲之短衣精壯少年步行向江山方面進發。車過一瞥，互相注目，各見所見，亦各不得其究竟。（虛驚之來，因於山中獲得一可疑之擔夫，訊得口供。其即此乎？未可知也。）過大塢後，看溪中急湍，轟雷噴雪，耳目皆快。至江山已黃昏。赴悅來飯館晚飯。（菜尚可，冷盤白切猪肝，細膩可口，云是江山名品。菜大小冷熱約十樣，益以九人之酒飯，價祗約三元也。）江山是晚有戲（在祠廟中）。飯畢往采風者數人，歸述地方風紀似未佳也。是夜仍宿之江旅舘。帳房徽人者，云彼前往二十八都，適匪至之夕，藏神座下得免云。

二、玉山

次早，乘火車赴玉山。昨往仙霞，行近景星；今赴玉山，乃從慶雲下過。山上有農校，房舍整齊。江山城外，尚施鐵絲網，往仙霞

一九—三二五

玉山兩路皆同。江山以西，土方倘鬆，車行遲緩。入玉山境，沿路小站，男女聚觀火車者，塡塞站路。浙境內婦女多已剪髮，贛境內均尙梳頭。其式頂髮斜掠向左，髻心插一褱金銀針。針頭作梅瓣形，大於銀角而小於銅元。同行荀君云，杭江路初通至鄭家塢一帶，鄉人有携香燭向機車禮拜者。此固無足怪也。

將至玉山站，見前面遠山勢甚高峻。問人云卽是懷玉。玉山市街在城外。近城一段曰三里街；向相反一面延長者曰七里街。自站到街，須過浮橋守衞盤查甚密。非有良民證者不得過。予等由玉山站長函證。經過片時之盤詰，乃通過浮橋而達市街。浮橋彼端盡處，一面沿溪築有土壁高如人胸，內有階級，可倚而擊槍，亦防禦工事也。玉山市街整齊，商業繁盛，遠勝於金華衢州，無論江山永康。街上見一中年婦偕一倩妝少女，共坐一獨輪車。人各一邊，正坐向前，緩行而過。小車車把之端揚起，異於江浙所見車亦較狹。又見少女數人，衣裝不甚大方，剪髮不髻。同行識者，以爲女閭（金衢一帶街上極少婦女，玉山則否。聞賣女口之風，至今未革。）肆攤見花豆。先於江上悅來館主人櫃上見此，形似紅豆而大，白皮紅斑，鮮麗可喜。詢名知爲花豆。問其用，曰煮食以代蓮子。同行有向購者，輙然以自用對。問何處可得，曰購自廣豐，蓋非本地產也。玉山肆中見此，同行購者數人，予先購價斤祇四百餘。旋過一肆，見所陳豆稍新潔，問價則斤須七百餘。告以所購之價。主人索觀，則嗤曰，此陳貨煑之不爛！又摘其中稍小灰白無花者，曰此老虎豆，食之頭痛，惡可食？遂復購少許。歸而試之。煑同時，陳者爛而新則未，且間有始終不爛者，因知其語殊未可盡信。惟老虎豆則已先剔去，固未敢嘗試，然亦無由知頭痛之說之信否也。至其味似尙不如扁豆，更不似蓮子。豈上江少荷蓮子名貴，遂以虎賁爲中郎乎？主人卽廣豐人。肆又有小笠極精細，亦廣豐製。以半元購其一，携歸懸壁爲飾也。入城守衞稍有詢問，卽放行。因已過浮橋，此不過復查性質，自無容其過嚴也。入城而街上頓見清靜。里許，至城隍廟。牆門上方，飾以縷空之陶磚。花紋聯接，製作頗精。折回轉入小巷，至張家花園。園今已區而爲二，分占巷之左右。其一外望見高樹周垣，以爲必有勝境。迨入則小屋數間，老圃所家，汚池一方，菜畦數畝而已。其對街大部有房舍者，今爲小學。內院堂前有白皮松二株，南中少見。堂左有所謂石船者，實則臨池一小亭，亭前甃石作船首形耳。亭中兩邊各有青石之大圈椅三張，乃一石雕成。其刻鏤之精細，視木製有過無不及。石極細潤，又如此巨材，選運皆不易。乃園曾駐兵，右面一排，椅背已爲椎斷；但仍絡以鐵絲，卽懸之椅後石欄，以示摧殘眞相！游客咨嗟，第未知桓桓之士，亦有動於中否耳？園前之右角有門。門外一箭之地，卽一碉堡。堡占地稍高，兩邊木栅，斜迤而下。殆卽所謂木城者乎？聞與碉堡皆爲防禦要具。

且復地即可移之而前。碉堡師前代之征金川，木城其師治捻之長圍乎？

出城在三里街之悅賓處午餐。樓爲新設旅館，兼授餐者。俯臨冰川，左爲長壩，右即浮橋。壩橫亙溪流，所以蓄直瀉之水，使於近岸隘口流出。於此置輪，以轉水碓。輪高如一間屋。同行有人往觀，云輪一轉間，可運碓舂六十餘下也。輪旁溪上，垂楊三五，新綠爽人。映水如畫。遠近洲岸，雜樹成林。連筏自上游來，越壩直下，勢如修蛇赴壑，瞬息即逝，極是暢觀！候餐甚久，賴此冰川款客，可以樂飢。聞玉山餐館，以鶴雲樓爲最。惟稍在上流，風景恐不及此。悅賓縱未甚清潔，屋宇猶新，軒窗明爽，故當勝耳。倘行李從客，邊防無警，吾於此不厭數日居也。

玉山不獨山水明秀，即居廬之建築，亦復優美可人。一平常之市房，常常高樓三四層。屋周近地數尺，則砌以紅色沙石。其上磚壁傅粉，左右相距每三尺許，則一塗黑色之直木界之。再上則以寬篾編織爲壁，本色不加髹染。上施紅瓦。色製皆美，令人瞻戀不能遽去。近浮橋路旁一新建貨棧，平屋三間耳。如置之公園內，不論南北中外，皆可使憩者喜悅；以賣茶點，必可使遊人接踵也。豈工匠亦得江山之助而自然美化乎？（近地產紅沙石。化而爲紅土，陶而爲紅瓦。江山，衢州房屋，亦有用紅瓦者。惟視玉山則以次遞減。衢州別牆頭砌瓦，有僅用紅瓦兩層舖於黑瓦底面，如鑲嵌者。其色亦不如玉山之深而美觀也。）

玉山買香蕈，每斤一元六角。肆云來自浦城。於二十八都未見大店。於彼買之，或更廉乎？街上見挑簍包作長筒形者，大小如茶碗口，長尺餘。詢之，鹽也。玉山食鹽電料等皆公賣，各設有專局，皆於三里街見之。以時宴，不及遊所謂七里街者。重渡浮橋，登車開行。是晚止衢州宿。

三、衢州

衢州城垣，街道，房屋，均甚修整。會館，祠廟及人家石庫門，尤高大。視杭地常式加半以上者，比比也。寓鈔庫前鉅章旅館。主人汪鉅章，邑之聞人，年六十餘。中歲時曾與杭辛齋，許行彬輩在杭州辦報。能指畫，其所作漁父一小幅，尤妙。所懸石刻拓片數種，鈞精舊。或得之邑人張氏也。（張即刻金石聚者，聞其家頃惟書板尚存。）汪氏曾辦快船公司。杭江路通，即將其住宅營旅館。待客甚周，茶房訓練亦好。房屋被舖，均甚清潔。雖距車站稍遠，然地點適在城中，往衢者假寓於此，定感安便也。晚在妓船會食，即所謂江山船者也。菜不甚佳，聲色均無足觀聽，頗見異俗，略廣見聞而已。船製；第一艙，以其寬三之一作進路，三之二爲一臥室，主妓名「招牌主」者居焉。第二艙爲客座。兩邊有橫長之窗，可啓。船兩壁至頂，均幔以板，圓折一如蓬

形。板上再覆以巨篷，天雨不虞滲漏。第三艙為臥室，他妓所居。兩榻相向，中為入第四艙之通路。第四艙如第三艙，則船主及婦所謂「駕長」「駕長娘」所居者。第五艙空，其前約三之一，而崇其後之三之二為一大木坑，坑上即事烹飪之所。坑下中間有竇，內為幼雅臥處。再後大約即篙工等所居。有板壁隔斷，不能見也。船泊港岸，僅十六艘。各船間有互助合作之表見一端，即此船之妓，應召至他船侑觴，均不取資，彼此皆同也。船主人女例為「招牌主」，餘妓大都自幼買來。小時服役如婢，長則佐操妓業。其船主有數女者，則長幼以次為主妓焉。一席之費十二元，連賞賚給以十八元。終席已近十一時，頗感怠倦耳。

四月二日，乘轎往爛柯山。山在城東南二十五里，途中前望，高山橫亙，連峯如鋸齒，則草鞋嶺諸山（隣處州）也。城外溪流，清淺而湍急。船筏啣接不斷，來則順流疾駛，去則逆流負牽，且以篙在岸推之而行。在江山回程車上，遇路局車務主任曾君，乃伴周覽，會作家同行者，云近衢十里溪水中，為住血蟲病菌繁殖之所，水雖清，不可觸也！經烏溪，溪甚廣，近處寂無人居。兩岸皆碎石灘，中流清澈，舟而渡。遠聞灘聲，望下游有長壩橫亙，水越壩下，聲若長風過樹杪，喧而彌靜。衢州風景，惟此足欣賞。渡溪曲折行小徑，未久見小山平迤，開銜洞穴。再折而至寺門。荒庭古殿，旁有客室。小憩進餐，由寺旁小門出，繞向寺後。低低小隴，縈其三面。從左側上坡，即至石梁。山為粗鬆之礫岩，間夾有紅沙岩，層級分明。中層石性較為鬆軟，風嚌水沁，剝落穿透，上層如蓋，亦遂如橫亙之梁矣。前後望未見異景，梁側有石級可上，以覩所謂一線天者。路仄難行，予未上。蓋梁之上尚有橫長石罅（於下仰觀可見），此罅僅透一線，外望微茫有光，乃平視見天，非仰矚也。罅口即在梁邊，如兩唇微啓，人在下唇上過，均匍匐而行，不能直立。如此繞登山頂，折向正對寺後一山而下。所謂爛柯石梁之勝，如是而已。

歸途見迎面遠山，與前見之草鞋嶺高相埒，而廣亞之，大約是小九華山。與柯山方向正相對。近城見城中低阜，邊逼城垣，一頭為天主堂，一頭為中學校。阜長而平，高出城堙，足以登望勝地也。公園即在阜之近市一面。將入城而雨降。抵旅館，由汪君片介往孔博士第瞻孔子及夫人楷木像，相傳即子貢所刻，宋南渡時孔氏裔孫携來衢州，保存至今者也。像在孔氏居室之西樓上。案置小几，几上擱一普通玻璃門之木龕，像在其中。龕大於几者數倍，人行樓板搖動，則龕顛簸欲墜，扶而觀焉。像甚古，不似所見攝影之拙陋。其確為周物否，固不敢斷言，非唐以後製作，則無疑也。孔子手中之圭及右耳，為後來所配，木質刻工懸絕，似以不配為佳。孔氏府第甚大，其東偏設一醫院，西為主宅，中為家廟。正殿有孔子及宋代演聖公塑像。兩廡

諸像皆精，孔子像則與木像大異，總嫌不稱其人格。非常之人，固非庸工所能貌乎？博士第對面卽公園。於彼晚餐。上江菜味，用鹽較重，籑豐値廉。幾有油炸花生，甘脆絕勝，非杭滬所得嘗也。飯畢上車赴金華，止宿法院街之日新旅館。館設未久，整潔淸靜可居。久聞金華旅館不佳，得此過望矣。

四、方巖，五峯，靈巖。

路局原定仙霞一組游程爲四日。予等往玉山，出游程外。迨二日晚回至金華，限已屆滿，而楊沈二君及予，尙擬藉便游永康之方巖。姜君亦願同往。遂請荀君轉商同車之曾主任，將歸期展長。至五日晚車止。荀君卽於是晚夜車回江邊。餘人則留金華一宿，於次日早車返杭。予等四人，於三日早九時，出八詠門，度浮橋，至金武永汽車站趁車赴永。金永相距百二十里，車行一小時又三刻到。下車則茶寮婦女，紛來邀客。見有手提小件行李者，卽爭來接取。同行一人，竟爲一中年婦及一少女之爭奪品。我輩徒手者，惟瞻望其馬首。大似西遊記中唐僧一行，惟無孫師兄製棒耳。結果勝利屬於少女，以婦肆爲一茅舍，女肆則雙間瓦房也。肆中有方巖宿店程仁昌接客之夥在。方巖車轎皆通。轎每乘來回二元四角，黃包車一元八角。初以坐車可四面縱望，勝於轎之閉置圍內，遂僱車。祇三輛，以轎一乘足之。先略觀市街，未及入城。永康餠肆頗多，烙薄餠極佳，尙勝於北平。有蔗粗如鳳尾竹，曰糖蔗。同行楊君，治農學，曰是學名曰竹蔗，誠副其實也。肆鬻永嘉柑，佳而且廉，俗號溫柑，甘多於苦，斤祇一角餘。又見擔賣麻餈，大徑三寸餘，潔白如綿。烤熱剖之，實以砂糖，立成溶液。乘熱食之甚美。予盡其三。歸時再覓之，天雨未見，殊悵悵也。

自永康至方巖，五十里。距永康五里，路分；右至靈巖，左至方巖。惟至方巖之路。可通車，遂先往方巖。沿途所經均平地，惟有一二坦坡及將到處一小嶺。途中過一小村，茶肆女子邀客如車站。過芝英，乃一大鎭。車轎小憩，與肆中老翁閒談，知居民皆應姓。有二千家。距鎭十里及距方巖五里之某某二處，均非善地，蓋有色彩而營綁架者。自廢曆二月後有軍隊來駐，始斂迹。永康村鎭間，家家皆貼春聯。見貼「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新。」「皇恩春浩蕩，文治日光華，」者各一處；作時代新語者，亦一處；可知寫貼者均未必知聯語之命意也。永康少水。樹多松，楓（黑皮者尤多，）樟及一種似桂之灌木。金永之俗，清明節製粉團，染紅綠色，曰清明粿。卽以此木之葉襯而蒸之。木葉光而平厚，長約寸，寬得長三之二。白花密綴葉間如桂，白鬚上著黃蘂，大可二分許，甚香。平地山上，繁植殆遍。時近清明，人家多掃墓，皆燃爆竹。簡單者但放雙響，講究者幷添鞭爆。掃過之墓，墳樹挂紙錢；亦有以塊壓紅紙一方者，不知其意。墳上多有種紫荊一棵者，紫花細密，披拂墳上，亦殊觀也。

未至方巖數里間，道右一山，頂上數石矗起，車夫云是公婆山。指其中如人直坐，側首左顧者，曰公；其右後倚而面正向前者爲婆；又指其左似席地向中石匍伏者，爲子婦。幷有云云，其取意可笑，而形則頗似。公婆山相對之遠山，頂數石駢到。問車夫，云東陽之五指山也。至方巖，比屋皆寓香客之店，皆程其姓而以昌爲第三字（例外者僅有。）經若干家，始至仁昌。未至之頃，見其屋後正對山巖，樓上窗檽一帶作淺綠色，頗可喜。至則見房爲三層，其臨街者乃第二層，下層則尙在其下。樓上下皆四面可環行，前後兩進相接，中各爲一天井。予等卽寓前進正房靠左一間。一室四舖，左右各二。雙門中啓，對門爲一小窗，望見後樓。窗下置小方桌一，木凳數具。兩牀木架相連，臥時一人轉仄，他牀亦動，眞所謂連牀者也。牀各置藁席如例。同人未帶舖蓋者，向主人索被，亦有之。予以自携臥具，亦遂不究其潔否。要之，客來客去，均用此被，則無疑也。

予等至，卽索食，以非食時，移時始辦。六七簋，皆葷肴，肉，雞，海味俱備，而味不甚可口。食畢，卽令店夥一人導以上山。經一新建樓房，結構簡單而精，惜其不供客耳。到山，石級密比，盤旋而上。將至頂，兩巨石對起如闕，中間石級尤峻密，俗呼天門。過天門，又得平地。蓋山爲砂巖平疊而成，故壁盡削，頂皆平也。自仁昌外面起直至山脚，過天門後直至廟，相比者，皆店也。亦有所謂「房頭」者介於其間，惟所經僅天門內一處耳。廟祀宋初循吏永康人吳則，規模不甚大。前後殿均塑有赬面黑髯神像。導者曰，前殿爲王三相公，胡公之母舅也。廟祝（一老者，在山四十餘年矣。）正之曰，皆胡公之像；王三相公，別在前殿左邊。（爲白面老者，貌頗兇惡，不若胡公之老實。）因憶近人游記云，一像疑爲賽會出巡之用，復以質廟祝。曰，出會只用牌位。（像重大，山石級峻，不能舁而上下也。）設兩像者，廟香火盛時，人相擠無隙地，而大都皆求籤語，麕聚像前。兩像所以分其勢，且免求者之向隅，而省其候次之時也。祝語頗有理致，語音亦普通可解。此次所經各地，玉山衢州，均用普通語，全無隔閡。金華城中，普通語可通行。江山永康，則方言殊特，非譯不通。方巖一遊，廟祝及仁昌之少主，語全明白可曉。導游之夥，芝英老人，遞次焉。而山巖，樹木，村落之名，以詢車夫，則所答都半不可曉！最爲憾事。惟在方巖，則紹興語人人能解。蓋紹興人爲方巖香客大宗，最爲店廟崇奉，其語亦幾爲方巖之官話矣。（方巖香市最盛爲八月，來者以近地人爲多。紹興人則多以五月至。此外奇零，逐日皆有。予等去時見有歸者而歸時又見去者，可證也。）

廟後進卽建一石洞中，砂巖之洞，成因皆如爛柯。此行所見，其穿透者，大則爲靈巖（詳後，）小則爲柯山。未穿透者，峆岈如屋，大則爲五峯書院；其左一洞，方巖天門下一洞及廟之後殿，以次而殺。其

他尤小者，分嵌巖壁間，更不計若干處。（靈巖對面之山，石壁橫嵌扁長之小洞二，如目其下中間又一洞，較大，如口且得伏虎之名焉。）廟前右側一門，可繞至再上一頂。以尙須往五峯書院，且對面之山頂已望見，可概其餘，遂未往。翌日自靈巖歸，復見此山頂上房舍，則亦如至焉。大都此地砂巖皆平疊而上，四面垂直如壁，不生草木，而頂則平坦有土，草木得以生長。大似囊滿俗薙髮之狀，顱之四周皆無髮，惟顱頂乃有髮耳。

出廟由原路下，在上來之路相對一面下山，卽見巨巖對起，分峙眼底。巖罅平地，白牆一帶，隱一小庵。路右有巖疊起，卽方巖之後面。蓋此山惟前後兩路可通，餘皆削壁直上，草樹不生，攀援無術也。下山經庵外路口，聞庵右兩巖相值處（如縱橫兩牆之縫中當有路，）鑿石琤琤之聲。不暇留，急趨一小路，折而入，越一溪，已見山峯自平地矗起，如短粗之圓柱而微銳其頂者，三數。再進而五峯畢見，形象大小略彷彿，似在道左者三而在右者二。左右相接之處，又兩峯相切，中僅餘一縫也。自進路之第一峯下前進，皆松林。永康固多松，但來時路上所見，皆童栽。此則不啻四五丈。兩山之間，地狹多陰。松取光向上，樹又密栽，以此松雖高而皆瘦。然其姿韵，固萬萬非竹林比。路右第一峯下，有石崖哆張如口，內設一廟。入而卽出。趨前一峯下。傍石壁行。聞水聲似巨點自高灑下。於暮色中仰視，見瀑水散濺如半寸許巨珠，自崖頂斜墜向外。人行崖側，適在飛點曲線之內，故得身無沾濕。過此散珠之崖，卽五峯書院。院建石洞中。洞亦爲巖層蝕去而成。高可建三層之樓，廣如橫連廳事四五，深亦視廳事有加。洞前俯溪流，其右則與對面一峯相接。兩壁相切，僅乃有隙。又若巨靈操摩天之刃，將一山中劈爲二，自頂至踵，一痕直剖。此中水聲大於散珠之崖。同行二人攜電炬而入，云水亦自崖頂下。崖下一洞，形如並置兩碗，碗間之隙，水自兩碗口相接處散墜而下。人可轉入水後，見水從面前下墜也。據云其上山頂有潭，其水之源乎？時已昏黑，急循原路回，約半，再取他道，越澗行。澗乃行石罅中，潺潺有聲，又非復曩時所徑溪水形也。略上坡，店主已遣夥持燈來迎。至店晚飯。肴豐於下午之咄嗟餐，具隻雞焉。有酒二色，五加皮，白玫瑰也。予等皆不飲，略嘗拚去。

予等到方巖之感想，覺因向來歷史關係，店家皆以香客爲對像。至純粹之游客，則似近始偶見。聞公路將築至近五峯之半處，而仁昌亦將於彼處建新屋。如專爲旅客計，則善矣。又店中晚間，均有歌姬賣唱。金華食肆中亦然。大約此間風俗如此。然頗覺與淸游不稱。聞香市盛時，歌姬有自蘭溪至者，不僅就地取材於永康也。

將息時，有修路機關來捐錢者。聞爲縣府主持。燈籠一具，直入臥室，滔滔其說。築路之費，自以向廟店收一特種捐爲較宜。將來若有

新式旅舘，亦可於旅舘房金內附收若干。既助經費，亦予游人以清靜也。

四日早，由方巖乘轎往靈巖。相距十里。靈巖者，一巖圓頂，自平地突起。自巖脚上可半，爲寺。寺卽構巖洞中。僧以牆界洞中爲一甬道，長可五六十步。洞前後穿透。後有平地，其右建新樓三層，下爲客座之屬；中爲臥室，室數牀，牀設一藁一席如他處；上層供觀音塑像，工未竣，惟面已傅粉，相端麗。此間塑匠藝頗精。同寺殿上之小軀羅漢，貌相平易而精神活潑，極可賞也。

殿與樓斜對，與甬道祗隔一牆。殿後向，故出甬道後端，卽在殿右也。殿後有一石室。其前亦有平地，建一小樓，俯瞰山下。蓋洞甚大，僧界其中一條爲通路；其右則後半爲殿，前半爲石室；其左亦有房舍，辨其後爲廚房，其前大約卽僧居。約略計之，洞之廣當微劣於其深。最妙者，洞前後均有平地，可建室廬。爛柯視此，雲仍之貧乏者耳。故靈巖必須到，而爛柯可委之株守之殘僧，不必迂道過問也。殿左一小門，門外隙地丈許，前臨深壑，後倚絕壁，石色正黑，仰視極目，無點苔黴潤，醜惡使人厭看。再左懸橋一道。過橋石級旋折而下，則後山之路也。

寺僧欵以點食。殿上聯扁書字，均整楚可觀。嘗見諸暨鄉間祠扁，書體均精好。從未見有名山古刹，爲惡書點汚，知杭州近日之甚者也。殿上懸「靈巖」二字橫扁，字老健。視款爲吳廷康。吳，皖人；洪羊後仕杭爲佐貳。杭西湖及衆安橋岳廟，爲其督修。父老云吳自稱爲牛皋後身，故於岳祠致力特勤云。予幼時杭州吳之書跡甚多，大都模漢銅器文。款字例作行書，不甚精雅。頗訝扁書之遒勁。僧乃告以吳曾知永康縣事，卸任後卽在靈巖爲僧。其石刻遺像，尙嵌殿後石室壁上。因復往觀。貌肥，鬚髮皆去，一端然萬慮都淨之僧像也。而石上尙題吳公像。僧又示室中所祀婺先賢牌位一。前刻宋濂名，後刻宋遊靈巖七律一首，行楷書，亦吳筆。老到自然，庶幾能品。又亦一古篆板對。篆書雖視前見爲老到，然結體仍未能免俗。款字則與牌扁同工也。

因當日原擬再往蘭溪，卽乘轎回方巖，易車回永。四人一宿，酬以五元，其五之一爲下賞。靈巖轎値，每乘十角，聞至少爲八角也。後之游方巖者，宜以轎而勿車。蓋坐轎卽轎由靈巖回永康，不必再回方巖。固已省時，且歸途另走一路，路上亦有可觀。（仁昌少主云，路上須過山，有十餘里無人居。）今以多數乘車，又不便以乘轎一人獨行此路，遂失此機會。

歸途天雨，蘭溪之行作罷。晚仍宿日新。中夜迅雷暴雨。次早，乘車返江邊。至站時，順路看金華大橋。橋脚高如半間屋，級而登。橋面砥平，有洞十三，偉製也。是日仍雨終日。迨至江邊，則雨住而奇冷。姜君

在金華車站握別楊沈二君，直至三郎廟分手。

五、雜述

此次途中所見景物，尚有足述者。去程自蕭山至諸暨，一路桃李盛開，李花尤多百餘里間連接不斷。自諸暨至鄭家塢，則梨花爲多。李花則長條壓雪，梨花則高樹垂雲。時綴斷片紅霞，則穠桃吐艷也。半日之久，如行花市。此後途中，時於屋角溪邊，見野桃含笑，遙媚行人。由金華至永康，首途未久，卽見桃林一片，延亙數里。惟已非極盛，照目紅雲，半爲絳蒂矣。至金華，則見北山橫界天際，峯巒隱約杳靄中。雙龍舊游，回首三載，更探內洞，試上盤泉。當俟烏桕紅時。至冰壺之垂綆而下，或非朽質所勝。過湯溪，於嵐靄中見奇峯成簇，卽九峯山也。龍游之觀音閣，適因佛像開光，舉行盛會，兩次夜過，均遙見燦亮之電燈鈎勒出一三層傑閣。歸途過鄭家塢，積雨未晴，遠近諸山，懸泉百道；或層遞下瀉，或曲折奔趨。石黟如墨，瀑泉則瑩如水精。動靜相形，乃成奇趣。歸途得此，幾可壓卷。積倦爲之頓釋。昔過鄭家塢，有句云「深潭峭壁摩車過，爭耐游人不得留！」此度重來，景尤奇絕，而不得留如故。能無悵惜？更北則見去時桃李，雨打風吹，青葉漸布，繁花已殺。曾幾何時，春已老乎？

此游又有小可致惜者故事：一至江山，到遲行早，竟未及一覽江景；二至二十八都，以商車價啓行較遲，不及再前至浦城中途高處，一望閩境；三，玉山以迫於回車不得多留；四，至方巖未坐轎，至因時促未至方巖最高頂，其至五峯書院，亦以暮不及遍覽；亦屬美中不足。又予體氣疲苶，乏濟勝具，登峯造極，窮幽極深，均所未能。嘗詠東坡「足力竭時山更好」之句，而慨然以爲世間無可奈何之一事！然世間此類正多，亦祇有以止足自解也已。

金華蘭溪遊記

李玉如

金華蘭溪之山水，富麗雄偉，殊非杭蘇可比。七里瀧之幽靜，且有浙南巫峽之稱，洞源橫山北山之勝，尤覺靈秀奇偉，余震於其名久矣。屢擬往遊，苦無機會。今春滬上友聲旅行團發起金華蘭溪之遊，適值外國清明之假，余乃欣然參加，以償宿願，茲錄一二，以供同好。

三月廿九日下午，由滬乘六時中國旅行社專車赴杭，至十時二十分抵南星橋，當晚宿於鶴鳴旅館。

卅日晨八時半渡錢塘江，至杭江鐵路之起點江邊站搭車，該路車輛路軌，均較京滬線略小，然設備殊清潔，雖三等客車亦然。車九時半起程，沿途羣山環抱，奇峯突起，風景之佳，最能引人入勝，雖長途跋涉，殊不覺苦，所恐者惟乾片之不敷用耳。四時三刻抵金華，安置行裝後，遊城廂各區，參觀縣立中學等，過萬佛搭，搭爲金華古跡，然時已六句鐘，陰暗殊甚，幸鏡箱極佳，得留鴻爪，晚宿第一旅舍。



北山山溪

北山石橋



北山距金華二十餘里，余儕一行五十餘人，於晨四時半羣集車站，每人手持一袋，內儲麵包牛油火腿等，蓋今日遊程，咸爲山路，沿途並無店肆可爲余輩果腹也。約四小時抵北山脚，略事休息，卽循路而上，又里許，漸聞水聲潺潺，則山溪之激流也。溪由高而下，溪底


北山歷萬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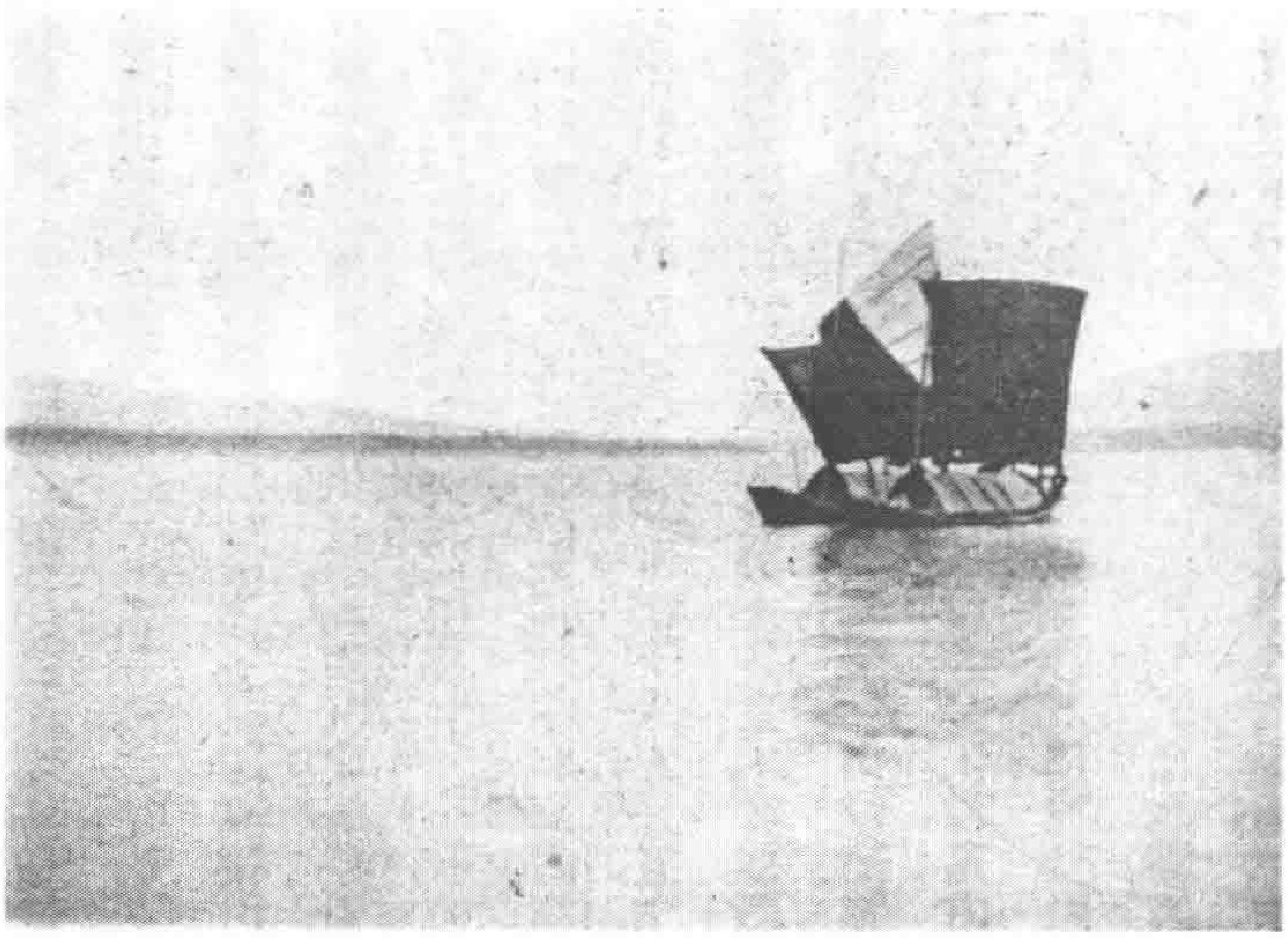
山民依溪築屋，引水舂米，是亦善於利用物力也。吾等再上行，則溪流愈急，湍聲澎湃，響震山谷。時正萬綠初萌，青翠可愛，不啻世外桃源，樂而忘憂矣。時步行已四小時，二腿疲乏，氣喘汗流，乃略事休息，席地圍坐，出乾糧果腹。叩輿夫云，再五里至歷萬亭，又五里方可抵雙龍洞；洞固余儕之目標也，乃鼓勇續登。同行有律師張天蔭夫人，步履絕健，屢出人前，殊不亞鬚眉也。約半時，抵歷萬亭，亭傍溪而築，亂石縱橫，深可沒脛，淺僅盈尺，曲折蜿蜒，殆與杭之九溪十八澗同，然雄偉實逾萬倍。沿溪疊石爲橋，橋爲環形，一二孔不等，年代雖久，而形式美麗，建築堅固，實爲難得。鬆漆鮮明，又就而休息，得攝數影。再行，又半時，則雙龍洞在望矣。洞絕廣，可容千人，洞底有山泉依溝流出，溝口有多人環圍，詢之乃悉尚有內洞，深幽廣闊，不亞外洞。山民以特製之木船，令遊客坦臥船中，洞內一人以繚引船入，船與山石相距二三寸，稍不留意，則石觸及面矣。內洞燃汽油燈三，然終不甚亮，且濡滑殊甚，余滑跌有三次之多。洞內多石鐘石乳，或類蒼龍，或狀鷹爪，咸出神工鬼斧，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出洞再上，至冰壺洞，狀極深險，須用粗繚垂下，同行中趙君煥章，奮臂先入，歷二十餘分鐘，始出。據云：洞內濘滑幽暗，惟聞水聲淙淙耳。余儕再鼓餘勇，往探

金華北山雲景



朝眞洞，朝眞離冰壺約三里許，山路崎嶇，且無石級可登。至是同遊者，惟十餘人耳，餘皆知難而退。行者咸俯伏徐行，手攀樹石以節足力，至是乃妙趣橫生，詼諧百出。同行中張天蔭君尤笑語迭作，快人朵頤，足解跋涉之苦，殆東方朔之流歟。

抵朝眞時已逾中午，是洞入口處極大，洞內則岐道甚多，余持光線極强之手電筒探索而前，則惟深幽之山洞耳，初無所奇，殆返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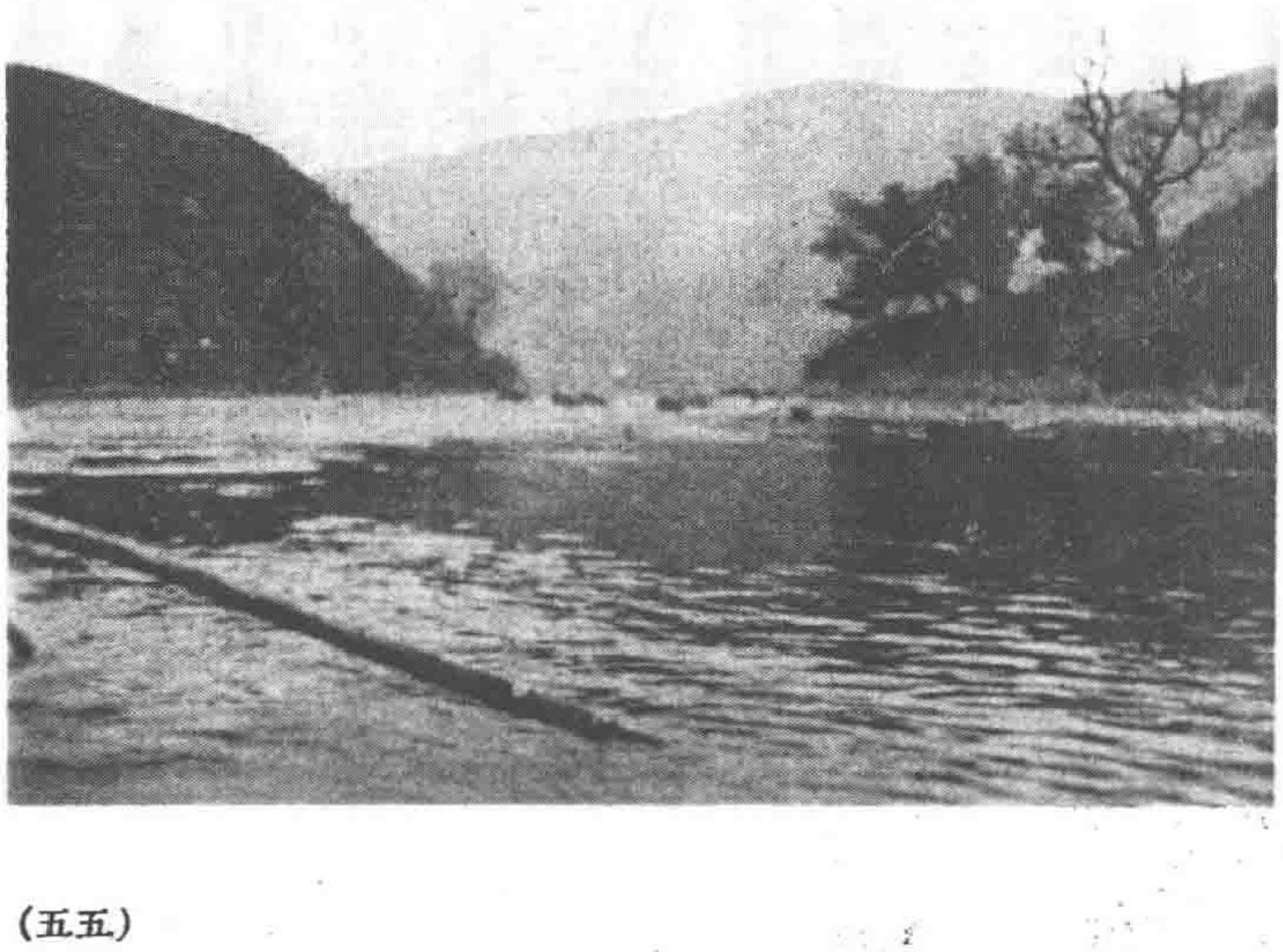


富春江中之帆船

而視，突見另現一洞，兩旁石壁，高可千仞，寬僅三五尺，蜿蜒曲折，深不可測，其下則泉聲琤琮，水可沒頂，得此勝境，亟爲未登諸君惜，余等幾流連忘返，然終不能終老是鄉，悵然與山靈作別。歸途步行至竹馬館車站，搭五時車赴蘭溪。該站距北山約二十餘里，步行須三小時之久，然余儕之雙足已工作達十小時之久，且沿途咸係崎嶇山道，足趾盡裂，疲苦萬狀，至斯已甚，大有行不得也哥哥之歎！至站已過五時，列車開出已十餘分鐘矣，幸得該站長極力設法電囑蘭溪站放專車來接，乃得於六時餘安抵蘭溪，當晚宿交通旅店。

四月一日，本擬遊蘭溪之洞源山，山以多洞得名，余以昨日之遊，左足傷筋，勢難再事跋涉，乃留爲城廂內外之觀光，至今回憶，殊引爲惜！午刻洞源遊侶歸，談及該山

盧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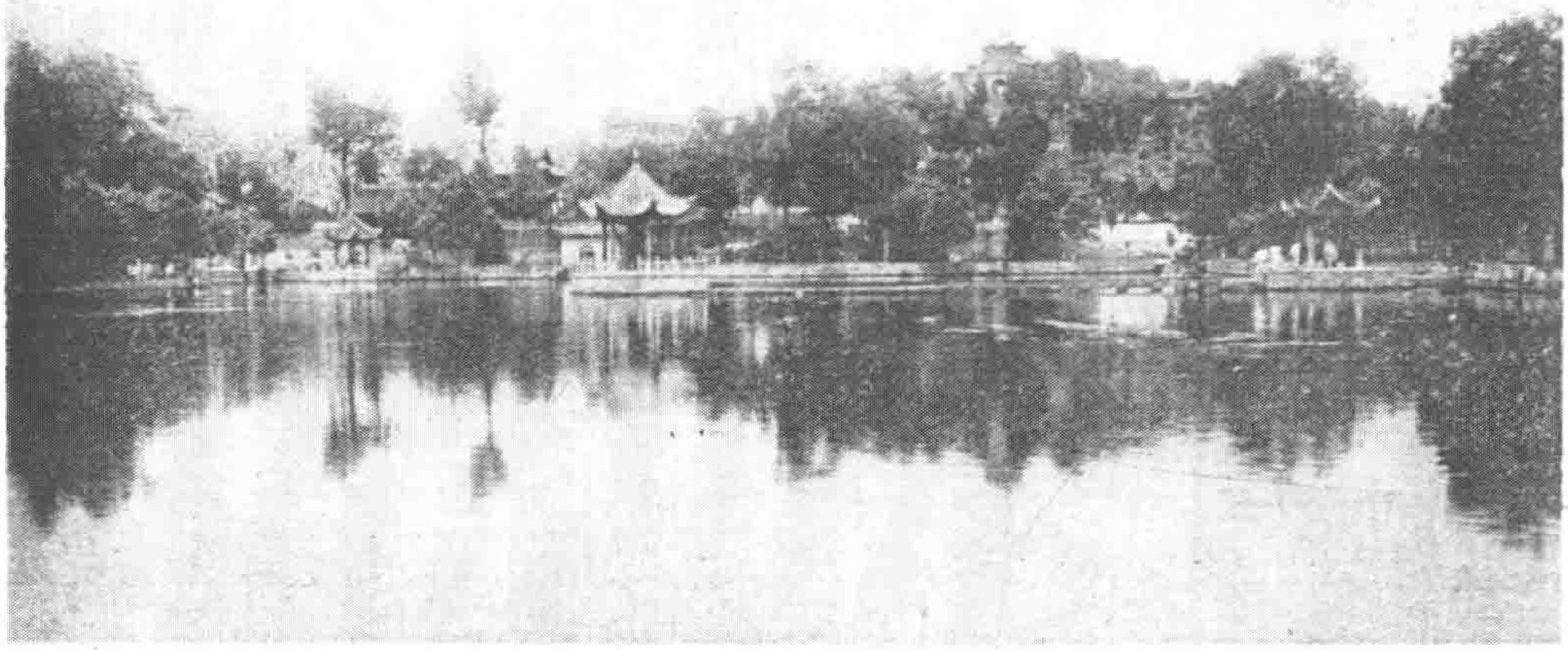
諸洞之奇幻，繪聲繪色極說法之能事，益令留城者惋惜不置。下午作橫山之遊，自義渡口雇二舟載吾儕渡江，約二十分鐘即達。山不甚高，且平、坦石級，攀登頗易，踞高一望，四圍崇山峻嶺，蘭溪江則如白練一匹，橫陳足下，歸帆三五，點綴其間。遙望對江佛寺塔垣，歷歷可數，至斯則余之鏡箱，又開始攝製矣。

六時返城，亟進晚餐。七時吾儕須乘船由蘭溪江逆流而上，因宿舟中。船二，爲舊式航船，每艘可宿十八人，以五十餘人而分配二船，擁擠殊甚。船行時左激右盪，令人昏暈，咸擁被而臥。翌晨四時，船震盪益甚，且人聲嘈雜，擾人淸夢，蓋船已由汽船拖帶，據云已至七里瀧口。乃至船首觀望，時曉色未展，晨星依稀，東方微白，寒氣襲人肌膚，幾難久立，然勝景不常，棄之可惜，乃携被坐船首。時舟已入瀧，前後左右，羣山圍峙，上視則蔚藍之天，曉色微露，俯瞰則江水盪漾，爲紅日反射，而五彩紛呈，山屏水鏡，此之謂歟！七時至嚴子陵先生釣臺，捨舟登山，山脚有先生之紀念祠，漏屋敗壁，坍毀殆盡。山道則荊棘遍地，亂草叢生，釣台離水平線約百丈，嚴先生居高垂釣，是誠緣木求魚矣。臺分東西中三，處西者爲先生釣台，餘則後人築以紀念之也。同人中有携爆竹者，引火以燃，轟然一聲，響遏雲霄，隔一二分鐘，則回聲四應，有繞樑三日之概。是時張天蔭君提議作對江盧茨之遊，衆咸欣從。盧茨距嚴子陵釣臺約五里，居民多以捕魚爲業，風景之佳，當推四日遊程中之冠。惜天晦欲雨，不利攝影，登岸行二里，見一木橋，架溪而築，長約八丈，下則溪水湍流甚急，水聲鳥語，相映成趣。山中以竹筏爲交通利器，蓋溪水闊而淺，且山石散佈溪底，駛舟其上，必遭不幸，惟竹筏則吃水不深，不虞破裂也。余與二伴邀鄉民撐駛，乘竹筏沿溪而下，筏駛甚速，約十分鐘已抵江口，乃返舟進早餐，余自起身迄今，已逾五時，固未嘗進食也。至九時半，乃鼓輪前進，時船已漸漸出瀧，江面頓闊，而山亦漸遠矣。十一時許，抵桐廬進膳，飯後易杭桐班小輪，沿富春江經錢塘江返杭之閘口，時正四句又半。在杭略事勾留，乘當晚七時半中國旅行社專車返滬。

浙江興業銀行儲蓄部
各種儲蓄
活期儲蓄 特別儲蓄 零存整付 整存整付 整存零付 整存付息 特別零存整付 特別整存整付 禮券
總行 上海北京路
分行 漢口 杭州 天津 北平 南京 鄭州

治癆聖藥
肺形草
主治
多年肺癆 新久咳嗆 吐血咯血 潮熱盜汗
每盒兩元 每打廿元
詳細說明書函索即奉
上海石路新普慶里 天濟醫室發行
謹防假冒

一九—三三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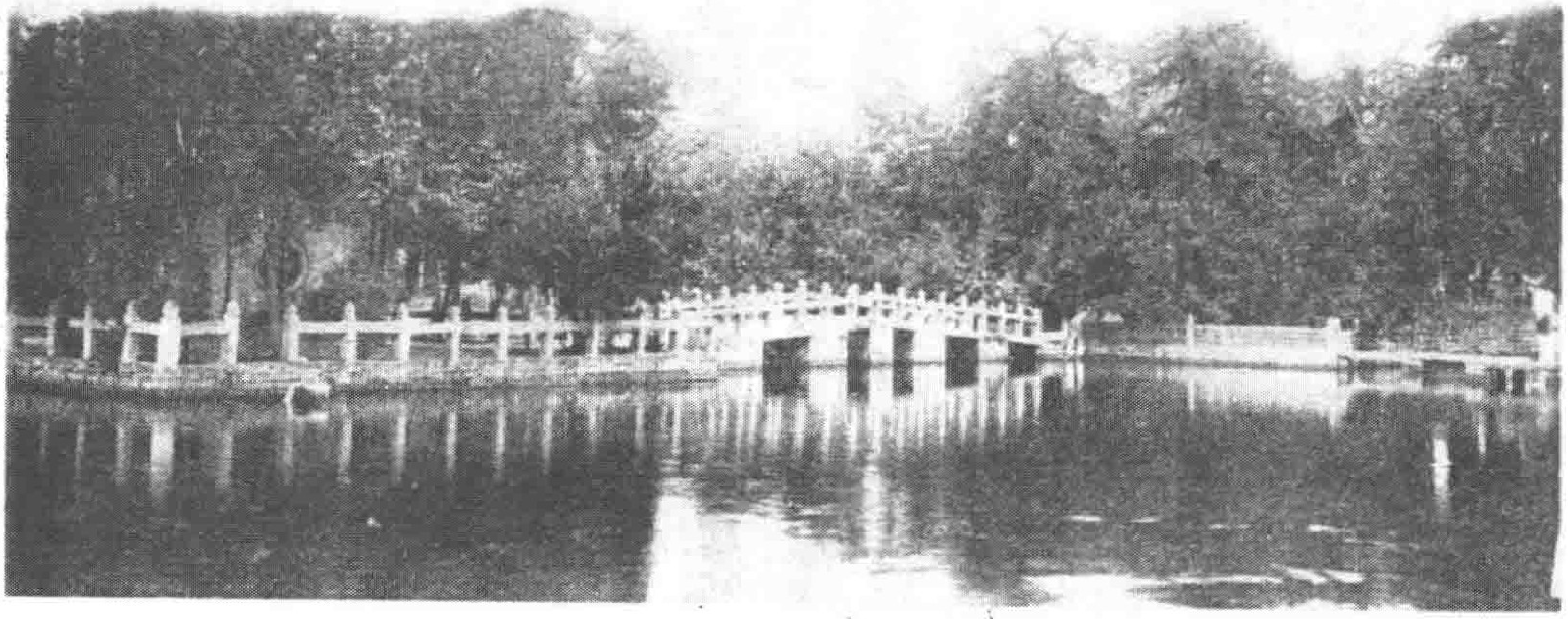
百泉景色之一

百泉記畧

張彭新

八月十六日下午，由汴乘下午三點卅分汴洛快車至鄭州，是晚宿鄭社招待所。翌晨七時四十五分，乘平漢慢車至新鄉，十點四十八分到達；旋僱人力車代步直詣百泉，路長約四十五里，車價七角，費時三點半鐘。經馬方常屯，夏峯，三里屯，進輝縣南關，出西關，梅溪，而抵百泉。經過路程，鄉人稱之曰「小道；」路面狹窄，風景絕佳；澄清泉水，滿樹梨花，翠綠農田，倍增春色。時已日薄崦嵫，過訪農林局樂局長未遇；尋至百泉公園管理處晤紀史兩君，略談此來任務，越宿，晨起飽覽全景，詠前人詩有「蘇門風景勝西湖」句，至此益足徵信。按百泉，一名珍珠泉，一名搠刀泉，泉出蘇門山下，即衞河之源也。中有三大泉，或傳爲海眼，滙爲巨波，廣數頃，淵涵澄澈，荇藻交橫，水光山色，互相掩映，洵中土之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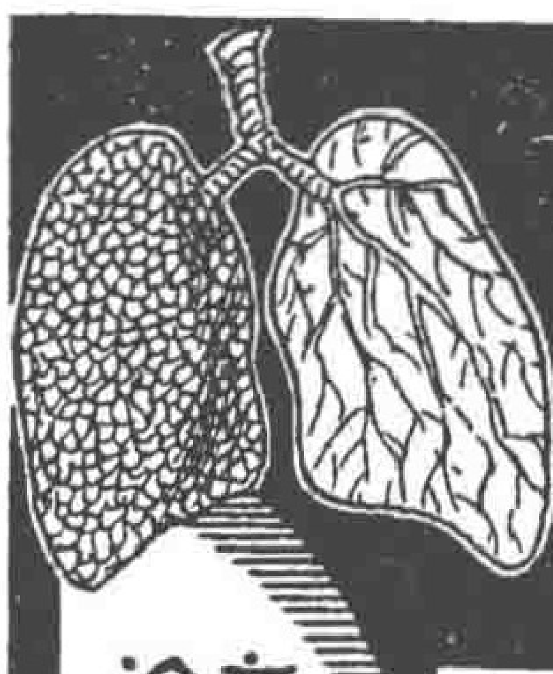
百泉景色之二



一九—三三九

觀也。蘇門山一名蘇嶺，一名百門山，山下卽百泉。晉孫登隱此，號蘇門先生。宋邵康節卜隱山下，覃思學易，今安樂窩尤存。山上有至聖廟及衞源廟諸祠宇，俯臨淸流，金碧煥映；元記：「山水明秀，甲於天下，」蓋此謂也。湧金亭在靈源亭左，泉水湧出，日映如金。靈源亭在衞源廟前，百泉北岸，舊名百泉亭，內有泉竇曰聖水，砌石爲井，碑書「靈源，」相傳唐薛仁貴擲刀於此，俗呼擲刀泉。淸暉閣在百泉之中，閣爲三間，四圍植翠柏。前爲飛虹橋，遍植桃李。雲橋在淸暉閣，構石爲之，石似雲形，故以名橋。白露園在百泉正南，四面環水，傳爲新鄉許氏園，後歸王氏，爲參政王紫綬別業。康熙庚午秋，參政孫屋爵重構大廳五楹，偏東月洞房三楹，房南肺石一，王漁洋池北偶談，載明祭酒王勑得之太行山中，卽此物也。南有房三楹，名嘯竹廬，篔簹深密，不見天日，地最幽，甚百泉東爲湖，面寬約百二十畝，水深可三尺，淸澈見底，遊魚可數，有放魚亭一。振衣亭在蘇門山腰，道光十四年，邑令周際華新改山路蜿蜒曲折，建此亭以爲憩足之所。餘爲關帝廟，周程祠，邵子祠，孫徵君祠，啓賢祠，元丞相耶律祠，彭了凡墓，嘯台靜樂園，姜公祠，薄遊至此，塵念都消。斯村有師範學校一，百泉初中一，農民合作社一，郵寄代辦所一，攝影社二，茶食鋪一，雜貨文具鋪三，餐館有百泉食堂，聚賢樓飯館，惜無旅舍，此次河南建設廳闢百泉爲風景市，首擬設備旅館，爲遊侶憩息之所。迭商本社爲之經營，兼屬前去視察，彭新承汴社經經理命，買車前往，視察所得，已如上述；惟該廳所指房屋，在百泉公園之外，約五丈遠，計樓房五間，對合平房五間，邊房一間，坐東朝西；以此備作旅舍，可佈置十號房間。斯地風景頗足以引起遊人嚮往之思，第道路崎嶇，亦足以使旅客裹足不前之憾。側聞該廳，首先治道路，通汽車，果能如是建設，則旅舍爲需要之一，蠡測所及，以百泉名勝而經營一旅舍，其生涯鼎盛，當可預卜也。

大陸銀行儲蓄部
地址 南京路大陸商場
簣土可成泰山
涓滴匯爲江河
零存整付 到期取洋 壹萬元
十年期每月存洋五十元三角六分
十五年期每月存洋廿四元三角七分
廿年期每月存洋十三元四角一分
日積月累小數便成鉅款


療肺聖藥
肺形草
謹防假冒
主治
多年肺癆
新久咳嗽
吐血咯血
潮熱盜汗
每盒二元每打廿元
詳細說明函索即寄
上海石路新普慶里天濟醫室發行
電話 九一六三〇

一九一三四〇

遊晉祠攷錄

凌宴池

晉祠在太原之西，距晉陽城遺址不遠，背臨懸甕山，爲山西有名之勝地。民元以來，山西地位稍占重要，又因民十九年馮玉祥氏與晉聯合稱兵之前，久住晉祠，所以晉祠二字，漸爲國人所知。論歷史則甚古，可供攷古家之研究。論風景，則有略似江南處。

余遊晉祠凡三次，第一次與綏靖公署楊君李君等同往，爲夏天，暑威逼人。第二次與中國銀行張公權卞白眉諸氏同往，爲冬天，寒風吹骨。又皆限於時間，實等於走馬看花。此次與內子啓南同往，爲暮春三月，脫公務之覊絆，逐芳時以遨遊，心境稍寬，印象略好。

二十二年五月二日，爲陰曆三月十九日，狂風初霽，氣候漸暖。由省署借車，可容四人，下午一時，與啓南易夾衣，並携小女及一女僕同行。小寐僅五歲，誠不知風景與古跡爲何物，但來晉經年，亦願此小妮子一識晉祠，明知日後不解追憶，卽追憶亦賸一片模糊。啓南亦未曾去過，預計至晉祠後，更往九龍山，爲北齊主高歡暑宮遺趾所在，廟中佛像頗多，皆爲北魏物。

車出新南門，適值廟會，遊人甚多，當有不少土豹子。晉人指鄉人之有錢者云然，大約說其凶狠而土頭土腦之意。而折西馳，道爲晉省公路首屈一指，今已不甚平坦。到晉祠約五十里，疾車一時可達。夾道植楊柳，高已踰丈，時有枯者，大體甚修整。晉省山上樹木，近已砍伐殆盡，路旁之樹，可壯觀瞻，所以幸存。盛夏之時，綠蔭如蓋，人行其中，自是不惡。

行過汾河，建有木橋，長幾百丈，工程甚草率，僅以木條釘成，中間有一段高架，略爲堅固，車行其上，震盪不安，令人揑汗。兩邊無欄，司車者稍一不愼，便有沒頂之凶。汾河水流，可算是黃河之縮影，發水時泛濫無涯，今則橋下幾不見水。一片沙漠，舟埋其中，而靠岸之河身，農人方事耕耘，惟無房屋而已。余前視察汾河，有句云：北地山多不蓄水，奔洪一瀉常千里。挾沙捲土波混混，來若懷山去見底；底升堤長日相乘，高逾層樓勢未已。沙乾日見度牛羊，堤決眞同出虎兕。蓋以紀實，黃河下流，皆如此情形。

由汾河西向，直至晉祠，爲山西桃子產地。鄉人植桃林頗多，或緊靠路旁，與高柳相映，淺紅深綠，大似江南，或隔遙樹，掩映於荒村破屋之間，或擁山麓，淺絳之山，綴以一片紅點，皆爲極好畫稿。此爲晉祠之遊，最精彩最得意之一段，猶諸遊杭州雲棲寺，其佳處在寺外之數里修竹。故遊晉祠，須於桃花盛開時，乃專爲看桃花而來，否則不免敗興。

晉祠以水名，泉水之淸澈，及水量之豐富，實爲難得。鄉人引泉灌

一九一三四一

田，山下數十里，悉成水田，爲山西唯一產米之鄉，所謂晉池米者是也。質亦頗佳，最上者每担近賣十元有零，此本爲富庶之區，近亦凋蔽不堪。去年錢莊曾放款百餘萬，以水田作抵，以爲可靠，不料全體擱淺，小市人稀。破屋塵積。惟一般新貴，則競置田園，紛營別館，此乃上次來遊之印象，茲更深切。曾有詩云：遠尋勝蹟溯三王，激水飛花墜日忙。柏儻能言堪語晉，（指周柏）桐曾爲戲遂封唐。（地爲唐邑）斜坡密樹園亭館，平野微泉蓺稻粱。賣犢典衣民菜色，將軍拓地置山莊。

山海經云：懸甕之山，晉水出焉。此殆爲晉祠最古之攷據。寺中雜祠有五六，正殿則祠水母娘娘，相傳爲水神。導者啓旁殿門，指泉水系從娘娘座下而來，池上泉口，不知誰人，榜題逢其源三字。導者之口述，題者之語病，合而思之，不覺爲之失笑。啓南問我何爲而笑，告之亦笑。

廟久已荒廢，今雖有人捐款，稍加修葺，但亭臺房屋，或堆積，或脫斷，成一毫無章法，毫無結構之新舊混雜建築，想原來佈置，決不如此。此種建築情形，在太原隨處可見。或者可以代表山西之建設，教人尋不到古意，亦摸不到新意，惟覺滿目雜亂，即有雅骨，亦爲俗氣所掩，反不若破殿荒祠，清泉古木，自有荒寒之味，宜畫宜詩，否則廟貌莊嚴，亭臺壯麗，亦有隆盛氣象。我對晉祠有微辭，乃完全從詩畫立場而言，或有失中庸。

寺門有四金人，乃鐵製。一系宋時物，三系後補，雖新舊難辨，而其鑄工之精粗，則一望而知。正殿前有柏樹數本，想爲唐時物，其一皮作螺旋紋，小枝亦如此，甚爲奇特。殿甚高大，廊下列碑甚多，其一爲羅洪先筆，詩爲：懸甕山中一脈清，龍蟠虎伏隱眞明。水飄火刼山移步，五十年來聖母情。羅爲學仙得道之人，相傳傅靑主讀書寺中，外出而羅來訪，以瓜皮題此詩於寺壁而去。傅歸，知系仙筆，以木欄護之。乾隆時始勾出勒石，今壁上墨痕，已不可見，晉人言之確確，眞是神話。字體天矯不羣，頗可欣賞。詩殊費解，倘眞於傅讀書時所作，而爲康熙時代，則隱眞明三字，是恭維傅山，水飄火刼山移步，則指明社之屋，刼數如此，山當移步，人更無可柰何。五十年來，當然自遜清入關算起，可惜手邊無書，可查明傳山於何年沒，以作攷證。但作者之意，倘爲曲解則如是，羅爲何時人，淺學未知，待攷。

成王以桐葉戲封小弱弟叔虞。周公入諫，遂以封唐，晉祠即爲唐邑。故祠叔虞，今居側殿。所謂水母娘娘者，乃叔虞之母，倘爲成王之庶母，想當時隨子來居唐邑，故後人祠其子幷及其母。在理叔虞應居正殿，其母應居後殿或側殿。查叔虞祠南向，當自原址，不知何時，鄉人以水母相附會，遂使娘娘之殿，香火日隆，殿宇日宏。殿猶東向，廟門亦隨之而改成東開，叔虞原祠，乃成偏殿，更沿革而成關帝廟

之偏殿，無人注意。顧亭林云：今人但知聖母，不知叔虞，余以爲此中歷史沿革，尙有線索可尋。此廟不若江南寺院之整齊者，實以歷史太久，沿革太多之故，特今人更畫蛇添足耳。亭林在淸初有光復之志，萬里來訪靑主，此寺爲二人相見之所，國亡家破，定不勝唏吁，而傳之負一時物望，於此可見。

寺以唐時爲最盛，唐高祖起兵時，正守太原，先禱於晉祠，功成設祭。後太宗更建碑以紀其事，碑現在唐碑亭，爲寺中最古而最佳之碑，書爲太宗御筆，筆法大似二王，時爲貞觀二年正月廿六日。乾隆時翻刻一碑，大小相若，故亭有二碑，碑中語句，未及聖母，想當時此祠，猶未必以聖母爲主。洪武賜祠，則封神爲廣惠顯靈昭化聖母，淸則勑封爲敷化水母，則完全視聖母爲水神，而爲此祠之主。故攷晉祠之名，則地統於君，攷晉祠之實，則子統於母，而懸甕之下，適爲流泉，鄉人歸功於神，此乃水母之由來。至造象於泉源，而謂水出其下，乃寺僧之弄狡猾者。

入寺行近殿前，啓南疑有風雨聲，及見殿南難老泉，始知是水聲。水淸見底，底生綠草，葱蒨可愛。雙鵝立水際，色皎潔而態閒逸，尤堪入畫。此地爲黃紹齋別墅，主人聞余等至，來迎，啓南及小寐入別墅。余坐亭上，與紹齋閒談，余來幷門，懶於交際，紹齋尙爲我初次見面之人，彼之來迓，或爲我詩畫虛聲，良自慚愧，出一冊屬題，因爲錄周柏舊作一首，詩長頗多遺漏。

與主人談，始知九龍山去此尙二十餘里，書載晉池右倚九龍，不料此一倚，竟有二十餘里之遠。且汽車只能通十里，餘須坐轎，轎須早告由寺中預備，時已下午三時，萬不能及。晉陽少松，而九龍山中，松栝最多，此爲勝處。園獵之場，橫陳之所，足以供攷證者，竟無緣一去，頗以爲憾。

正殿之南，爲水母梳粧樓，其制頗似穴居，內有二層，皆供水母像，下層卽泉所經處。上層龕外列數女官，南北壁上，畫水母施雨圖，筆亦勁健，似非俗匠，系乾隆時作。後壁畫則大俗。下層壁上畫雲龍，雖少生動之致，筆力亦好。樓外一亭，亭內卽難老泉，引之更東落池中，作碎玉聲。

正殿內塑聖母像，四周列女官甚多，雖未細數，殆有二十餘，像雖非唐塑，却自不惡。女官各有神態，面目無一同者，高髻雲鬟，粧束似唐代。卽聖母像與周朝服制，似亦未盡吻合。大約此殿建於有唐，匠人未攷周制，後人重修，則悉仿唐人裝束矣。有轎二，內供聖母像，則爲出巡時用者。殿柱皆抱龍，山西大廟宇，大都如此。

正殿之北角，有老柏偃臥，巨本可容數人圍，梢頭適擱在另一大柏上，故未倒地。數枝旁出，生意盎然，其偃蹇古傲之狀，大可欣賞，此爲周柏，與曲阜之周柏媲美，身似更巨，頗覺可信，實爲中國樹中最

老之前輩，晉祠之值得遊賞者，賴有此物。壁上傳青主題古柏第一章五大字，已刻。柏外有善利泉，相傳隔三十年一出，今略有水。余詠周代臥柏詩節錄一段：眠地百尺似古佛，倦欹蒲團說法久。未事千霄謝直上，枕石臨流效曲肘。秦漢晉魏看烟銷，巋然靈物推汝壽。普陽宮殿眠小憐，畫梁飛棟伐山藪。豈以偃地未秀林，得辭繩墨逃污垢？料破一睡蘇陳搏，不識何人有九有。却怪屈曲猶人間，未逐雲龍破壁走。比聞掘地搜古遺，常出周鼎獲秦缶。本非生物復藏土，所以幸成免擊掊。茲獨長生歷萬刼，理頗難信殆神守。韓蘇縱筆詠石鼓，已驚千載誰與友。而今唐宋又千年，柏謂與鼓同先後。是豈大言誑異客，抑豈訛傳從野叟？撫視古色儼然存，縱非三代亦稀有。

更北房屋在高坡上，歷階而登至迎風軒，乃寺僧延客之所。四壁懸山西偉人相片殆滿，可謂俗不可耐。懸掛楹聯，亦似售字畫店，勝地如此佈置，眞大刹風景。余前與賈韜園等遊淨因禪院，據說僧尙能文，但室內佈置，亦復如是。老僧來延，自道姓名，竟未記憶。解筐出麵包牛乳肉類列桌上，啓南分割，與小寐三人據案大嚼。

路北南向之叔虞祠，其寺門扁額，即為關帝廟。殿門關閉，未曾瞻仰。導者引至偏院，始見叔虞像，塑像莊嚴，工非凡手，殿宇荒涼，香火寥落，文武周公專祠何在，獨此小弱弟得廟食千秋，雖已降為此祠之附庸，亦不可謂不幸。出此祠，至唐碑亭，原碑碑文半已剝落，粗讀一通而去。

出寺過小市，即為各軍人之別業，艸艸一觀，無可紀者。匆匆上車，風雨大作，天亦驟寒，幸挾外衣，稍能禦冷，小寐已倦，勢欲入睡，頗嫌車行之緩，及到城門，則風雨又霽，似天公弄巧，故於歸途撰一險景，以添詩料。若以迷信論，則逢其源之一笑，或逢娘娘之怒，而遣風師雨伯，卜逐客令也。

新華信託儲蓄銀行是
國內最老之儲蓄銀行
總行上海江西路三六一號　分行北平・天津

中南銀行　儲蓄部　詳章函索即寄
各種儲蓄存款
甲種活期　零存整付　存本付息
乙種活期　整存零付　禮券
定期儲蓄　整存整付
總行上海漢口路　分行南京　天津　漢口　杭州　北平　蘇州　廈門　支行虹口　八仙橋



雲海由龍子口下視 ⇧

雞公山（一）

秋廷

避暑山莊下之瀑布 ⇩



春來芳草滿雞頭 ⇦



黃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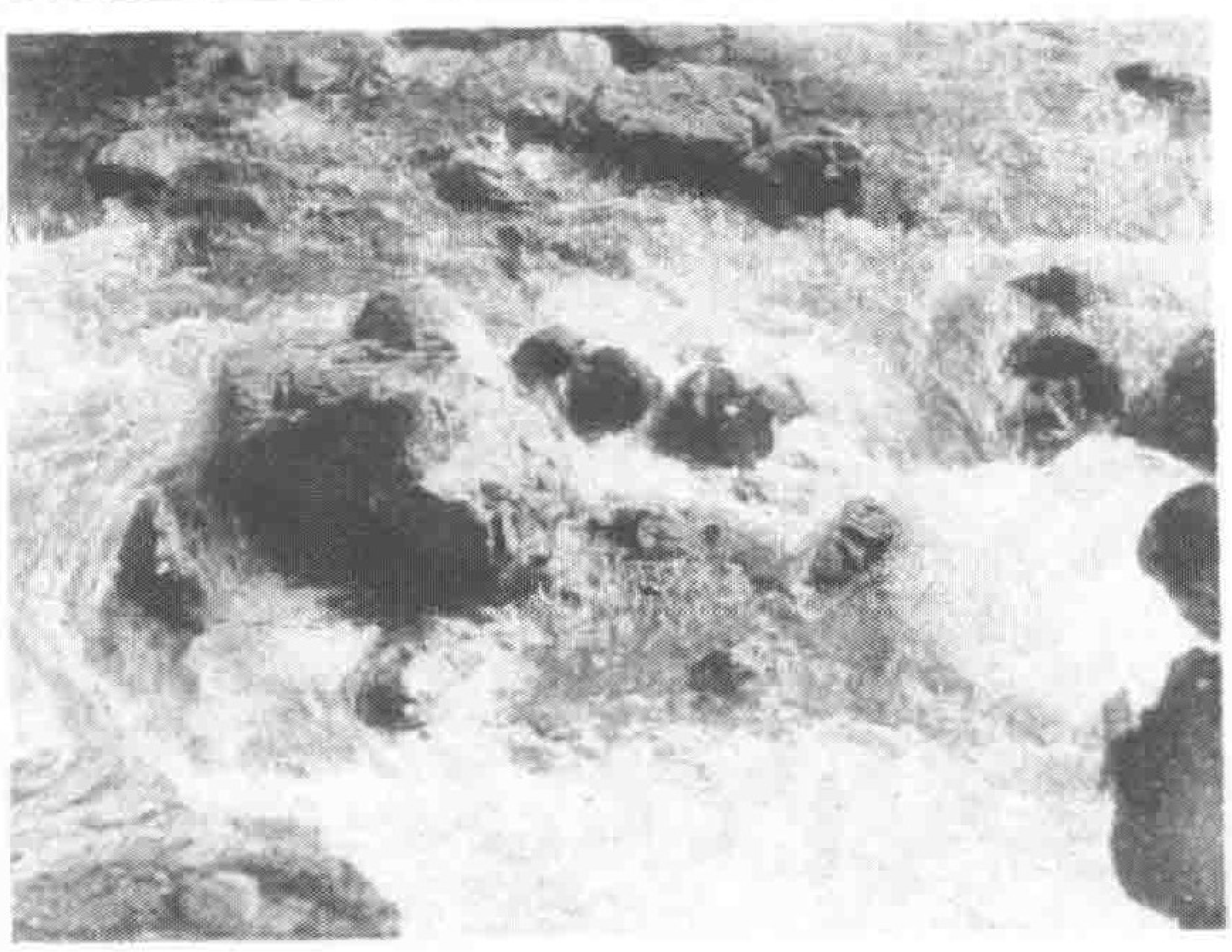
邵禹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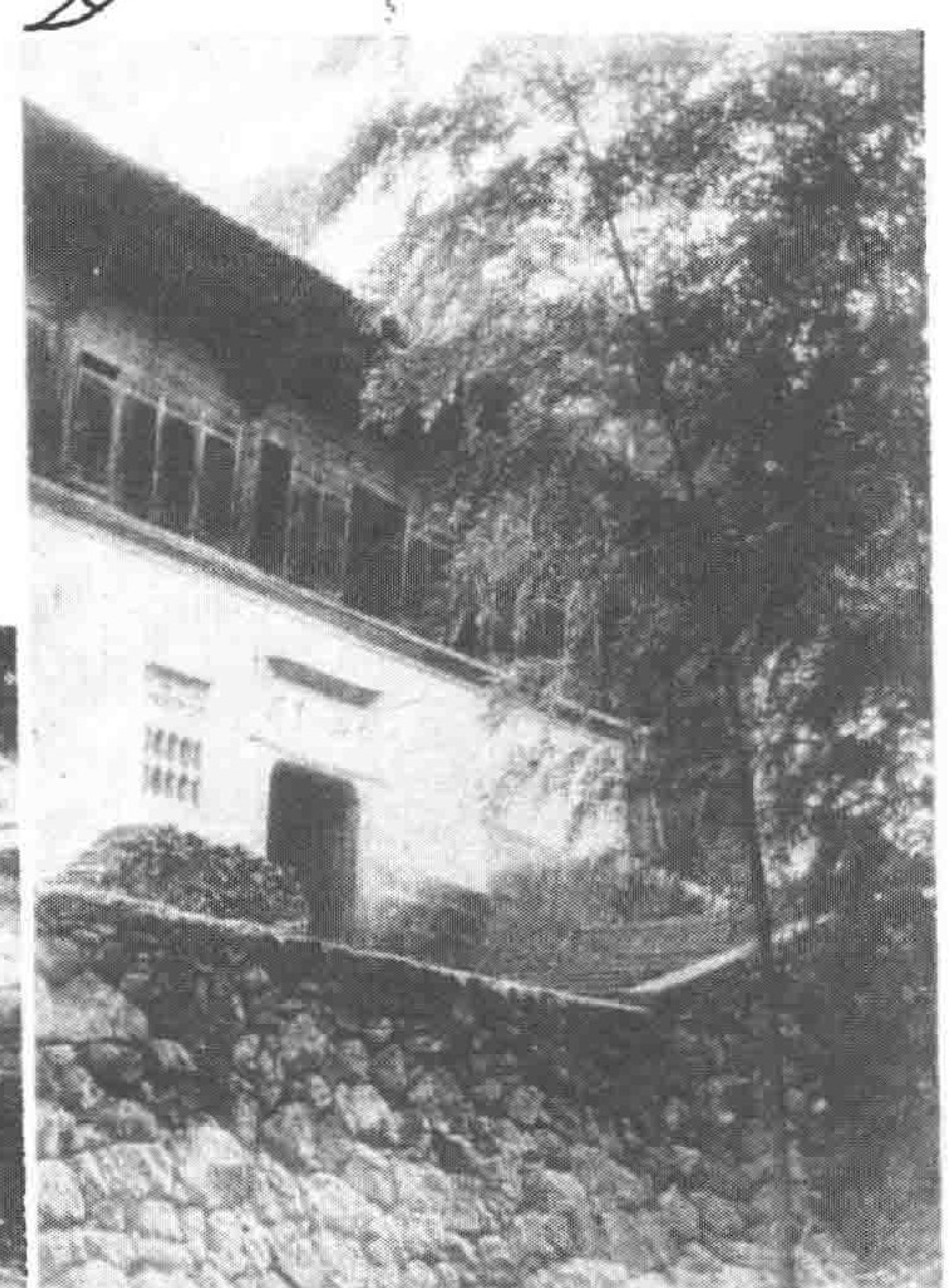
⇧蓮蕊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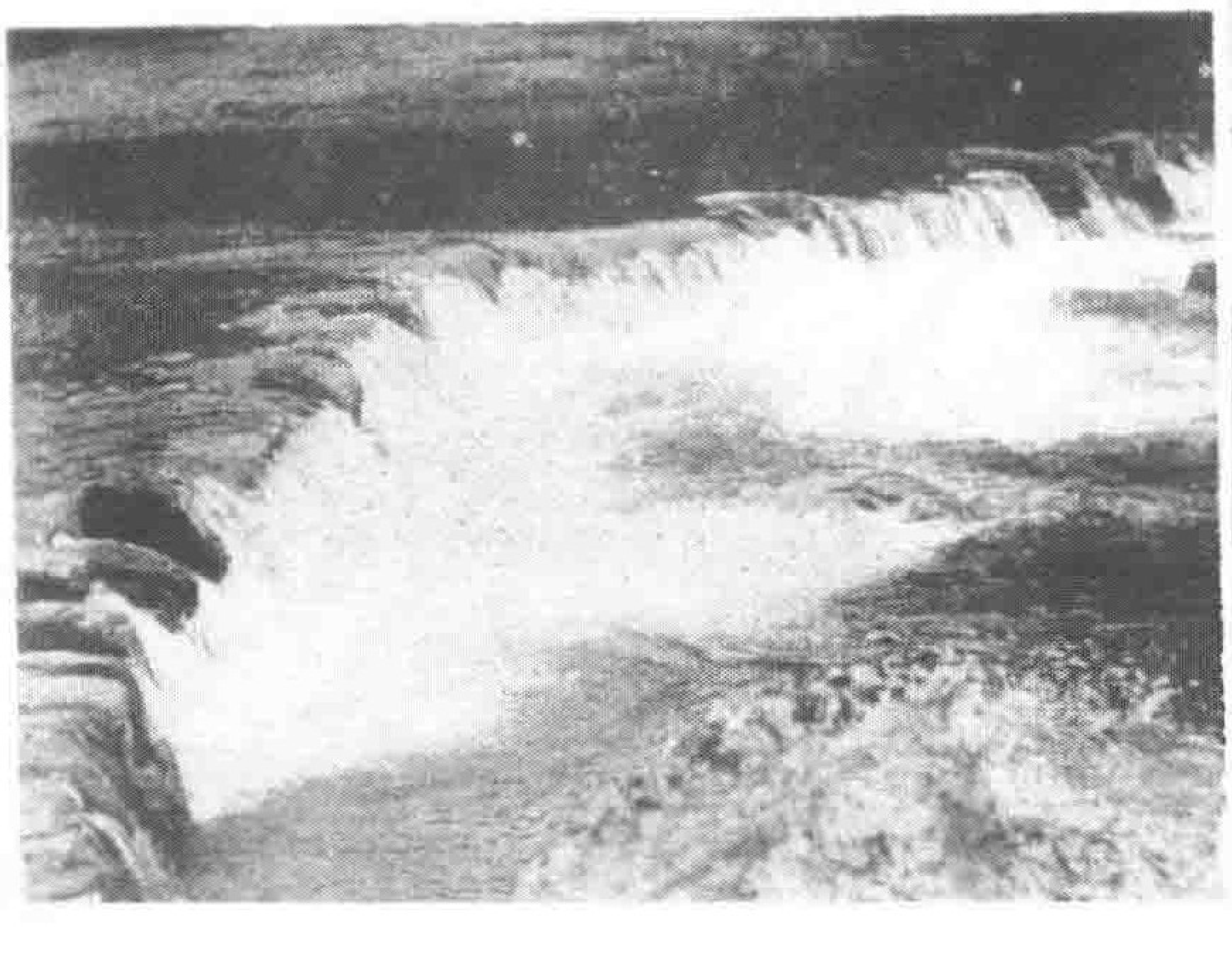
天門坎下之古松⇨



溪中急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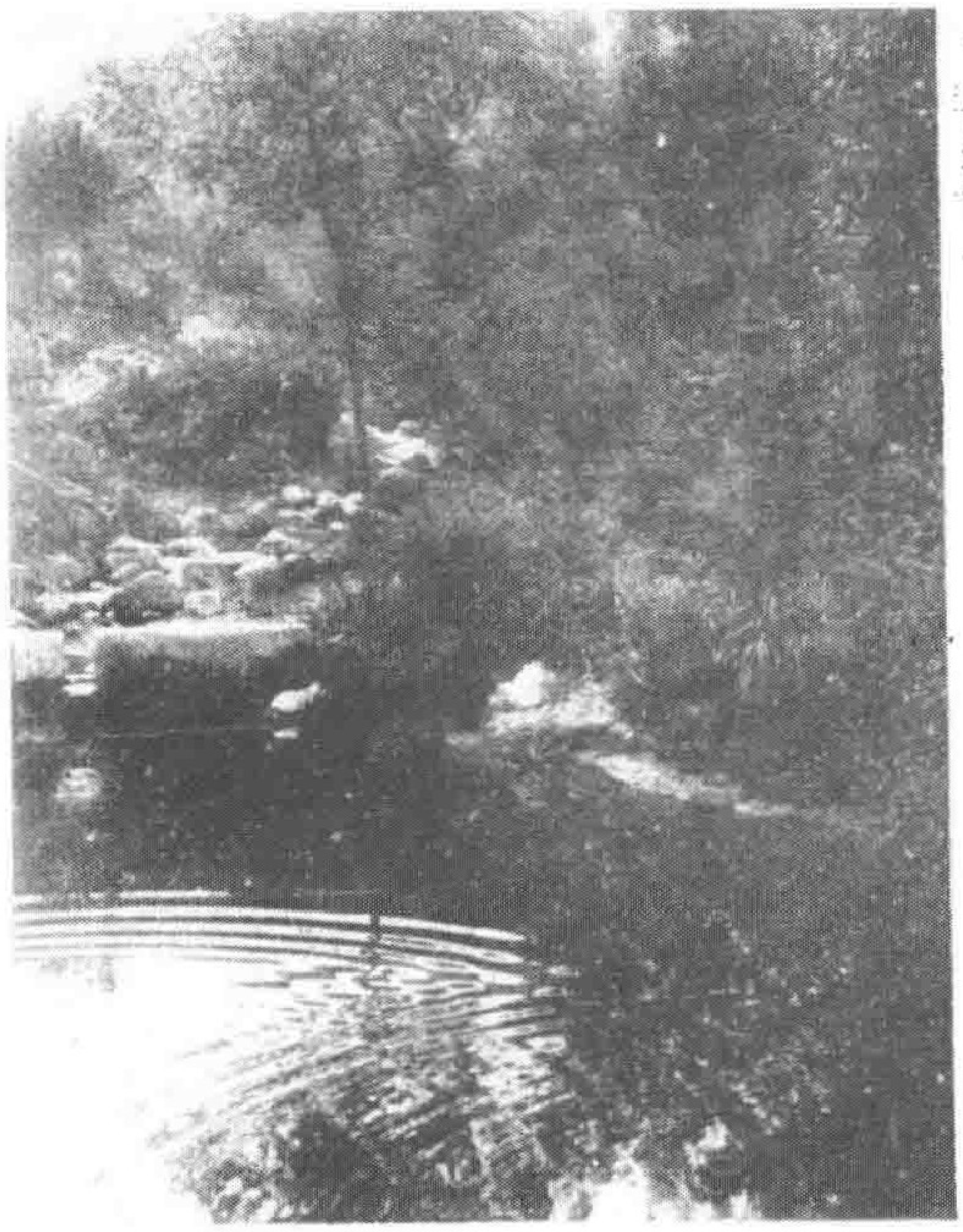
紫雲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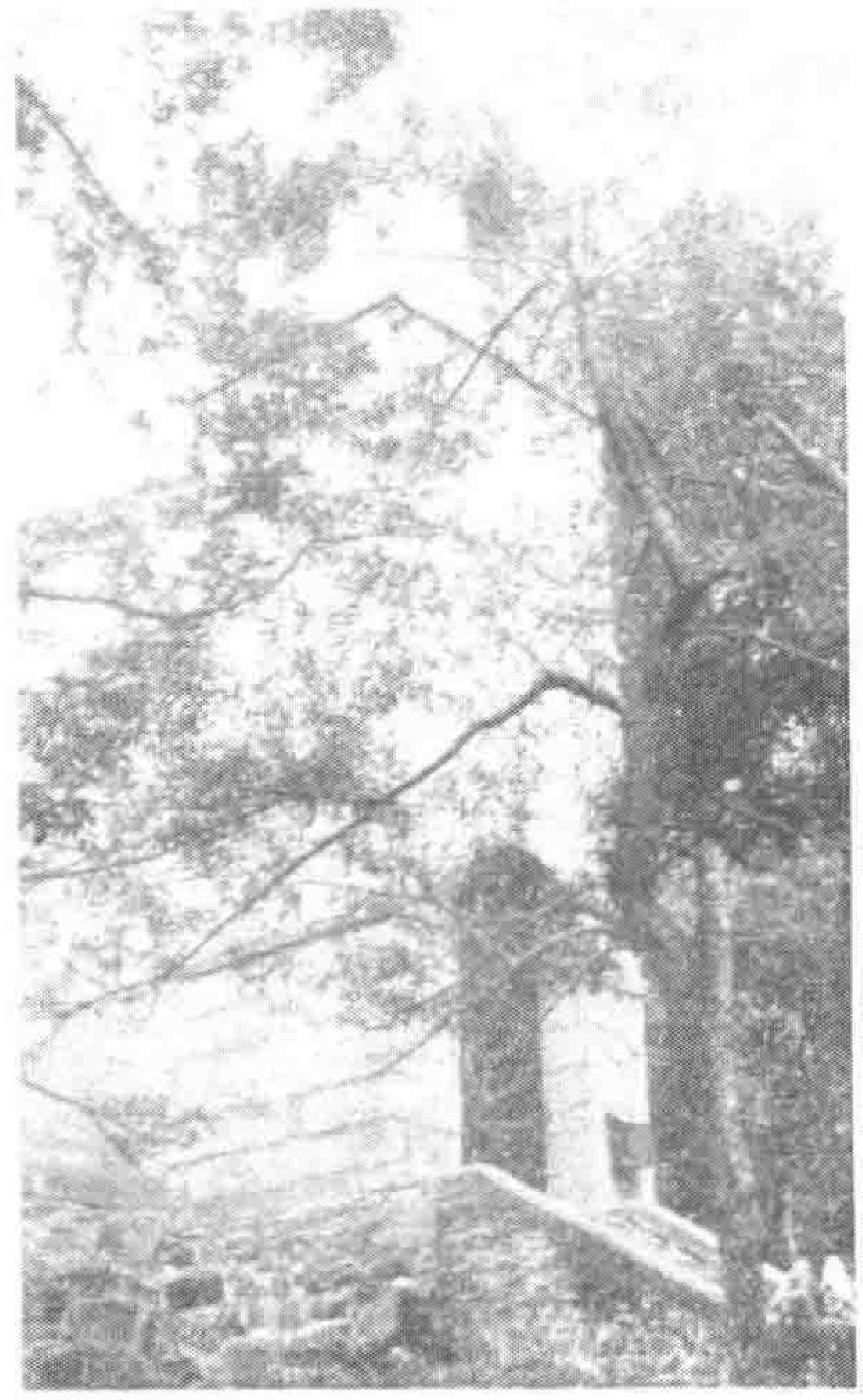
藍田左近溪澗⇨

鷄公山（二）

廷秋



潭影



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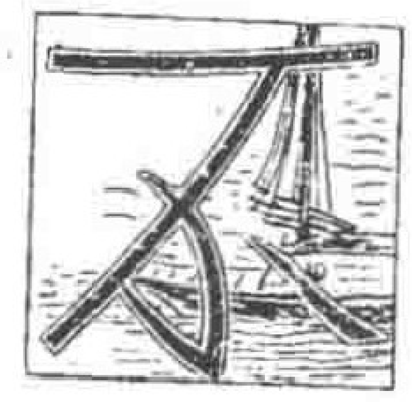
從牛山下望



鷄公山全景

鷄公山遊記

廷秋



提鷄公山，到也罷了；一提起牠，立時引起我滿懷的惆悵！

去年我和虹去遊山的時候，正是天最熱的時期。在漢口攝氏表告訴我們已經有一百多度。白天酷日當空，不用說是汗流浹背，扇不停揮；便是夜晚，一樣的熱不稍殺，難安枕蓆。實在氣不過了，我便想到廬山去走走。朋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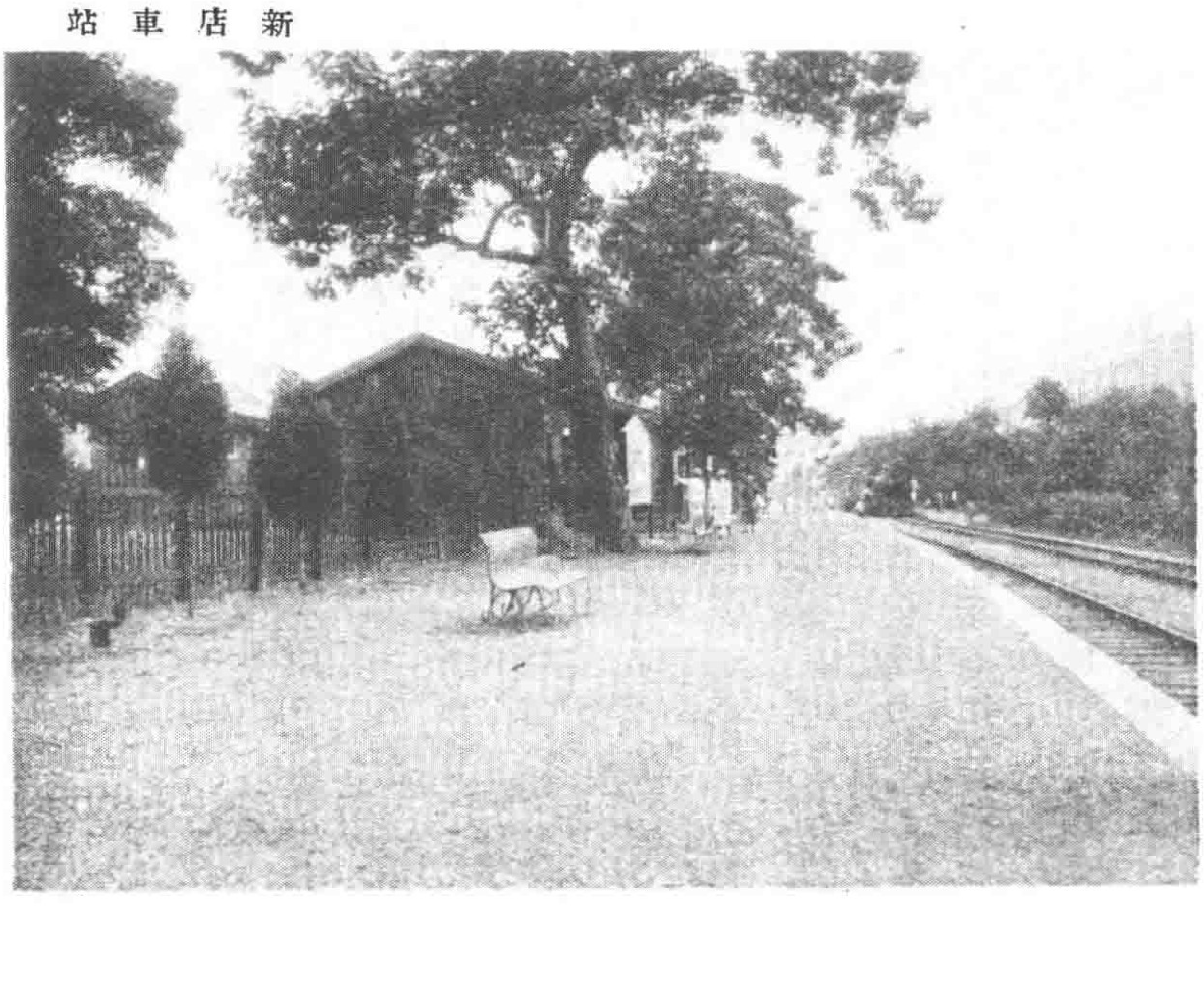
『廬山濕氣太重，於你的體格不相宜，最好到鷄公山去住些時，那裏有旅館，每天才花三五元；又有民房，找那好的租一所，每季也不過一百餘元，頂多二百元。再說，我們朋友老李自己有房子在山上，可以借住。路程又近，從漢口晚上動身，第二天清早便可以到新店，再有一點鐘便可以到山上了。』

我於是約好了虹，一齊上鷄公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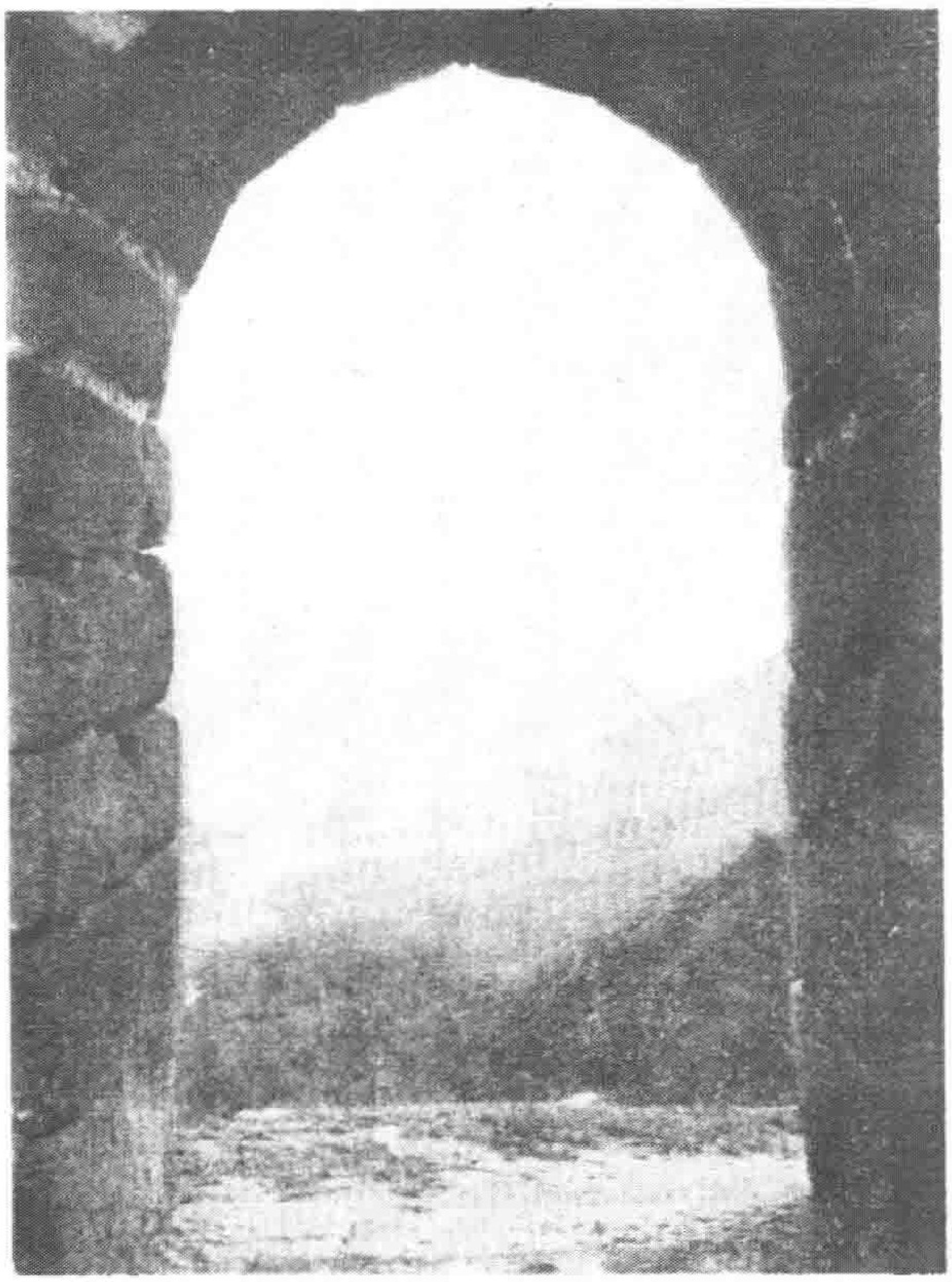
我們是坐下午一點多鐘的尋常快車去的。我記得到新店時，太陽剛剛下山。車站旁邊排列着許多上山的轎子（四人抬的籐椅）我們雇了兩乘，每乘一元六角，又雇了一個挑夫挑行李，花了四角錢，從山下到山頂有十五里，這樣的轎資和挑資，不能算貴。

從車站往南一二百步便是登山的起點。把着山口有幾家茆屋，從茆屋過去，便是一帶長林。林下幽徑，曲如羊腸。我們坐了半天火車，忽然來到這清幽幽的深林裏，渾身覺得輕鬆。在車上火一般的熱；在這裏，簡直是初秋。這時候，濛濛的夜色，像一層輕薄的黑紗，一點點的蓋上了我們全身，但是不覺得幽黯，祇覺得飄逸。我們一邊上升，一邊看兩旁的秀木，我忽然想起靈隱韜光的境略。虹也說：

新店車站



『這裏很像竹徑，尤其像雨後含煙的竹徑。』
從樹枝的空當裏看遠處的山色若有若無，很像幾堆淡墨；配上山脚下稀稀落落的艸房，和參差錯綜的阡陌，眞像一幅宋元淡墨山水。


頭道門

過去這段樹林，便是很陟的石級，紆迴曲折，極難攀躋，這是上山最峻峭的一段路程，幸而還不長。石級盡頭便是一座很古樸的寨門，叫頭道門。從前這裏有寨子，現在已經毀去一大半。可是儘這存留的斷垣殘壁，和兩個殘餘的寨門，連着灰黃色的暮靄，也很能引人發生興廢之感了。

進了寨門稍一轉折，便是一個小平臺。臺的一邊，有一個茅棚，裏邊有賣茶的；——這是預備上山下山過往行人休息的所在。我們也稍爲停留，可惜天已昏黑，我們不能看到四圍的山影，祇有茅棚裏的燈光，和轎夫們所帶的馬燈的火焰，一閃閃的向着我們做媚眼。

休息了十份鐘，我們又繼續前進。現在的山道，已經不像剛才那樣峻峭，可是空氣却比先前涼冷。南天的風，吹得樹葉刷刷的響，我們雖然穿了外衣，仍然嫌冷。虹再不客氣，拿出夾外套來披上了。我們想起午間漢口的高熱，眞不信現在的境界還是人間。因爲天氣涼爽，又因爲天色昏黑，所以四山愈覺得幽靜，現在除了轎夫們急促的步聲，我和虹斷續的語聲，還有天風和樹葉密吻的喘聲，其餘任什麽也聽不到。有時山頂上發現星星的火光，會引起轎夫們很自豪，很有興趣而夾帶着討論性的對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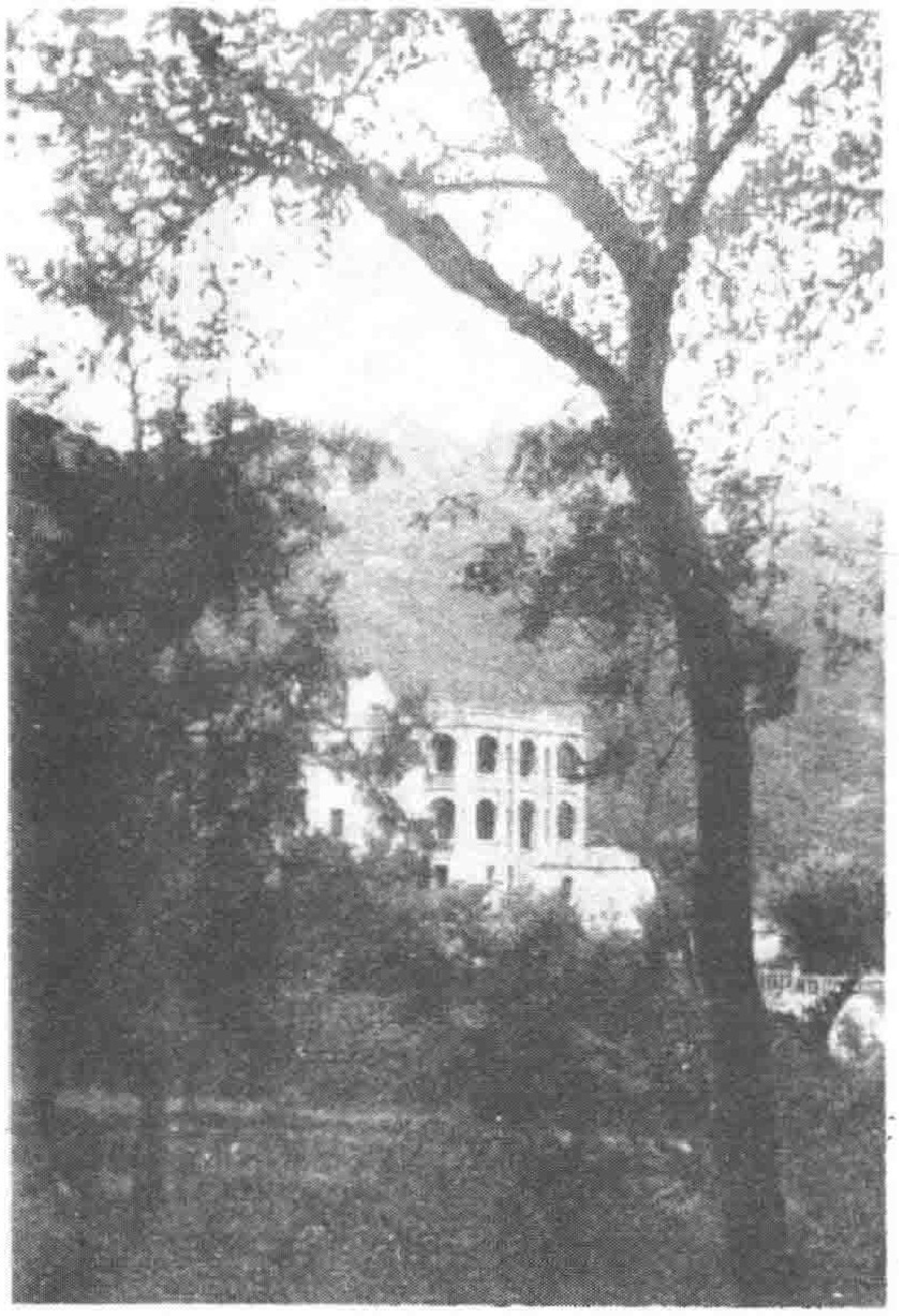
『老王，你說高老爺的那所房子蓋得多好？虧他找到那個地方？』甲轎夫這樣說。

『哎！』轎夫乙這樣亢爽的感慨『那還不是拿洋錢堆起來的？』

『小四兒眞疎服呀！替他家看房子，大紅木床睡着，那一樣不自

在？眞他媽的福氣，』轎夫丙接着這樣說。

『今年還算好』！呀這是乙的聲調：『你看去年那裏有人來？今年，南山的張家和趙家敎會街的麥家，王家，董家，全來了。他們有兩年沒有來了；昨天晚——喂：先生，你往中間坐坐，——昨天晚上還來了好幾個太太小姐。還有一位少先生，他拿了一個穿着絃的東西，老六說是拍球用的，買一個要好幾塊呢。他們一齊是到韓家去的。……他們那裏來的那些錢？』



葉氏別墅

這些話，我們雖然不接頭，可是我們捉住幾個消息：一，上山的人很多；二，山上可以打網球。這些，在我們遊山的興趣上，眞添了不少的彩色。

是九點多鐘，我們到了我們的目的地，我朋友李君的別墅。

我們上山的目的，是避暑。可是一到山上，既不覺得熱，山上的風景，又不住的向我們引誘，所以我們遊山的豪興再也捺不住。

毫無疑義的，我們第一先要去看雞公頭。

天地間造物之奇，有人能猜測得透嗎？爲什麼有的山長得像笏？爲什麼有的像獅子？爲什麼又有的像美人？就說這個山吧，爲什麼又像鷄公頭？請你想像吧！一個數十百丈的鷄頭，在半空中伸出頸子，你不必聽牠眞眞報曉，單看那姿態，你應當能夠領略牠的雄奇了！再說，這鷄公頭的旁邊，有很窄的小徑圍環着直達鷄冠頂。在鷄冠頂上，們我曾經迎風小立，四顧蒼茫，數百里的岡嶺起伏，全向我們朝拜；縹渺在碧天的晴雲，全向着我們舞蹈；還有很清洌的天風，很有節奏而且很和藹的投到我們懷裏來，牠吹淨了我們的塵襟，牠扇除了我們滿腔的抑鬱；當我們在火車裏的時候，從窗口探出頭去，看整列火車像一條飛龍似的，在陸地奔馳，可是現在呢，隱隱約約，看牠在山下蠕動，活像一條蚯蚓；在山下的時候看天上的雲，不知

道有多們高，那眞是可望而不可卽，可是，一到這裏，那能看到雲？簡直像一陣陣輕煙似的，在我們脚下繚繞。這種境界，誰能說不偉大？誰聽了能不景行而神往？愛遊的仕女們！你們自己去看吧，你們自已看了，一定更有獨到的感觸；不然總以爲我說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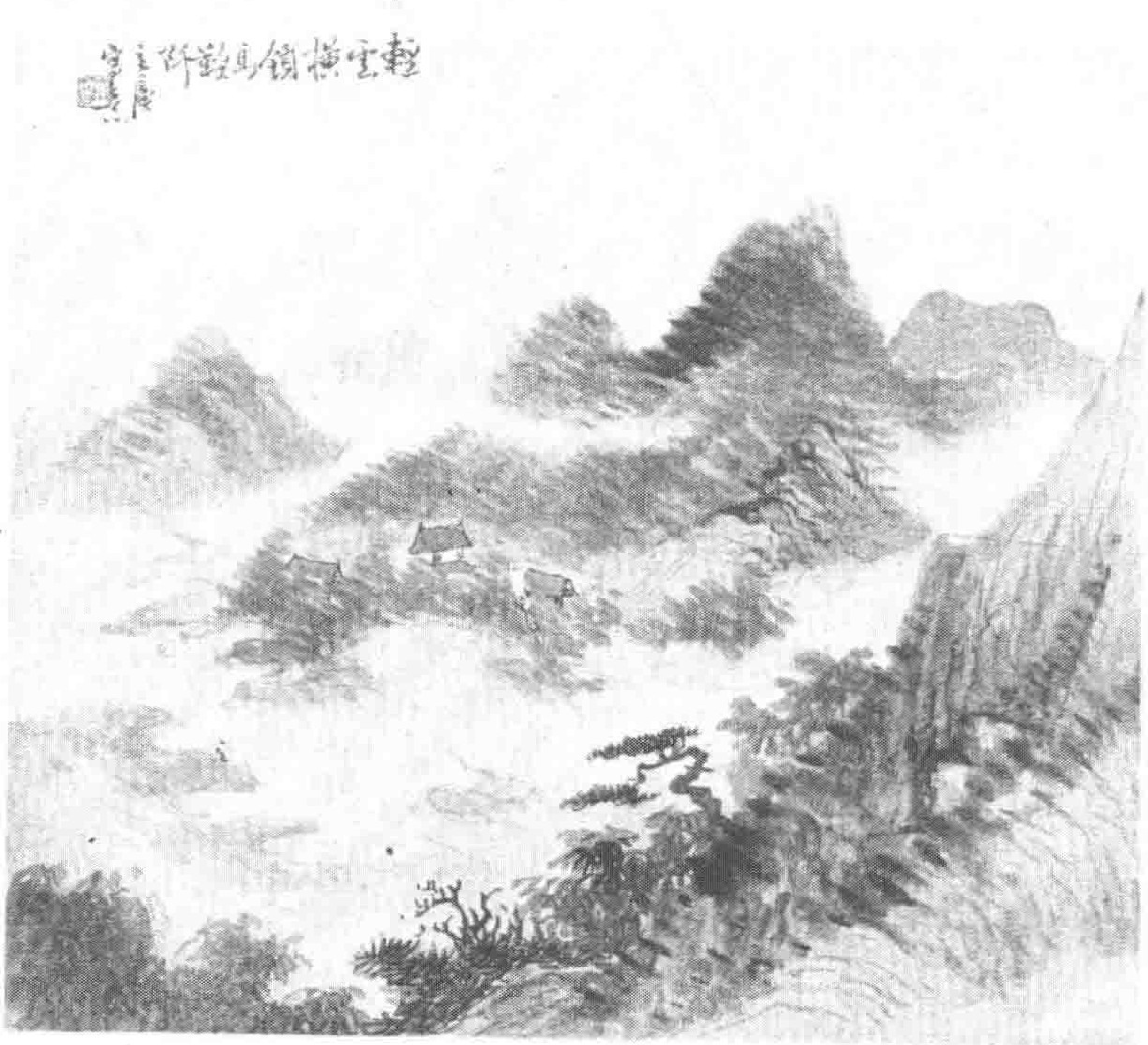
北街

鷄公山的好景，不祇是鷄公頭。山南有個靈化山，那裏有座道院，很佔山嵐之勝。你看，道院前面，樹着兩道旌旗，因風飛舞，雖然趕不到二三月杏柳叢中酒旗的雅趣，却也有些瀟洒的韻味。



鷄公山北邊有個馬鞍阡和釣水磯。風景更來得岸偉。最是清晨的時候，漫山的大雲將牠們沒頭沒臉的蓋住，那眞是一片汪洋，偶

而雲層較薄，露出一點山角，山避暑山莊的紅房子，眞像神仙世界；可是轉眼又不見了，依然是幾十里大雲在吞吐蕩漾。那種景緻比



米南宮高房山的墨跡，高妙得多。並且這種圖畫，一年四季總在那裏放着，永不會讓帝王們大人先生們關到自己的書箱裏去，不叫旁人欣賞。

從北山頭到教堂去，（山上有美國學校，瑞典學校，和兩個教堂，



）要經過一條半里長的幽谷——山上幽谷，到處皆是。——當你經過這地段的時候，有一種莫明其妙的魔力會叫你踟蹰不忍捨

去。你看吧，這谷中的走路，不到五尺寬，可是不嫌窄，道旁長滿了紅白黃紫的山花。再遠一點便是芭蕉似的玉蜀黍。牠們的膈臂，東西南北，四向亂撐，有的地方，彼此聯絡到一起，組織成極複雜的圖案。在這野草芳香裏面埋伏了許多鳴蟲，牠們也不問人愛聽不愛聽，祇管在歌唱。唱得那楊柳松槐亂枝叢葉裏面棲集着的情蟬，也技癢不禁，大家起來合奏一陣；楊柳枝本是靜的，也讓牠們鼓舞起來了，於是隨着歌唱的節奏，表演出很輕來很曼妙的舞蹈。有時候，蟬哥兒唱累了，渾身有點不舒服，於是振起雙翅，衝天飛去，到天空中舒散一下。有時候，忽然天降大霧，將五尺以外的景物，完全掩去；但是，不到五分鐘，雲散天清，依然露出一幅極美麗的園地。在這地方，我們每天總要徘徊好幾遍。

過去這幽谷，是很寬疎的蔭道，數百年的古樹，怕人嫌太陽光熱，在人們的頭頂上互相糾纏着，布滿了綠陰。其實遮陽光是假的，到是可以抑制住山風，不讓牠吹得太激烈。在蔭道旁邊，有很淺的水溝。細泉慢流，清可見底。溝底是碎石子舖成的，所以愈顯着清潔。水溝有時候寬些，那裏貯的水也多些，於是可是發現些浣衣的婦女。一片搗衣的聲浪，也有牠的音符，震得來往的行人，如醉如癡。眞的，我們在都市裏住了數十年，那裏有機會看到這樣純潔鄉景的素描？

山裏還有一宗景緻，便是很細的泉流，隨處都是，在避暑山莊下面，有一處瀑布比較大些，有三四丈高，迎着瀑布是松林。松樹到不很多，但是坐在樹底下石頭面上，一面看樹外的白雲，一方面聽瀑布和着松濤的音籟，像在古廟裏聽高僧奏琴，再清閒不過了。

山上的晚景也是可取的一件。太陽剛剛往西天沈落，半空中顯出錦繡一般的晚霞；遠山漆一般的黑，一絲不動，在四圍伏着；遠近的山家，在晚炊煙中，散漫的排列着，像天星，像棋子。這些，又不是白天的神韻了。

在山上住了一個多月，因爲天氣已不很熱，我們便下山歸來。但是在這裏我要補充一點：

山上的夕照，是無上的美麗；山上的晨熹，更是柔和。山上有南北兩街，街上有茶館，酒樓，和雜貨舖。譬如北街的餐霞醉月兩酒樓，全可以寄居，我們雖然沒有去光顧，但是聽說價廉物美。在南有個中西飯店，那裏風景很好，飯店雖然洋化，而食宿價值也並不貴，可以爲摩登仕女們的行館。

再有一層，你上山下山，假若時間充裕，假若身體康健，最好是步行，這樣可以領略到山色的蒼翠，和四圍山光樹影調和成功的圖畫。總之，好風景總宜乎慢慢的欣賞。



洛陽龍門賓陽洞（北魏時鑿）

洛陽龍門

錢王倬

洛陽自成周卜宅，歷東漢曹魏西晉元魏隋唐梁宋，代爲都會，古蹟饒富。著名者八景：曰金谷春晴；曰洛浦秋風；曰天津曉月；曰銅駝暮雨；曰龍門山色；曰馬寺鐘聲；曰平泉朝遊；曰邙山晚眺；而龍門尤爲世所盛稱。龍門者，本名闕塞，亦稱伊闕，在洛陽城南二十五里，或云三十里，說者多謂大禹所鑿，獨司馬光以爲出於天然。自拓跋氏營窟「魏書釋老志景明初。世宗詔大長秋卿白整準代京靈巖寺石窟於洛陽南伊闕山爲太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永平中。中尹劉騰奏爲世宗復造一所。」建寺，「河南府志後魏所建龍門八寺見於伽藍記者。惟有石窟靈巖二寺。餘六寺見於舊洛志者。曰乾元。曰廣化。曰崇訓。曰寶應。曰嘉善。曰天竺。」隋唐繼之，造像遍於崖窟，多至十餘萬尊，題記亦三千餘種。「曾炳章先生爲洛陽縣知事時。點數全山造像。凡十四萬二千二百八十九尊。題記三千六百八十品。許同莘先生謂造像極精極小者。往往在隱見之間。驟視無覩。所查容有脫漏。見嵩洛游記」歷代名人，如唐之李白、杜甫、白居易、宋之歐陽修、司馬光、邵雍、金之元好問、元之薩天錫、明之都穆、唐順之、清之呂履恆、湯右曾、汪士鋐、或詩或文，早已傳布文苑。國民政府移洛辦公，時賢游記，遍載京外報章，龍門之梗概，世人蓋已熟聞之矣。民國二十一年四月日，倬與友人往遊，由河洛圖書館出南門，渡洛水，經龍王廟、關林，而抵龍門鎭；鎭尾即龍門之西山，遊覽既竟，復渡伊水，觀東山諸勝，覘今考古，有足樂者，爰就所歷，分述如左：

（一）石樓　西山北麓有石樓，清光緒時郡守文悌所重建。樓前有石池，其形方，山水自石罅流注；又由池分數道流入伊川，或曰：即古禹王池。水頗温暖，有温泉之目。

（二）齋祓堂　自石樓南行，山坡上有大石窟，高約四丈，深寬各二丈餘，顏曰：「齋

一九—三五九

祓堂」或謂古潛谿寺卽此，中有二丈許大石像七尊，及隆慶五年鳳陽山人陳以潮書「西洛奇觀」四大字，大致完整。洞外石壁刻洛浦漁者敬繪魁星像及明東冢公鼐詩，清劉墉大小字，均不殘缺。

（三）賓陽洞　自齋祓堂再南行，有三大石窟並列，皆深廣如室，中窟高約五丈，深寬各四丈許，有二丈餘之石像十三尊，大致完整。窟口有額顏曰：「賓陽洞」，有聯爲「香林別自開暘谷，德水相連繞化城。」左右三窟高與中窟略等，深寬均不及之，各有二丈許大石像五尊，均尚完整。三窟內外龕像滿壁，或數寸，或數尺，皆極精妙，惜小像爲匪人所擊落，以售之西人，已多無頭，未免減色。有名碑二：一爲洛州鄉城老人佛碑，高四尺許，廣不滿二尺，十三行，行二十三字，正書，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疑是貞觀中刻，王昶金石萃編及洪頤煊平津讀碑記均以爲魏刻，碑文已泐，莫能詳也。一爲伊闕佛龕之碑，高一丈餘，廣六尺半，唐岑文本撰，褚遂良書，三十二行，行五十一字，正書，額篆書，亦不完整。此窟造像年代，自歐陽修集古錄改題伊闕佛龕之碑曰三龕記，又謂三龕之像，乃唐魏王泰爲長孫皇后造。後之言石刻者，如顧炎武金石文字記、畢沅中州金石記、武億授堂金石跋、洪頤煊平津讀碑記，皆承其說，惟武攀龍重修賓陽洞記，獨標眞諦，謂爲元魏所鑿。許同莘先生嵩洛遊記，稱北魏石窟，自景明迄正光，歷二十四年，竭國家全盛之力，僅成三所。魏王泰爲母后造像，據立碑年月，上距后崩祗四年有奇，今三龕精整閎麗，爲諸寺最，泰雖豪侈，必不能於四年之內成此距工。玩碑文仍舊增嚴語，是三龕卽魏之石窟，泰因而崇飾之，尤爲明白曉暢。倬觀繆荃孫先生藝風堂金石文字目，有賓陽洞隋開皇大業時造像五段，隋在唐前，其非唐時所鑿，已無疑義；或以無魏時題刻，恐未必卽爲魏物，不知窟爲元魏帝室所鑿，呵禁綦嚴，誰能擅入題刻，拓跋氏視爲家產，亦無煩特識歲月，揆之事理，其爲元魏遺蹟，固信而有徵也。

（四）翠花亭　折回齋祓堂，由堂前之山坡下行，有一極淺石窟，在伊水之濱，爲翠花亭。有陳搏書「開張天岸馬奇逸人中龍」十大字，附陳肇鏞識語，述其來歷頗詳。或曰：此好事者集魏鄭道昭書，非眞蹟也。然筆力雄健，自足愛玩。又有河洛七字文體壽星圖碑，及香山圖，均爲流俗所欣賞，碑賈拓之以貿利，傳布甚廣也。

（五）鑼鼓洞　賓陽洞之南，有洞在石崖中，大不過尺許，以懸溜下注，激宕成聲，若鑼鼓然，故名。

（六）八仙洞　由鑼鼓洞沿伊水南行，有並列之石窟二，在左者曰八仙，深廣高均不過丈餘，中有七尺高之石像十尊，一尊已全毀，其餘亦多殘缺。頂上雕八仙像，惟二像尚完整。

（七）千佛洞　在八仙洞之右，其大小與之相埒，有已殘缺之石像三尊，均高七尺，兩壁密列二寸餘之小像，頭部大半殘缺，亦爲匪人所擊落云。

（八）萬五佛洞　再沿伊水南行，石壁上有一窟，離地雖僅二丈，而峻峭不易攀登。中有高一丈之石像五尊；完整者三，小有殘缺者二，滿壁刻石爲方罫形，每格各鐫二寸許之佛像，其數在一萬五千以上，大致完好，題刻亦頗不少。頂上大蓮花周圍有「大唐永隆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及「一萬五尊」字，大可八寸，尤爲顯明，諸洞石像，以斯爲最完整矣。

（九）郭愛洞　在萬五佛洞之南，石窟高大，類齋祓堂。左壁近頂處，鐫「郭愛同爲父造」六字。洞內外遍鑿龕像，鉅細不一，殘整相錯，惟獨無鉅像，與他洞異。洞外有修路碑記，疑世稱路窰卽此。

（十）蓮花洞　郭愛洞之右石壁上，有窟離地約二丈餘，階尚寬平，攀登者不覺其峭。窟外左壁有「伊闕」二大字，隆慶孟春巡按河南等處趙岩所題也。窟內有丈餘石

像三，八尺許石像二；窟外有丈許石像一，均已殘缺。龕像滿壁，完整者較多；頂有大蓮花寶蓋，刻工精絕，花瓣垂垂，如迎風含露；題刻不少，且多佳品，中有正光孝昌年號造像記，知爲元魏遺蹟。

（十一）龍門　蓮花洞南伊水之濱，崖石上有一幽深之洞，石屏張漢題「龍門」二大字，能奪人目。洞左「郭公路」三字，右「方公路」三字，其義未詳。

（十二）奉先寺　由龍門再循伊水前行，有俗呼九間房者，唐之奉先寺也。距地約二十丈，躡石級而登，氣象堂皇，縱廣十有二丈，上下百四十尺，石像之峨巍，亦爲全山之冠；言其雄壯，斯爲最矣。且劈石成崖，由山頂直下，與諸洞之鑿石爲窟者獨異。中坐巨像，佛身通光座高八十五尺，即唐高宗時皇后武氏助脂粉錢二萬貫所建之大盧舍那像也。盧舍那者，釋元應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云：「或云嚧舍那，亦言盧折羅，此譯云照，謂徧照也。以報佛淨色徧周法界故也。」又：「日月燈光徧周一切處，亦名盧舍那。」今此像之頭，已見裂紋，身亦略有殘缺，立而侍者爲二菩薩像，均高七十丈，在左者足部殘缺，右則肘及左手均不完整。左右壁有迦葉阿難金剛神王四像對立，各高五十尺；左壁二像，小有殘缺，其一一足斜出，遊人樂圍其脛，多未能合抱者；右壁一殘一毁，不忍逼視矣。有一石窟，深廣高各一丈餘，有七八尺之石像七尊，若甚渺小者，蓋適在大像之旁故也。壁間石龕甚多，大者丈餘，小亦三尺，龕中之像，有完整者，有殘缺者，有僅存遺跡者，不勝枚舉。此間題刻不多，而著名之碑記有四：一爲大盧舍那像龕記，末附開元十年十二月牒；碑高四尺，廣二尺三寸三分，共二十行，行二十八字。朱彝尊曝書亭集、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畢沅中州金石記、洪頤煊平津讀碑記、均有跋，今尚完整。一爲唐贈隴西縣君牛氏像龕碑。高五尺許，廣二尺餘，張九齡撰，武億疑之，「授堂金石跋。洛陽龍門諸造像記。唐贈隴西縣君牛氏像龕碑。其文則題云員外郎張九齡也。曲江亦爲人作尋常文字耶。」洪頤煊謂九齡作此碑，當在開元初年，牛夫人實趙冬曦之母，碑中所言，皆與史合；「平津讀碑記。新唐書張九齡傳。元宗即位。未郊見。九齡建言。俄遷左補闕。改司勳員外郎。九齡神道碑。作禮部司勳二員外郎。則此銘當作於開元初年。又稱新唐書趙冬曦傳。冬曦遷中書舍人。以國子監祭酒卒。兄夏日。弟和璧。安貞。居貞。頤貞。彙貞皆擢進士第。安貞給事中。居貞吳郡採訪使。頤貞


洛陽龍門奉先寺唐武后造大盧舍那像

安西都護。則牛夫人者，實趙冬曦之母。不器之配也。碑末云。初府君之沒也。長子未冠。少男未髫，趙氏家世()○。又云。○○在堂。已六子從政。所言皆與史合。」今碑文雖甚殘泐，張九齡三字尚可辨認，知洪氏之言是也。一爲大唐內侍省功德之碑。開元時內侍省官高力士等，爲玄宗祝釐而造西方無量壽佛像一鋪，立碑以記其事也。高七尺八寸，廣三尺九寸五分，二十六行，行五十字，金石攷作御製御書，武億授堂金石跋，謂諸宦者爲天子祝釐，必非御製御書；王昶金石萃編，以文前有○○○撰，泐其姓名，非御製信，然次有御書字，宜乎金石攷以爲御書。倬按唐書稱：玄宗多藝，善八分書。又稱：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侍命而已！玄宗在藩邸時，高力士傾心奉之，及爲太子，奏爲內給事；開元元年七月，以誅蕭至忠岑羲功，擢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玄宗厚愛力士，至不憚破壞祖制以榮寵之，其他又何惜焉！此碑領銜者爲力士，則玄宗爲之撰書，宜無足怪；惟文前有○○○撰御書字，或他人所撰，而玄宗書之，惜碑過殘蝕，未易深考耳！一爲虢國造像記殘碑。高二尺，領廣四尺九寸，武億授堂金石跋、謂：虢國公下名字缺，惟存一助字，蓋昴字脫其上半，唐書宦而傳、楊思昴封虢國公，卽其人也。洪頤煊平津讀碑記、亦謂虢國公爲宦者楊思勗、黃易嵩洛訪碑日記。已稱爲殘碑，今蓋不易辨識矣。唐杜甫有遊龍門奉先寺詩，可考見當年狀況，錄之於左：

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陰壑生虛籟，月林散淸影；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

（十三）藥方洞　復沿伊水南行，石壁上有一窟，比八仙洞略大，離地可三丈，由石級而上，有八尺許石像五尊；一已無頭，餘亦略缺。石龕滿壁，龕中石像完整者爲多。頂有大蓮花，有四像環繞，若飛舞然，均尙完整。洞口左右，遍鐫藥方，已殘缺矣。

（十四）古陽洞　再由藥方洞偏右，循石級上行三丈餘，有大石窟，高亞於賓暘洞，深廣似與相埒者，古陽洞也。俗稱老君洞。中有老君像，連座高二丈餘，亦石質，復以泥修補之，亦略有殘缺矣，像之下端，鑿小龕六，各有石像，殘整不一。立而侍者，有一丈五尺之石像二尊；左尙完整，右略殘缺，自頂至地，龕像題刻，密列無隙。壁間之龕，可分三層，貼地大龕，左三右二，上二層均爲四龕，小龕旁出附麗，龕中之像，三五爲夥，亦有數十數百者；小像尙多完整；大者頭多新裝，蓋亦爲人鑿落，十餘年前，有信士捨金以石灰質修葺之也。洞內鑿壁爲橫額曰：「古陽洞，」洞外亦鑿橫額曰：「古精理閣，」均尙完整。造像記據繆荃蓀先生藝風堂金石文字目所載，魏刻凡一百有八段，西魏三段，東魏一百六十五段，唐三十四段，而著名之比邱道匠造像記未列入，知尙有遺漏，可謂盛矣。龍門二十品，均在其中。二十品者：一爲司空公長樂王丘穆陵亮夫人尉遲爲亡息牛橛造彌勒像記。石廣一尺二寸，高二尺五寸，七行，行十五字，正書有十字殘泐，記載年月爲太和○九年十一月。陸增詳謂九上所缺，當是十字。「八瓊室金石補正」一爲太和廿年步輦郎張元祖妻一弗爲亡夫造像記。石廣一尺一寸，高六寸六分，十行，行三字，正書；尙完整。一爲太和廿二年北海王元詳母子造彌勒像記。石廣一尺六寸，高二尺八寸，九行，行十八字，正書；雖有二大裂紋，然僅數字殘泐。太和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魏主南伐蕭氏，北海王從，太妃伊川立願，母子平安，造彌勒象一區以置於此，廿二年九月廿二日，法容刻就，鐫石以記其事也。一爲太和廿二年九月十四日，始平公像記。朱義章書，孟廣達文，石廣一尺七寸，連額高三尺四寸，額題「始平公像一區」記文十行，行二十字，並陽文正書，殘泐者已過半矣。武億謂始平公造像記，用棊子格，陽文凸起，石刻所希有也。「授堂金石跋」洪頤煊謂碑正書陽文凸起，漢碑惟執金吾丞武榮碑額有此，碑字皆用陽文，前此所未有也。「平津讀碑記」陸增祥謂此比邱慧　爲國造石窟，并爲亡父始平公造象，額題「始平公像」者，造始平公之供養像，非始平公所造之佛像也。諸家皆以始平

公造像題之增一造字，失實矣。「八瓊室金石補正」詳觀記文，知陸氏之言是也。一爲太和年都綰闕口游激校慰司馬解伯達造彌勒像記。石廣一尺三寸，高四寸五分，十四行，行五字，正書，尙完整。陸增祥謂闕口卽伊闕，激徼之通借。「八瓊室金石補正」一爲孫秋生等二百人造像記。孟廣達文，蕭顯慶書；石廣一尺七寸，連額高四尺五寸，額題「邑子像，」左有小字二行，爲「邑主中散大夫滎陽太守孫道務」十三字；右有小字三行，爲「寧遠將軍中散大夫穎川太守安城令衞白犢」十八字。記文十三行，行九字，下有較小之字十五行，行三十字，列維那程道起等姓名，均正書，已殘泐一百二十餘字。錢大昕謂首稱大代太和七年，蓋自道武建國稱魏，仍兼稱代，崔浩所云代魏兼用，猶彼殷商者。至孝文時此號尙未改也，後題景明三年歲在壬午五月戊子朔廿七日造，距太和七年癸亥，已二十載，蓋後來續刻者。「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王昶據佛書解釋「維那」二字，謂維是綱維，華言也；那是梵語，删去羯磨陀三字也。僧史略云，梵語羯磨陀那，譯爲知事，亦云悅衆，謂知其事悅其衆也。「金石萃編」一爲景明二年九月三日雲陽伯鄭長猶造彌勒像記。石廣一尺三寸，高二尺一寸，八行，行十二字，正書，有數字殘泐。陸增祥謂長猶，鄭演子，永平五年卒，謚貞侯。「八瓊室金石補正」一爲景明三年五月七日比邱惠感爲亡父母造彌勒像記。石廣一尺七寸，高八寸，十二行，行五字，正書，有十餘字殘泐。一爲景明三年五月卅日邑主高樹唯那解伯都等三十二人造像記。石廣一尺一寸，高一尺七寸，十行，行十四字，正書，有數字殘泐。一爲景明三年八月十八日廣川王祖母太妃侯爲亡夫賀蘭汗造彌勒像記。石橫廣一尺三寸，高二尺一寸，五行，行十字，正書，殘泐者已三之一。陸增祥謂時襲廣川王爵者，當是鑒道；侯太妃之夫，當是文成帝第三子，略，賀蘭汗不見於史。「八瓊室金石補正」一爲景明四年八月五日邑主馬振拜等卅四人爲皇帝造像記。石廣一尺二寸，高二尺二寸，額題「邑子像，」記文九行，行十五字，正書；末行僅三字可辨，餘尙完整。「舊拓龍門二十品」有優塡王造像記。八瓊室金石補正。藝風堂金石文字目。均列入唐代。曾炳章先生選此記代之。」一爲景明四年十月七日廣川王祖母太妃侯造彌勒像記。石廣三尺四寸，高一尺一寸，二十二行，行六字，正書，有十餘字殘泐。一爲景明四年十二月一日比邱法生爲孝文皇帝并北海王母子造像記。石廣一尺五寸，高一尺三寸，十一行，行十三字，正書，有二十餘字殘泐。王昶謂北海王詳，孝文之弟，太和九年封，後獲罪暴死。「金石萃編」洪頤煊謂是時孝文帝薨五年矣；北海王詳，母高太妃，是時並存。「平津讀碑記」一爲正始四年二月安定王元燮造釋迦像記。石廣二尺五寸，高一尺，十三行，行九字，正書，殘泐者已二之一。記稱安定王爲亡祖親太妃亡考太傅靜王亡妣蔣妃及見存眷屬造。洪頤煊謂亡祖親太妃，景穆皇帝孟椒房也；椒房位尊，故不著其姓。安定靜王名休。「平津讀碑記」一爲熙平二年七月廿日涇州刺史齊郡王祐象記。石廣一尺三寸，高一尺四寸，十六行，行十六字，正書，已大半殘泐。錢大昕謂祐蓋魏文成帝之孫，齊郡王簡之子。「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王昶謂祐字伯授，襲封，位涇州刺史，碑無作記者姓名，玩其文曰：「體蔭宸儀，天縱淑茂」云云，非祐自述語，殆他人勒銘以記者也。「金石萃編」一爲神龜三年三月廿日比丘尼慈香慧政造窟一區記。石橫廣一尺一寸，高一尺六寸，十行，行十字，正書，有十餘字殘泐。陸增祥謂神龜無三年，是年七月改正光，造像時未改也。字畫隨意增減，非必當時有是體。「八瓊室金石補正」一爲邑主仇池楊大眼爲孝文皇帝造像記。石廣一尺七寸，連額高三尺九寸，額題邑子像，記文十一行，行二十三字，正書，殘泐者近五之一。記無年月，錢大昕謂以大眼所署官推之，當在世宗景明初。「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武億謂書勢尤磔卓，魏石刻亦希見。「授堂金石跋」一爲魏靈藏薛法紹造像記。石廣一尺七寸，連額高三尺九寸、額題「釋迦像」兩旁分題：「魏靈藏」「薛法紹，」記文十行，行二

十三字，正書。有十餘字殘泐。畢沅謂字體似楊大眼記。「中州金石記」武億謂記所言，蓋魏藏法紹二人自爲祝釐之詞，皆誕妄無稽，不自悲其愚也。「授堂金石跋」一爲北海王國太妃高爲孫保造像記。石廣一尺一寸，高一尺七寸，五行，行十字，正書；有九字殘泐。陸增祥曰，高太妃，北海王元詳之母也。「八瓊室金石補正」一爲比丘道匠造像記。石廣一尺八寸，高一尺一寸，十三行，行七字，正書；有十餘字殘泐。此二十品者，蜚聲藝苑，流布海內。考其始拓，爲清同治九年二月，燕山德林選最上乘者孫保、侯太妃、賀蘭汗、慈香、元燮、大覺「即比丘道匠造像記。記首爲大覺二字。」牛橛、高樹、元詳、雲陽伯、十魏造像記，標名曰龍門十品。洞中有石刻可徵。後增至二十品。至民國時，曾炳章先生知洛陽縣事，加選本洞及他洞魏造像記，增爲五十品。旋又續拓二百五十品；近已增至五百品矣。昔黃易訪碑嵩洛，深以不能拓取洞頂題刻爲憾；「嵩洛訪碑日記。老君洞頂之刻幾遍。架木高危。不能搨取。嘆息而已。」今碑賈立架洞中，猱升而拓，即於其下設攤售之，得之甚易，値亦不昂；然不免有贋鼎攙入，此則世風之變，未可苛責者也。倬謂此洞有深堪加意者兩端：北朝矜尚門第，而觀造像人職名，有親貴「如安定王元燮」有大臣「如楊大眼」有功曹「如孫秋生」有女子「如清信女尹靜妙」有比丘「如惠感」有比丘尼，「如法興」無貴賤，無男女，祇要一心信仰，即可任意造象，足見佛法平等之妙諦，一也；魏景明元年，始營龍門石窟，而孫秋生等二百人造像，係太和七年興工，遠在其前，實爲龍門造像之嚆矢，二也。故論及文藝，固宜首屈一指，即歷史上之供獻，亦頗珍貴；此倬所以津津樂道也。惟頂壁均造佛像，而端坐其中，儼然洞主者，爲老君像，殊不可解耳！

以上爲西山之勝。自此沿伊水前行，石壁峻峭，龕多如蜂房，惜無像者已不在少數，無甚可觀；惟水中卵石，顏色鮮明，映日生光，足以益人清興。可二里，抵山趾，越木橋而東，將一里，有壁矗立，高八丈餘，攀援而登，即有途徑；有山與西岸對峙，土石相間，不適雕琢；故造像不多，石窟尤少，雖亦有古蹟，已爲遊人所罕至，倬欲知其狀，亦觀覽焉。

（十五）擂鼓寺　在伊水東抵山麓，寺外有石，名擂鼓臺者，其形圓，凡二層，上層徑約四尺，中凹，旁有尺許缺口，下層徑六尺許，兩層相連，一古蹟也。其後瓦屋，即擂鼓寺。屋後石窟，中有一龕，一大石像，今尚完整。滿壁小像，亦多完整者。

（十六）大萬五佛洞　擂鼓寺之北，有大石窟，顏曰：「大萬五佛洞。」中有一龕，有大石像三尊，均已殘缺；龕後三大石像，亦不完整；壁間貼地處，環鑿三尺許石像二十餘，僅一尊有頭，且有全身削去者；惟洞內外密列一二寸之小像，尚多完整。右有較小石窟，適與毗連，左壁已壞，可以相望；有殘缺之大像二尊，壁上有坐蓮花石像十五尊，頭均殘缺。

（十七）看經寺　由大萬五佛洞沿伊水北行，有小樓與西山之古陽洞遙對，額題「看經寺。」內有舊房三間，相傳爲唐僧曬經處。後有石窟，中坐大石像一，尚完整。寺外有清乾隆三十四年重修古看經寺碑，亦不殘缺。

（十八）香山寺　再循伊水而北，有寺在山半松林者，香山寺也。後魏熙平元年，建寺嶺上，武則天曾坐朝羣臣於此。「唐語林。洛東龍門香山寺上方。則天時名望春宮。則天御石樓。坐朝文武。百執事班於水次。」沈佺期有從幸香山寺應制詩；其後李白韋應物輩，各有吟詠。至唐太和六年，白居易尹河南，以相國元稹誌墓文之酬金，大加修葺，爲詩文以張之，「白公有修香山寺記。及重修香山寺畢題二十二韻。均見白氏長慶集。」並卜居山麓；興之所至，輒有佳什。開成五年，又修經藏堂，藏新舊大小乘經律論集五千二百七十卷，以所著白氏洛中集納於堂中，於是寺名大振。宋時爲洛中游宴之所，元明中廢。清康熙四十七年，學政湯右曾、知府張瑒、知縣吳徽各蠲俸金，移建山腰，正殿三楹，

殿後爲白公祠，祠後爲觀音堂。湯公自撰記文，「西崖文集有重修香山寺記」又物色高僧履公爲住持，於是茲寺復興。雍正七年，知府張漢以觀音堂改祀伊川栗主。乾隆十五年，清帝至寺題詩，建御碑亭，年久失修，已非舊時規模；惟三賢堂「祀白公配以湯右曾張瑨」棟宇粗完，御碑亭亭碑均尚完整。而遙望西山，氣象萬千，心曠神怡，知昔賢登山玩水，確有深意。寺後有白居易墓，後人重其行誼，往往奠酒致敬，賦詩憑弔，至今猶有生氣也。

下山抵伊水之濱，再渡一木橋而西，循故道回寓，追溯全山：造像以奉先寺爲最大，萬五佛洞爲最多，賓暘洞爲最精妙；題刻最富且佳者爲古陽洞，蓮花洞次之，而言及風雅，必推香山寺。元魏及唐代所建諸寺，大抵以帝后之力爲之，時易勢異，不特破瓦頹垣不可復見，卽其遺址亦罕有知之者；惟香山寺巍然獨存，則以白居易之故也。昔賢有云：「君相斧鉞，威行百年，文人筆墨，威行千載。」豈不然哉！

滬游雜詠

鈕慕頤

西山一角「在半淞園內，土石相間而成。樹木蓊翳，雖高僅五丈，而石徑紆迴，邱壑無盡。奇峯小閣，曲水平橋，處處有致。」

半淞園內樹陰涼，邱壑峯巒處處藏；一角形呈莫輕視，夕陽紅映勝朝陽。

迎飆峯「西山最高處有怪石，高二丈餘，突起成峯。晴浦天清，陰雲浪濁，風飆上下，總與峯迎。旁一草閣，晨夕坐之，心神自曠。」

西山高處石嵯峨，極目輕帆疾似梭；不辨去來和上下，相逢人是順風多。

倚山樓「西山之南，有樓三楹；前環碧水，後倚青山。小鳥親人，游魚可數，明窗淨几，結構頗佳。可以品茶，可以敲棋；可以論詩，可以讀畫。」

面臨流水背高峯，屋只三楹路幾重；爲把樓登山並陟，亦攜吹笛亦攜笻。

瞰江亭「東山與西山對峙，瞰江亭在東山之巔，橫丈餘，長倍之。俛視黃浦，沙鳥衝烟，雲飄捲浪，夕陽在水，空翠接天，歷歷在望，縱目佳處也。」

竹樹蕭森夜色寒，亭虛受月照團圞；低頭忽見波心影，一樣光明上下看。

天平之春

程志政

到蘇州去

春之神偷偷地步進了人間，大家也似乎擺脫了嚴冬的困頓而入於輕靈美快的新生活氛圍。流光易逝，美景不常，為珍重春光起見，我和許多朋友們倡議利用假期作一短距離的春游。終於在幾度討論之後，決定到蘇州天平山去。

為什麼要到蘇州呢？一來因為蘇州離上海較近，我們唯一可以利用的僅有星期日一天，當日游畢，即可回滬。二來因為我們的朋友劉曉光昆仲恰好是蘇州人，他們很樂意來招待我們，担任指導。一切是準備妥當了，祇靜待着那一個星期日的降臨！

是四月八日的早晨，太陽很明媚的照着，我和綺城在七點鐘急忙向北站出發，匆匆地在車上覓到了一個座位，乘客愈來愈多，一輛狹小的車廂裏擠滿了游客。

八點鐘是規定開車的時刻，然而直到八時一刻火車方纔離站，大家因為游覽時間的關係，都不免抱怨鐵路。火車風馳電掣的前進，九時多到了蘇州車站，我們的目的地，算是達到了！

引起興趣的兩件事

一下車世中正在等候我們，大經夫婦也來了，大家很快樂的坐了車到閶門外下了，他們已代預備好的民船，接着曉光，長胄，修綱，敬炳夫婦都聯翩而至，原來他們是在星期六來的，已在昨天玩過狠多的名勝了！

篙夫解纜的時候，已經敲過了十句鐘，據說，到天平山水路有二十多里，加之逆水行舟，至少要下午兩點鐘纔可到達，雖然大家談笑很歡，可是在水程裏要挨延如許時間，心裏真又急煞了！

沿河的風景沒有什麼可取，所能引起我們興趣的，祇有兩件事，一是古石牌坊，這些石牌坊，豎立在田疇裏，孤零零地往往祇餘了一個空架子，有些僅餘一座表門，其餘屋子都沒有了，由此我們推想當年這些地方，一定是狠大的宮囿巨宅，滄海桑田，現在祇餘這些紀念品了。一件是河道的被人侵佔，由蘇城往天平山的河道，原來也不闊，可是有些石橋附近，河道被人民侵佔去很多，侵佔的方法是異常巧妙的，在河岸的近處，先樹立石樁或木樁，然後蓋屋上去，這樣一來，屋的地位是不費一分文的擴充了，可是此仿彼效，河身便愈來愈窄，現在僅有一舟可過，如果不加取締，將來交通必定要全部堵塞，市政當局，對此似乎不容忽視呢！

眞如另一世界

船夫和風勢奮鬥着前進，雖然是用盡了生平力量，然而船身終是遲緩得像蝸牛一般。心急的我，早已不耐煩了，提議舍舟登陸，從間道先到天平山麓候船。這個提議，曉光，大經，敬炳三人十分贊同，於時在一座石橋

邊，携了手杖，跳上岸去。最初沿着河去，後來爲探勝尋幽起見改走小道，遠遠的望着一座獅子山，眞個宛像一個獅子在蹲伏着，神態如生，比南京的獅子山名實相符多多了！

一路都是荒野的鄉村，靜寂幽美，令人心曠神怡，偶然走到農家門前，叩問路徑，他們都不憚瑣煩的殷勤指示，并且願任嚮導，使我們感覺到鄉村人民的淳厚可愛，和大都市的機詐虛僞比較起來，眞如另一世界了！

沿途的山很多，但也叫不出什麽名字來，山都很低，然而林木森森，蒼翠之色，撲人眉宇，也自可觀。曉光告訴我們，在上海時，在路上來往，差不多雙手不能自由舒展，一伸手，也許要碰到別人，然而在這裏，這麽大的原野裏，四面看看，除了我們，又有誰呢？兩相比較起來，人口的疎密，眞是不可同日而語了，在蘇州尙如此，邊陲一帶，更不必說了。如果能移都市的不事生產者，到這些地方來，豈不是兩得其利呢！我們一路感喟着。

御道到了

御道到了，什麽是御道呢？原來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時候，官府特砌的，用的是青磚，豎砌着，到現在依然沒有多大損壞，曉光又感嘆着，覺得專制時代，皇帝一句話，什麽事立刻可以做到，這條公路，據說是幾天功夫裏築成的，現在到處鬧着築路，可是公路築成的能有幾何？而路面的堅固，更不必談了！

依着御道一直前進，便到了天平山麓，天氣漸暖，我們走了許多路，也疲乏不堪，祇好席地坐在桃花林下，靜待着那民船的光臨。在無聊的當兒，我和曉光到近處一個古刹裏去游覽，那古刹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外觀還好，而內部却破壞不堪，歪斜得令人不敢久留，據主持的人說，裏面一尊觀音像，是全石彫成的，可是我們又那裏能辨別它的眞僞呢！

許多人伸長頸子望着我

第一個印象使得我感覺得不快的，便是天平山下的轎夫和轎婦。女子抬轎，我還第一遭看見，當然是十分驚奇。然而這些轎夫轎婦，到處成羣結隊的追隨着我們，一定要我們乘轎上山，我們雖然一再解釋，我們須待全體到達之後，始能乘坐，并且担保她們一定乘轎，可是她們總是不相信，追逐了不放鬆，叨叨絮絮的講價錢，最可恨的，便是在她們失望之後，總要罵出不遜的言語。一羣轎婦散了，一羣又圍着來，直使人悔此一行，轉生不快！

時間是午刻了，我們的糧食還在船上，而疲倦之餘，飢荒又接着鬧起來，曉光精神比我好，還可支持，我却非就餐不可了！所幸這小小的村落裏，有一所簡陋的餐館，草草的點了一碗蛋飯，正在吃的當兒，桌子四週，又是許多人圍着伸長頸子望着我，眞是如何使我難堪呀！趕快的吃完，所幸朋友們都來了！

氣象萬千的怪石

乘着轎上山山道很是平坦,抬我的是一男一女,大概是夫婦吧!聽說他們在春秋二季,游客旺盛的時候,抬轎就是他們的副業,每家都有一頂轎,每年的收入也很可觀。起初,我看了她們體力很似强健的樣兒,以爲不亞男子。豈知到了上山的時候,便露出破綻來了,跑不了一些路,便要休息,并且要求我自己上山到下山的時候再坐,這不是滑稽之至嗎?上山我可以自己走,難道下山到反要乘轎嗎?然而我爲了可憐她們,當然很爽捷的答應了,况且山很平坦也不費力。下山之後,看見一座大松林,裏面是范文正公墓道,因爲時間不早,沒有能去憑弔。

轎子停在另一山前,這座山纔是游客的最後目的地,也就是著名的天平山了,立在山前遙望着,眞是氣象萬千,蔚然大觀,最奇怪的,便是天平山的石峯。那些怪石都朝天直立着,所以人稱爲「萬笏朝天」和普通山石比較起來,確是另有一番意趣。下轎步行登山,而轎婦們却又向我們需索酒資,追逐不捨,說什麽腹餓難忍,必須吃些點心纔能抬轎,我們當然不理會她,可是她們也竟追隨我們上了山。絮絮不休,一鼔游興,早又爲她們減却不少,這種需索酒資的陋習,如果不加取締,也許將來沒有人再敢到天平山了!

從裂縫中上山

半山間有一座寺宇,可以小憩,由此登山,便到了缽盂泉,泉水很清但不甚廣,裏面也有幾間房屋,憑窗遠眺,可以看到對面的七子山。山上墳起七處,因以得名,瓏岩山的高塔,也似近在咫尺。出缽盂泉再進,是最險奇的一線天。一塊碩大無朋的巨石,豁裂爲二,游客們祇可由那「纔可通人」的裂縫中上山,體格稍大的人,便有行不得也哥哥之嘆。由此上去,一路都是怪石崢嶸,朝天屹立的也有,向山旁穿出的也有,形狀如屏風,如巨炮,眞是描摹不盡。據說,山頂有一很平的巨石,天平山的得名,也就在此。但是我們爲時間有限,也不遑登峯造極了!

游覽既後,重復下山乘轎返船,一般轎婦,爲了爭索酒資,又起紛擾,甚至於半路停下來强索,可惡亦復可憐,終於滿足了她們的願望而罷!

留園煥然一新

由天平山回蘇州,一路順風,不二小時就到了。暮雲四合中,我們曾在寒山寺逗留一下,無甚可觀,匆匆卽去。到了閶門外,趁車往松鶴樓晚餐,天氣燠熱,急思返滬,豈知到了車站,纔曉得京滬車在渣澤出軌的消息,非上午四時,不能有車赴滬,那時眞是樂極生悲,大家明天都要辦公,誰能等到明天呢?後來總算托人請了假,重行回到旅館裏,預備第二天一早動身。翌日起身後,因爲快車尚早,所以特地抽暇到留園一游,留園我已是三度重游了,裏面本來很頹廢的現在却正在整理,已有煥然一新的氣象,兜了一個圈

子，又往西園，西園分爲兩部，一部是廟宇，一座大雄寶殿，很像西湖靈隱寺，偭極巍峨。而旁邊的羅漢堂，更與靈隱寺的羅漢堂無二，令我幾乎疑心置身於西子湖畔了，另一部分是花園，額曰「西園一角」，幷在牆上寫着「請看五色大魚」字樣，大概也是仿杭州玉泉寺的，買了票進去，祇見一大池位於全園的中央，池的中心，又有一亭，由九曲橋貫通兩岸。我們最初以爲池裏一定有很多的五色大魚的，可是靜坐了半小時，漫說五色大魚，即小魚也未見一尾，不知還是大魚酣臥未起，還是寺僧故作欺人之談呢？

歸途感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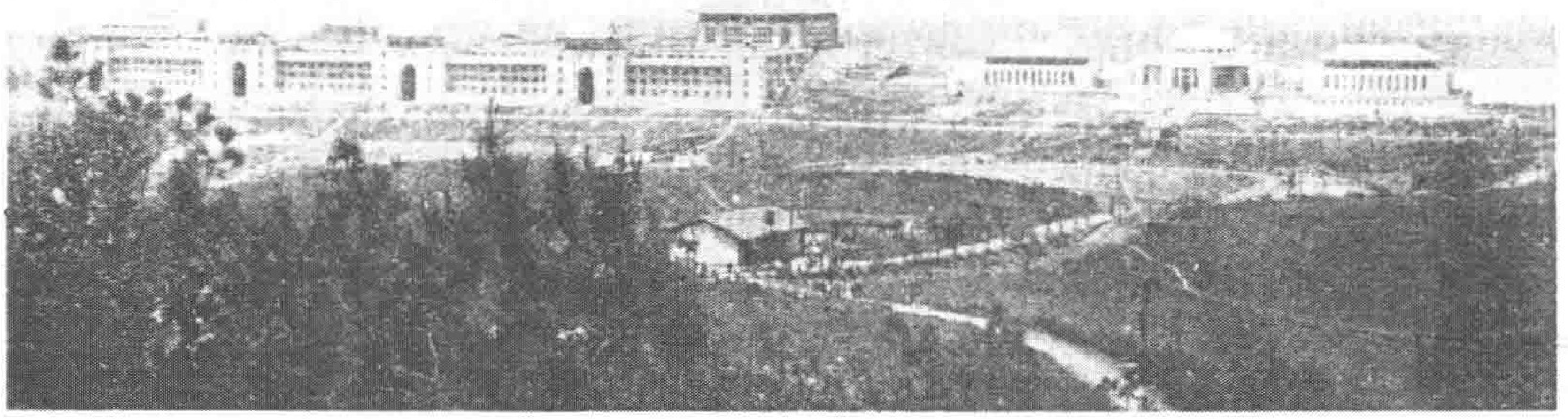
回到旅舍，趕忙收拾行裝，赴站搭車，然而十一時的快車，又要遲兩小時，於是大家如熱鍋上的螞蟻，大失所望的枯待着。直到下午一時半，期待着好久的火車，方始進站，大家蠭湧而上，總算在下午兩點鐘到了上海。

這次游覽蘇州，雖然很短促的僅有一天功夫，但是觀感所及，覺得有幾點可以鄭重提出的，（一）天平山上尙須由當地人士集資加以點綴，依現在而論，這座山可玩之處很少，不易吸收游客。（二）各轎婦的需索，令游客易生不快之感，最好由官廳規定轎價，以歸一律。（三）由蘇州至天平，尙無平坦大道，宜設法興築。

末了，我對於這次在蘇殷勤招待我們的曉光昆仲表示十二分的謝意。（完）



一九一三七〇



武漢大學全景

珞珈山巡禮

李長年

所謂「芳草凄凄」的鸚鵡州，及「昔人已乘黃鶴去」而留下的黃鶴樓，已滅去了當年的姿色。在武漢三鎮，只有珞珈山地的景色，能勾引着仕女們的魂了。

以有「後起之秀」的武漢大學府的粉飾，珞珈山由荒涼無人過問的山地，飛躍的變成仕女們游賞之區了。山脚下，山頂上文學院前，宿舍頂上理學院前的看臺，東湖的沙隄上以及……在在都可尋出游人的芳跡。尤其在每個星期日，怪物的汽車總歸滿載着少爺小姐官僚洋人，紳士……離開東門，如一陣風地帶到大學的宮禁門前。

在武漢輪上便可遠遠地看見，在天涯處，淸楚地畫出覆翡翠色瓦的宮殿式的巍壯建築了。走過馬廠（武昌城內的地名）至東廠口的武大舊校址，便乘武大汽車，不到半小時，壯觀的建築踏進車窗淸明的映入我們的眼簾。

山高約三百呎，山之陽，是十幾幢武大教授住的洋屋，武漢大學卻築在山後的一座較低的山上，山東便是個茫茫的湖面。

去年我到武漢去，便在武漢大學住了很長的時間，珞珈山地的景色，總算領會到一二了。

——環山行——

到武漢大學，是在初秋的一日午後。吃過晚飯，幾位老友提議環珞珈山步行一周。於是穿起輕便的衣服，高興地，走出宿舍，下了山，且談且走着。

到合作社的寬路走盡，便踏上一條等寬的山路上，路旁有條長石階，蜿蜒的伸張到山頂，頂上有座潛伏在松蔭下的尼菴。

眼之所及，總是山之高，石之奇，江河之浩蕩，大地之廣博，不禁感覺到宇宙的浩大，而我們人生的渺乎其小呀。

旁有高大烟囱以伸張其勢的，巍壯的蛇山之

一九—三七一

周，敷着薄薄的胭脂，似土丘的卓刀泉的那兒，畫出一排森森的松林。緩緩地大地上升起青灰的晚烟宇宙在慢慢地踏進黑夜的宮門了。

好一個幽靜的晚天呀，間歇的幾聲牛鳴犬吠及我們的幾句散漫的談話，在打破它了。慢慢在山路上走，並有微風輕輕地拂來，我們絲毫不覺有什麽暖意。

刈草者，樵夫及踝着脚，牽着牛的老農，因天晚，都怡然自得地在我們身邊擦過，踏上他們的歸途了。

瞻望過教授們的洋屋，觀完了實驗小學，我們踏上湖邊的沙隄了。天黑暗得如漆似的，不是幾盞薄黃的路燈光，嚮導了我們，也許伸出手，不會尋着我們手指的。

廣漠無垠的湖，奏起絲絲醉人的歌曲，有如 Siren 唱的一般甜蜜。我們也有如海上水手一樣的陶醉了。湖風帶着冷氣吻來，我們總覺有幾分寒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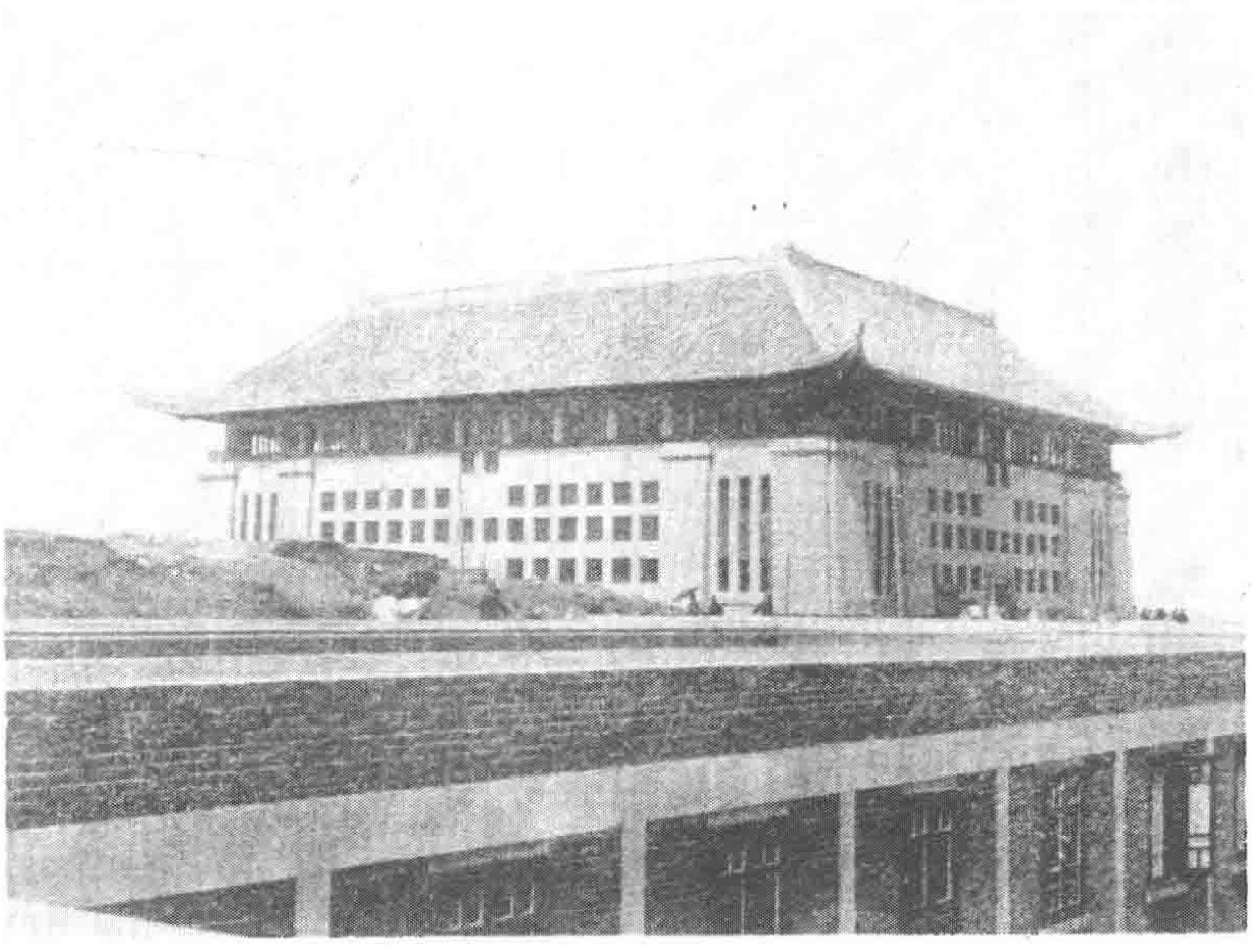
拖着沉重的脚足走回宿舍呀，好困倦，走了十多里碎石子的山路。

——大學府的觀光——

以「後起之秀」見稱的武漢大學府，久久敲進耳鼓，可是總沒機會觀光過，富於熱烈的渴望的我，總究耐不住，在次日早晨由友人介紹參觀了。

學生宿舍倚着山坡築的，縱分四幢，橫分四層，巍壯宏麗，尤其那舍門的高大，看了，足要令人驚詫。宿舍頂是平的，露天的，上有三個屋子，都是飛角畫簷，屋上覆着翡翠色的琉璃瓦，在日光中，還閃灼有光呢。

武大文學院



在文學院前，折向東，到理學院去。

一九—三七二

理學院的建築是蟹形式的。從外表上，似乎可看出幾分壯美。在前途襍誌上，劉既漂先生批評這種建築違反學理，可是我是不懂工程或建築的，只能領會到它的幾分奇特有趣吧。

回轉向西到了飯廳，一座長大的屋子，兩面都是明窗，空氣十分新鮮，且又合衞生的，眞是理想的建築。

總之，武漢大學尚未能達到盡美盡善的地步，不過，以這樣的環境，以這樣的努力，總會有燦爛之花給我們看的。

——東湖夜游——

提起東湖，人總歸要發笑。我們常說：「東湖的景色，比擬於西湖，也正如東施之比西施。」它也沒有白堤，蘇堤，三潭……的點綴，而僅僅是個廣漠無垠的湖面。

一天晚飯後，宋君要我一道去逛湖。

「恐怕沒甚趣味吧，它不會如西湖一樣明媚的。」我很草草地答。

「今夜月圓了，也許有趣吧。」宋君解釋着。

又約了唐劉二位，一道由山後走下，穿過黃土道上，來到茫茫的湖邊。遠遠的天涯處染着薄紫色的烟霞，湖風輕輕推着微波，來在沙灘上，發出低微的「喃喃」的聲息。我們靜靜地坐在岸旁多時，領略着，呀，好個詩境。

登上葉大的輕舟，向茫茫的湖心蕩去。湖山輕輕吐出一輪清明的黃月，水面上倏然映上長線的銀波。我們似瘋狂地高興着，打開提籃，拿出酒肴，盡量歡飲着。

倏然，從遠遠的湖面上，傳來一陣凡雅鈴淸脆的聲音，接着高音唱的Love Parade的歌聲傳來，我們沉醉了，在這樣銀灰色的夜裏，在這樣甜密醉人的聲中，在這樣……

武大理學院



一九—三七三



東湖一角

東宮（武大女生的宿舍）的燈光在水面上畫成多少游動着的金蛇；更遠的湖面上還散着數點漁火，輕舟似浮萍的給微蕩着的銀波，推送到湖心去了。

老宋的銀色幕中指示給我東南方有劉文島夫人的墳墓，及北方的上海銀行花園。在青灰色的月光裏我模糊地認識了方向，同時，立刻地在頭腦裏綴成一座巍壯的紀念塔及一個花團錦簇的雅緻的花園，可是它們的眞面目至今未曾觀光過，實是一回憾事。

「我們到南邊採菱去吧！」老唐向我們提議着。

立刻，我們高興起來，吩咐了船夫轉舵向南去。不一會，一片廣大的菱湖在眼前展開，只當船進了菱湖，我們大家都伸出手，似想奪錦標一樣的努力擷着。

轉棹時，菱已堆了好幾堆在船艙裏，我們且吃且談且笑，眞快活，菱味的鮮美，也許較我們家鄉的還要好呢。

離船，已九點多鐘了，在銀光下，石子路上我們高興得似瘋似狂地走回宿舍了。

——晚眺——

吃過晚飯，獨自走上山頂，坐在巨山上。

山下擁着一排青松，林西有四五疏落的農家。遠遠的都市——

一九一三七四

—漢口——還可在模糊的烟靄中尋出一條長江緊緊擁抱着牠，有如潔白的長帶。

一輪紅嫣嫣的太陽，從白雲的懷中走出，羞答答地很快地，藏在蛇山之後，天角上抹起深而妍的處女紅。一會，青灰的烟靄給他遮掩了，暮色也慢慢沉下，整個的大地在染上夜的脂粉了。

一陣粵漢車的汽笛聲，接着都市的工廠汽笛也叫起，我頭腦頓時想起，那怪物的工廠在吐出無數的男女勞動者了。

夜踏進人間了，在眼前，立刻畫起一幅模糊的暮景，青灰色的湖面上，一隻隻白帆船，似蚯蚓蠕蠕的走動着。農村間，還發出合節奏的鷲聲，及鷄鳴，犬吠……好像世外桃源一樣的清靜。

忽然地，抬起頭，滿天佈着密密的星星在遠遠的漢口，已張開無數似眼睛的明燈，並且綿亘了數里之長，如像個光明的燈線呀，好美的夜。

似癡的坐了一個多鐘頭。回到宿舍，急忙打開紙，寫了一首 Sonnet:——

太陽吻過了白雲姑娘，
羞羞地藏身在蛇山之後，
一陣似潮嘯的汽笛聲響，
盛怒地向暮靄狂吼。

似帳似幕的暮色沉下，
天空張開似眼兒的星星，
在山下那四五疏落農家，
如天國一樣雅緻幽靜。

好一個幽靜的晚天，
看遠遠的似帶的長江，
及平靜的灰白色的湖面。

好像天國一樣輝煌，
看遠遠光明的燈線，
及閃灼着似眼兒的星光。

巴黎的橫剖面

堀口大學原著　陳心純譯



巴黎的各個街道，雖然也和別的世界一樣在每朝天明的時候起身；可是牠的眞正的覺醒，却是從黃昏時分開始。從街燈亮了，商店的飾窗裏面電燈開了，大街的屋頂上面電氣廣告開始忽明忽滅了的時候起，這個大都會巴黎的精神，是進入了覺醒的狀態之中了。總之，巴黎的眞正成爲巴黎的樣子的，如在夏天日長的時分，那麽在六點半或者七點鐘以後；如在日短的冬天那麽在三點半或者四點鐘以後。因爲是緯度高的都市，所以夏季和冬季的白日的長短的相差，遠較東京爲甚。在夏天，直到八點鐘左右爲止，日影是遺留着；而冬季，那麽雖在天氣良好的日子，一到午後三時，事務所中便都點起燈火來了。叫做鮑爾·非倫斯的詩人曾經歌詠冬天的巴黎道：

午後三時——雪球
是照明着事務所的內部。
大街上面的女人們，
很早就在臉上點上了燈。
溢出在步道上面的，黑色的
蠟虎的毛皮的墨水壺。

如果沒有巴黎之冬是在午後三時便垂垂向暮的這一點預備智識的人們，對於這首詩的意味便無從了解。所謂雪球，是指電氣的照明器，從天花板上面垂掛下來的圓形的罩蓋。因爲牠是白色作球形，所以便形容之爲雪球。所謂在臉上點起了燈，是指在昏暗的步道上面恍惚隱現着的女人們的化粧的面孔。所謂溢出在步道上面的黑黑的蠟虎的毛皮的墨水壺是指女人們穿着黑色的皮毛和白色的步道相映成趣的對照。

提起了巴黎，最先使我想起的，是巴黎的諷刺喜歌劇。大概因爲我在巴黎時候，最使我感到興趣的是這種喜歌劇的緣故吧！與其往戲院，無寧往音樂廳看喜歌劇，更能深刻了解法蘭西演藝發達的方向和實情。與其往歌劇座聽意大利式的滑稽歌劇，無寧往音樂廳聽歌舞團所奏出的奇態的旋律，更能接近近代音樂的感興的源泉。比較了在奧迪安座和鮑特維爾座（巴黎大劇場）的包廂裏面在音樂廳裏面練習着狐步舞的男女之間，巴黎人的生活記錄是更加眞切地呈示着。

近來巴黎的音樂廳的所以能夠博得大衆的欣賞，其原因似乎因爲戲劇的無聊。原來，比較了老是反覆着妻，夫妻之情人這種三位一體的老套的玩意兒的戲劇，在音樂廳裏面却是既沒有悲劇，

也沒有喜劇，祗是供給觀衆們以花樣翻新的娛樂，美妙的幻影，以及有時候的『智的安慰。』固然音樂廳是一種以低級的魅力爲目標的存在，牠是藉裸體的女人們輕快的詞令爲主力來吸引顧客的，但是低級的人間，對於精妙的東西並非一定無感覺的。據我所見，反而在音樂廳的舞臺上面纔有很多新鮮的考案和大胆的嘗試能夠表現出來的。

當然，在音樂廳裏面演出的各種玩意兒的彼此之間，是並沒有連帶關係的。歌唱哪，跳舞哪，打諢哪，扮戲哪，這些各不相謀的一大套，構成了一晚的游藝。說起來是純粹的娛樂。對於詩人和小說家，眞是一個絕妙的感興的泉源。

在巴黎市中散步，最使我感到喜悅的，是到處都有賣花的花屋是。這些花屋，眞像芳香的休息所那樣，在佇迎着散步者的行脚。

這些花屋，是設在步道的每一角隅。牠們是色彩的協奏曲，是光之歌。菊花是白色的黃色的，薔薇花是紅色的白色的，瞿麥花是呈示出一種含羞的顏色，堇草是染就了一種宗教的暗紫色。從馬特萊奴區走向哥爾奈爾區，從萊脫瓦爾區走向拉希帝區，不論走到那裏，不論是富戶的居住區域，不論是貧民的居住場所，花是到處投射着明艷的調子。

無名戰士之墓是在凱旋門的下面。這裏是所謂萊脫瓦爾區的中心，以這個廣場爲出發點十二條的大街是作放射線狀而向八方奔輳開去。在每條大街和廣場相交的角隅處花屋比連，將無名戰士之墓遠遠地包圍住，形成了一個光榮的大花環。我們雖然走近了那些無名英雄的精魂長眠之所的大理石墓，但仍無法看見墓石。因爲牠是被無名的行人們四時不絕地用着虔敬的心香，捧獻着的感謝之花所遮掩了。這個墓，我們無論何時看去，都是菊花的，薔薇花的，三色堇的高積的山。這些花，好像是睡眠在戰士的長眠的靈魂上面。

在馬特萊奴寺院的兩翼，各有巨大的花市一。在天氣淸和的日子，附近數里的空氣，全被花香所漂浮了。

在巴黎，我們還可以看到貧窮的老太婆們推挽着的賣花的車子。我們如果向車子裏面探看，便可以看到裏面是有很多橫躺在綠色的葉子的床舖上面的楚楚可憐的花束。雖然是疾驅着的車馬，看到了這種綺麗的散步者，也總毫不遲疑地避讓牠們的。

巴黎的賣花姑娘，也是有名的。在士官學校的十字路口時時出現的那兩個賣花姑娘，總是從那華美的金色的籃中，拿出了肉色的薔薇和蜜蜂色的薔薇來，向行路的人們笑臉兜賣。當她們的籃裏面裝滿了紫羅蘭的時候，我是最爲歡喜。因爲金色紫色的調合，和女郎們的淡紅色的肌色，是呈出一個美麗的對照故。

一九—三七八

『太太！初開的鈴蘭，要不要？』賣花女是這樣的呼着，每年的巴黎的春天便是從賣花女郎的這種純音調的呼聲裏面誕生出來的。

雖然在名叫大鮑爾勃爾的大街的雜沓和騷音之中，仍然有花的存在，慰藉着行人們的眼和心。在這裏在街隅的小小的場所，精神活潑的女郎們現出了鮮紅的多血質的面孔，在巨大的涼傘下面開着花舖。

不論往那裏散步，巴黎總是用着花的微笑在接待着你。不論往那裏走去，花總是向你做着媚眼。

在巴黎有兩條大河，瓊·考克都是這樣說着。其一是賽奴河，那是盡人周知的。另外一條則是大鮑爾勃爾街。

相當於東京的銀座大街的，在巴黎便是這條大鮑爾勃爾街。在路面沒有電車路的闊度，也較銀座爲寬，尤其人行道，較銀座寬有兩三倍。巴黎人的愛惜此街，和東京人的愛惜銀座相同。在東京，有叫做『銀ブヲすろ』的這個名詞，（按其意爲在銀座散步）而在巴黎，也有『鮑爾勃爾特』這個名詞，（在鮑爾勃爾街散步的意思。）在東京有『銀座マン』這個名稱（按マン卽英文 Man 之音譯。銀座マン意謂喜逛銀座的人。）在巴黎，也有『鮑爾勃爾台』這個名稱，（意卽愛逛鮑爾勃爾街的人。）此外，和東京的『銀座好』（愛好銀座者）這一個名詞相當的，在巴黎便有『鮑爾勃爾街的愛好者』這個名稱。

巴黎是沒有秋的。住在巴黎，每年幾乎是不感到有秋天那樣地過去了。巴黎之夏，幾乎好像便是接續着冬天那樣地。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爲對於秋天樹木是一種必要的東西，而巴黎却沒有樹木。其實，巴黎當然也有樹木的。巴黎的栗木，不是像銀座的柳樹同樣地被謳歌着的嗎？但是巴黎雖有樹木，而却不爲人們所看到，尤其到了秋季，更不易爲人們看到。何以故？原來巴黎的樹木，很早就萎黃凋落，秋風一吹，更不成其爲樹木了。因此，叫做美麗的秋天的這個名詞，在巴黎人的日曆裏面是被抹煞的。暑假期滿，人們從避暑地回歸巴黎來時，照理當然是初秋的季節，但是巴黎人却偏偏稱之爲『暑假後』的季節，故意將『秋』這個名詞避而不用。又對於晚秋這個意味，也另外用『後之時候』這個名詞來表示。

在巴黎，因着各不同的季節，各不同的藝術之花是開出來。文學，是巴黎的冬之花。文學者，大抵在夏間各各避地田舍間而從事工作。將收穫物形成書籍而表現出來的，最初是在十二月。據說在法蘭西出版的小說的二分之一，是在每年十二月和一月中出版的。十二月，又爲文學賞之月。有名的孔果爾賞和凡米那賞，都是在這個月授與的。從一月起，戲劇季是開始了。接着的是美術展覽會，舞

踊，音樂等，直到四五月左右為止各各博取着巴黎人的鑑賞。競馬季，是在從陽春到初夏的期間。

和倫敦紐約兩樣，在巴黎日本的銀行會社的支店和派出所，直到近年為止，是極為稀少。僑居在巴黎的日本人的大部分，不，幾乎是全部，都是畫家和學生。所以，雖然沒有像在倫敦和紐約那樣的不必要的日本人俱樂部，以及日本菜館，但是在大學都市裏面，有一個規模整然的『日本學生會館，』這是誰都知道的。

在巴黎，如果有緊要的事情，那麼絕對不宜乘公共汽車。如果乘公共汽車，那麼十中八九會使你後時。經行地下鐵道也好，步行也好，唯有公共汽車是切宜規避。我曾經好幾次為了搭乘公共汽車而遲誤了火車的時刻。根據車輛的通行規則，在市內的某處汽車的時速不得超過十二基羅。在黃昏時分遊人鼎盛的時候，街路上往往擠滿了汽車。駛近了歌舞劇座的附近的時候，一個親切的車夫，往往對客人這樣的忠告：『老闆！如果性急的話，那麼到不如下車步行罷。因為這樣反而快得多。』往往一輛公共汽車，通過僅僅二三里的路，却亘歷了十分或十五分鐘之久。

住在東京的山之手，我們是幾於把隅田川的美麗忘了。而巴黎人和賽奴河的關係却是很密切的。這一點，我是覺得非常可羨的。我每次看到了巴黎人的愛好賽奴河而生活着的事情時，總是滿想回歸到東京而過着愛好隅田川，親近隅田川的生活的。在我的心底，總是私自的囁嚅着：『在我們的東京，也有那樣美麗的河川流着呢！也有那樣美麗的橋架着呢！』如果回到了祖國，回到了故鄉東京，我是一定要馬上前去對隅田川表示敬意。隅田川是無論何時都美麗着的。但是東京的山之手的生活，是將我從隅田川那裏分離開了。在今天寫着這一篇文章，想出了巴黎的賽奴河以前，我是竟於忘記了我們的美麗的隅田川的存在。

中國旅行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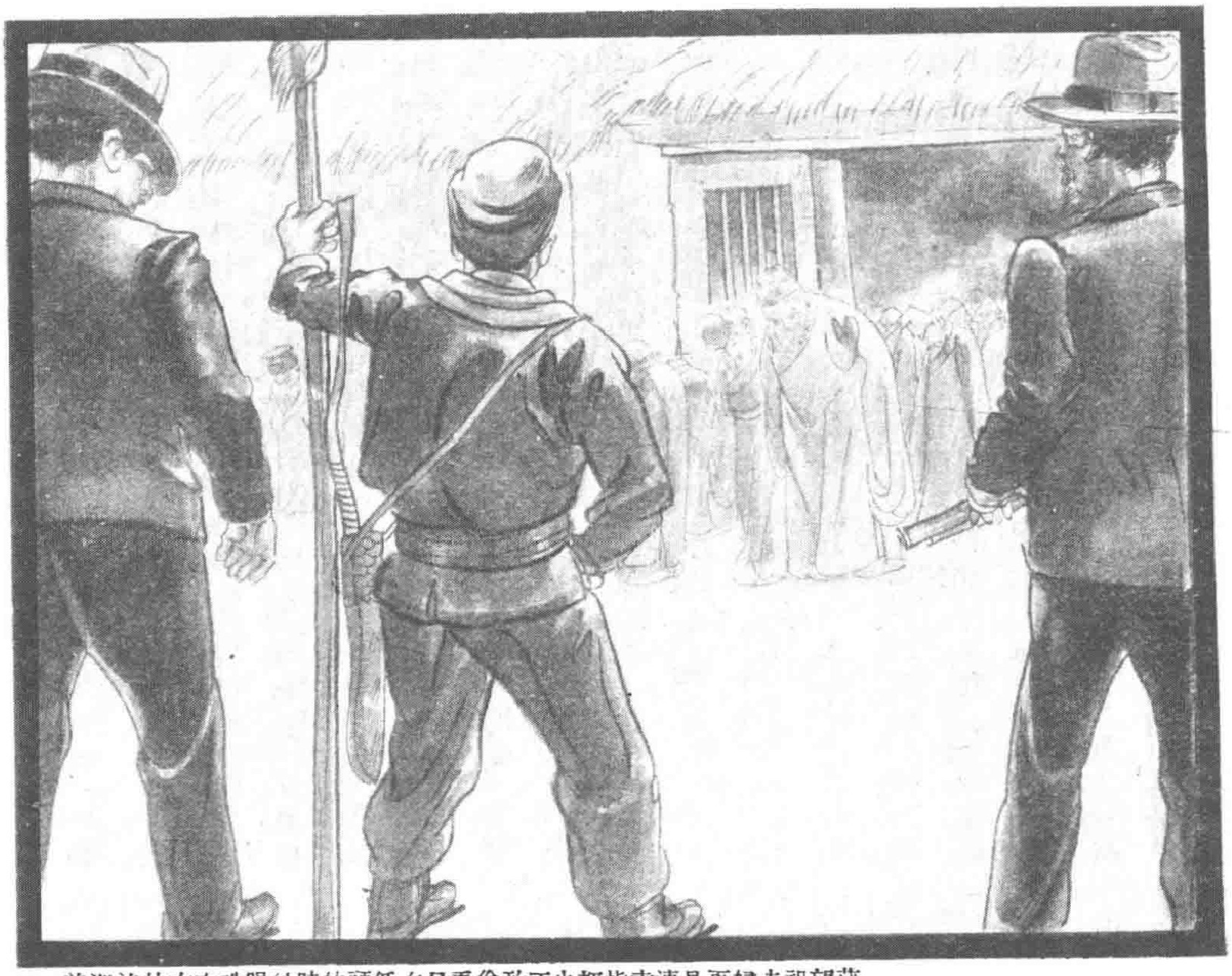
名勝導游

已出版者

莫干山導游 每冊二角
青島導游 每冊二角
南嶽導游 每冊三角

編輯中者

上海導游
北平導游
杭州導游



蒲望祖夫婦更是連袁指揮也不敢偷看只在低頭的時候眼珠左右的逡巡着

祕密谷

張恨水

第十九回　皇帝作奴才偷生不易　家庭成泡影易宅猶歡

這一幕趣劇，在探險隊的人看來，都感到非常之有味。尤其是徐彬如，戴着一副詩人的眼光，看到這批九卿跪在這裏，只求免他一死，什麼醜態都發揮出來了。於是向同人道，我們笑什麼？大可不必。據我看來這是我們外面文明社會的縮影，假使把一批和九卿相等的人，搬到這個地方來，我想他們那一副形相，也不在九個人以下吧？彬明說得高興，不免指手劃脚起來，黃華孫這班人看得呆了，只管聽探險隊裏人討論一些社會問題。關於面前九個人跪在這裏求生討命，都不曾理會。百川究竟是爲了這件事而來的，不便丟了正事，儘管去閑談。偷眼看那人叢中的蒲望祖時，見他兩手反縛在背後，跪在地上，他的頭，幾乎垂到懷裏來，並不說話，也不看人，好像什麼都不管，只聽其自然了。國王固然是不希望保留，就是列侯，也就不想再得一個。在這個時候，自然是無用到了極點。可是回想到當日他在皇宮裏

大宴佳賓的時候，當着來賓，高坐唐皇，吃的是大雞大肉，看的是美女歌舞，多麼高興。在那個時候，也曾受過人家的好處，於今眼睜睜看人家跪在地上，毫無辦法，似乎也有些不忍。便向他周身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後向黃華孫道：我和他們議和的時候，已經說明白了，必定饒他們一死，現在你們若是把他處死了，這却是讓我大大的失信。我們山外人，把信用兩個字看得十分重的，若是有人自己失信，那就該自殺。可是讓別人逼得失信的，一定要殺死那個相逼的人。彬如正了臉色道：對了，我們山外的人，現在最考較的是一個信字，你可不能輕視了。那黃華孫看到蒲望祖這些人如此可憐的樣子，本來也就覺得可以把他們釋放了。只是這不是自己一個人可以主辦的。便是這位打了勝仗的袁指揮使，就不能不和他商量一下子。於是掉轉身，向他拱了兩拱手。然而黃華孫還不曾開口，他就先發表意思了。他道：我們這山上，相傳幾百年下來，安居樂業，本來是個天國。就只因爲他一人想要做皇帝，鬧得我們自己殘殺起來。若是這樣罪大的人，都不辦他，以前，那些打仗死了的人，想起來都有些冤枉了。他這幾句話，說起來也像很有理。黃華孫雖然可以算是這山上的政治領袖，但是袁指揮現時却成了有功之人，不應該將他的話完全抹煞。所以他合攏來拱揖的兩隻手，彷彿是受了一種催眠，依然合攏住，許久不曾分開來。百川心裏這就思忖着。照着蒲望祖這種行爲論起來，那誠然是死有餘辜。但是自己去勸他投降的時候，說好了，是免他一死的，於今要把他殺了，倒好像是騙了他到這裏來受死，在責任上，也有些說不過去。便向袁指揮道：照着蒲望祖爲人說，你們貴山上有貴山的法律，我們管不到。但是我進到他們寨裏去講和的時候，你們一切都說定了由我作主，現在我允許了他不死，你們還是要殺他，以前何必答應我去講和呢？你們簡直攻打進去了，不就少了許多麻煩嗎？這小小一個山國，情形却也不能和普通國家例外，政治領袖怕軍人，軍人又怕外賓。探險隊幾個人，在這裏有那發手心雷的天外本領，教人不能不害怕，所以百川說了這一篇話之後，袁指揮使跟着黃華孫之後，就也默然。但是他那雙含有怒氣的眼睛，可就橫着向蒲望祖身上看來。不但袁指揮如此，跟着他身後的許多人，也是眼睜睜地向蒲望祖看了去。蒲望祖跪在地上，原來是不住的偷着向人看了去的。現在見人都睜了兇眼望着他，不由他不把頭低了下去。侃然站在人叢裏，不住的將手去摸着他的連鬢鬍子，眼睛向跪着地上的人畢直的看了。也不知道他有了什麼感慨，先是點點頭，然後又搖搖頭，那個樣子，大有欲說不得的意味在內。彬如笑道：憑你這部鬍子，就有做山大王的資格，當然你是對蒲望祖表示同意的。你覺得怎麼樣？侃然依然手抹了鬍子，微微的歎了一口氣道：宇宙間的生物，由極小的蟲

豸，以至於我們這人，都是帶了一種殺機的。歐陽樸道：這個殺機，也是原始時代就帶了來的，而且是必須的。你想想看，假使這裏面不起殺機，就沒有了優勝劣敗的事實發生，沒有優勝劣敗了。沒有了優勝劣敗就失掉了這宇宙的生存。百川笑道：現在我們不必管宇宙是否生存，還是研究研究這幾個人是否可以生存罷。說時就用手指了這地面上跪的幾個人來問着。歐陽樸首先不好意思討論這宇宙生存問題了。便道：他們是敵國，我們算是國際聯盟，我們可以給他來仲裁一下子。百川覺得由宇宙生存扯到了國際聯盟，對本問題，還是不怎樣接近，便笑道：這件事我來勉強作主一下子罷。就告訴自己隊裏的工人，把縛着跪在地上的人，一齊都鬆了綁。這些工人，腦筋都很簡單的，眼前看到這些人是這樣跪在地上叩求活命，也就夠可憐的，這時苦苦的要他們的性命，好像有些過於嚴厲，都站在旁邊看着，有些不平的意味。現在百川開了口，說是可以釋放他們，這正合了他們的意思，也不須探險隊裏別位先生同意，幾個人搶了上前就把跪着的人，一一都鬆了綁。不過那些人，被綑綁得慣了，好像已經很適意，將他們鬆了綁放起來，倒感到手足無所措，站在當地也是不敢動。暗地裏不住的向袁指揮偷看着。那蒲望祖夫婦更是連袁指揮也不敢偷看，只在低頭的時候，眼珠左右的逡巡着，去看他同伴的下半截。那袁指揮手扶了一根長矛插在地上，一手撐了腰，圓睜兩眼向這班人望着。他扶了矛子的那手，不住的抖顫，抖得那矛子上的紅纓，只管掀顫。看他那樣子，好像就要這一槍尖，插入蒲望祖的心窩。百川看了這情形就操着英語向三位先生道：你看，他們在面子上雖是不說什麼，心裏頭可是恨急了。假使沒有我們在這裏，我想着這就流血了。彬如笑道：中國舊書上說的有，怨毒之於人甚矣哉！誰叫他以前想做皇帝，預備統一全山。人家以前吃過他的大虧，現在人家將他打倒了，報仇乃是本等。我想蒲望祖若是打了勝仗，呵呵，我不能說了。在這個時候，我說出這種話來，未免和他火上添油了。於是掉轉身來向袁指揮點了兩點頭道：照說呢，你這種生氣的樣子，好像是一點惻隱之心也沒有。但是仔細一想他犯了這樣大逆不道的罪過，應該處罰他的。只是我們的康先生，已經答應了赦免他在先，好像簡直不顧，我們心裏，也是很不安的。我以為他的死罪已免，活罪難逃，可以把他夫妻兩個撥到我們手下讓他和我們挑挑拿拿，出一點力氣。袁指揮道：你們是要他去當奴才嗎？彬如還不會答復呢，侃然用手搔着連鬢鬍子，向歐陽樸笑道：東方的卓別靈，你覺得我們大詩翁這一舉，不有點幽默意味嗎？百川心裏倒明白，就背朝了袁指揮，低聲操着英語道：我想山上對於蒲望祖過去的事，不會忘記了的。假使我們早上離開這山，晚上他就要被殺。歐陽樸道：你這話倒也很有理。不過你還

打算着離開這山嗎？百川道：這是什麼話，我還能丟開了文明世界，到這裏來生存嗎？歐陽樸道：那末，我要問問這位朱家大姑娘，願不願和我們一同出山？百川怕他們把這件事情又拉扯長了，便搖着手道：現在也不是討論這一件事的時候，我們先把蒲望祖這班人發落了罷。於是走到蒲望祖身邊，低聲道：你若是想活命的話。那末，我們無論說什麼，你都應當答應。我說這話，完全爲得是你，信不信由你了。百川只說了這兩句話，事實上已不容他搶着再說。彬如已是和袁指揮站在一處，也用手握住了他的矛子，輕輕的說了許多話。看那樣子，好像動以利害問題。由不得他不連連點了幾下頭。彬如走過來，向蒲望祖道：你到了現在，應該明白，除了什麼好處，你都得不了而外，恐怕你的性命難保。現在是兩條路，由你自己去挑選。或者是受死，或者是吃苦。你願意死，我不去管你，聽憑你山上人怎樣來處罰。老實說，那也是你分所應該。你若是願意吃苦，你來看，說着。就用手指着跟來的幾個工人給他看道：你就跟他們一樣，和我們搬搬東西，我們若是出山去，你也就跟着我們走。現在你說……他還不曾說出一個字來，站在他身邊的那位皇后，就搶着過來，向彬如彎腰一個禮道：我們願意吃苦。你們到那裏，我們跟到那裏。蒲望祖覺得自己一國之君，不免爲人去當奴才，這實在是一件難堪的事，因之緊皺了雙眉，垂着手揑了兩個拳頭，幾乎是可以由拳頭裏面滴出汗來。但是除了如此，却沒有別的生路，只將眼睛看了他的皇后。自己爲了要做一山之主，丟了這條性命，却也反悔不得。只是這位皇后，是自己生平所看到最好的一個女人，若是連累她也犧牲生命，實在是老大不忍。而且有這樣好的女人，也捨不得拋開了她去尋死。頃刻之間，心裏變幻了好幾回，於是那揑着緊緊的拳頭，也不知不覺鬆了下來。眼望了這女人，微微的歎了一口氣。百川這就明白了，他爲了女人，也就不能死了。於是再個轉身向那九卿道：你們明白了沒有？現在兩條路在這裏，受死可以不必吃苦，不死就要吃苦。那些人到了此時，那裏能像旁人可以隨便說話。不說話呢？又怕別人會發生誤會，不得已，各人掙命似的說出了兩句話，嗓子眼裏嗡嗡的發出聲來，却聽不出來他們究竟說的是些什麼。百川就向黃華孫道：好了，現在你們這些叛民，都算是歸順了，用不着我們在這裏打攪。請你給我們找個地方，讓我們先休息一下。黃華孫正也感到他們在這裏有些礙手礙脚，送掉一部分管頭，那是很好的事情。這就向他拱手答道：好好，我們早就預備了。我看朱力田兄和各位先生最爲交厚，就請各位先到他家裏去歇息。等我們把這裏的事情料理清楚了，再來好好的款待。歐陽樸道：你把這款待的事情交給了朱先生，這就是十分妥當，而且我們康先生以至於我們這班朋友，都願意在朱先生家裏歇息的。百川笑道：何以把我

一九—三八六

還要單獨的提了出來說呢？彬如笑道：因爲你有這個資格，我們才特地的把你提出來。說時他側過臉向朱學敏道：康先生去，你們總是歡迎的吧？學敏道：歡迎？這什麼意思？彬如道：歡迎這句話，就是高與他去的意思。學敏道：就是他一個人去嗎？彬如道：我們自然也要跟了去。不過我們一下子轟了這多人去，恐怕府上安插不下來。到了那裏，我們還要勞你的駕，給我們找個地方，分開來歇息。學敏道：不過這幾個人，我們家裏可以坐得下的。說時，她一雙眼睛，已經向百川臉上瞟了過去。彬如偏是已經看出來了，就向他道：自然的，康先生這次爲了二位姑娘出力不少，你二位姑娘應當在家裏款待酬勞他的。他並不和我們一樣，要分開了出來住的。百川笑道：各位先生說話，總要把我特意的加重一筆來說着，這讓我很感到一種惶恐。侃然整大把的將鬍子由嘴上向下摸着，連連摸了三四把之下，這才笑道：這種惶恐，只有你可以得着。學敏一手拉了百川的衣襟，一手捏了彬如的衣袖，向前走着道：那我們就走罷。爹，你去請着那幾位隨後來。她口裏如此說着，人便是向前跑。百川在她這種領導之下走着，心裏可也就在那裏想。這山上的女子，雖然是也知道愛情，但是她們的愛情，却是直率公開，不帶一些子虛僞。這樣好雖是好，不過愛情這東西，是有神祕意味的。必定要知道，祕密，才感覺到一些趣味。像現在她這個樣子，絲毫不顧人言，跟隨了她走，有些害羞，不跟隨她，反映出自己不大器，越是要引得同伴人來笑話。所以在這種尷尬情形之下，他也沒有別的法子可想，只有低了頭隨着她走去。一直到了朱家門口，她才放了手，而且伸開了兩手，遙遙的作個推送的樣子。彬如走進她家，首先拱揖道：大姑娘，你是應當歡迎這位康先生的。至於我們，不過是在一邊湊湊熱鬧，那裏受得了大姑娘這樣看待。學敏笑道：各位先生都是俠客。請坐罷。百川也沒有說什麼，忽然呀了一聲道：我們這就不對了。這連彬如也有此驚異了，就站起來問是什麼事。百川道：我們來的時候，雖然是忽忽的由這裏經過，但是我很記得，不是這個樣子。學敏不曾答復，臉上先有些慘然了，因道：康先生沒有聽到說，我的家，已經是火燒了的嗎？百川道：不錯，我們聽到令尊說，府上讓人燒了，二位又被人刧擄了。這又是誰的屋子？學敏道：就是這裏的叛民跑到山河那邊去，剩下來的房子。本來攤不到我們來住，因爲九老會要讓我們來款待各位，佔了各位的光，我們就住到這裏來了。這裏什麼都現成，我們省力不少。若是叫我們來重新安排這一分家，一個月也辦不好呢。當康先生睡覺的時候，我就跑來了一趟，我已經很高興了。她口裏說着，就用手拍拍桌子，摸摸凳子，笑眯眯的眼睛斜看了百川，而且腮上淺淺的印出兩個笑窩，很有幾分嫵媚。百川便道：府上燒得乾乾淨淨了，才換了這個地方住，這也不算什麼便宜，大姑娘何以這

樣快活？正說到這裏，朱力田也就引着第二批來賓進了屋，他在路上就解說了所以然，因之大家進來之後，也就不免向屋子周圍來打量着。學敏並不曉得招待客人，由大袖子裏伸出兩隻手來，反了手背，十指交叉着，放在面胸前，向大家笑道：各位看看，這地方比我原來的家要好一些嗎？這些人那裏會知道她有什麼心事，侃然道：我看也不見得比以前的屋好到那裏去。一個人對於他用慣了的舊東西，總是有些戀戀不捨的，我想大姑娘要搬到這裏來住，也是不得已吧？這一篇話說了出來，把學敏臉上的笑容，就收拾得乾乾淨淨。還是朱力田看出來，趕快替她打圓場，便道：現在沒有功夫說閑話，趕快去收拾茶飯罷。你去你去！他說着，只管揮手，學敏才撅着嘴走了。百川在一邊看到，心中倒有些不解。她原來一個完整的家庭，一把火成了泡影，她見了這個新屋子，把以前的舊屋就不放在心上，大大的高興起來。她這高興的原由，是出發在那一點，這倒有些可以研究了。他坐在長凳子的一端，手托了頭，正在那裏揣想着，余侃然悄悄的走了過來，擠在他身邊坐下，手按了他的肩膀，向他的耳朵，唧咕着道：剛才我這幾句話，我自己覺得很是週到的。難道這幾句話會把她得罪了嗎？百川道：這一層，我也不大明白，正在這裏納悶想着呢。侃然一手托了手肘拐，一手揉擦着鬍子，因道：連你都不明白，這事就更覺得有趣了。他說時，見朱學勤臉上還帶了一些笑容，手拿了一塊揩布在擦抹棹面，心理想着，這孩子尤其是天眞爛縵的，在她口裏，或者可以打聽一點實情出來。於是向她招了招手，將她叫到面前來。學勤左手掀住了右手的袖子，右手露出一大截光手臂，慢慢的走向前來，大聲問道：有什麼話說。侃然覺着，也無所用其秘密了，便笑道：依你說，這個地方比你原來的家好些嗎？學勤道：這房子雖是大些，沒有我們原來的家好。但是我姐姐到這裏來，喜歡得很。侃然道：爲什麼喜歡呢？學勤還不曾答復出來，朱力田手摸了鬍子，眼睛望了她。她就笑道：我不說，我不說。於是跑了！

精裝兩厚册〔布面金字〕

旅行雜誌第七卷彙刊

實價八圓

北夢錄（二）

銖庵

城門額

明尹直謇齋瑣綴錄云：南京成賢門門字無鈎。太祖怒詹孟舉書門字有鈎，卽以粉塗鈎畫，至今粉跡宛然。

但一說門字無鈎，自宋已然。

褚人穫堅瓠集云：馬氏日鈔云：門字兩戶相向，本無句踢，宋都臨安，玉牒殿災，延及殿門，宰臣以門字有勾，脚帶火筆，故招火厄，遂撤額投火中，乃息，後書門額者多不勾脚，我朝南京宮城門額皆詹孟舉所書，北京大明門等額皆朱孔陽所書，門字俱無勾脚。

至北都宮殿額書人有可考者：

四友齋叢說：成祖遷都北平，其宮殿牌額皆朱孔陽筆，孔陽松江人。

今所存大高玄殿之石坊字與北上門額，皆嚴嵩筆，結體謹飭，自然雄秀。蓋當時風尙使然，清代多因而不易，想朱孔陽之書體亦類似耳。

袁世凱稱帝時，以各城門額有清字，磨去而易之。令仁和邵章書爲。邵氏以榜書負盛名以此。聞其自言，幷八仙桌四張，粘紙成巨幅，凡數四易稿乃成。乃刻石者誤作下陷之文，既覺其非，復磨去改刻爲隆起者，就原石凡磨治二次，今猶不嫌其薄，原石之雄厚可想。邵書溫潤勻秀，較之古人，已以姿媚取勝，然終非俗書所可及也。

乾清宮

乾清宮爲明中葉諸帝寢宮，清代則以爲召對臣工之內朝正殿，棟宇宏壯，不適於起居，故於殿中構木屋曰東西暖閣，以設几榻。民國十一年，遜帝婚禮於此受賀。十三年，清室善後委員會入內點查物品，余猶及見其中所藏乾隆一朝字畫古玩充牣無數也。

乾清宮建於順治十二年，重建於康熙八年，殿中懸順治帝御書正大光明扁額，自雍正以後，不立太子，卽以所欲傳位之皇子名親書密封，藏於匾後，其實亦掩耳盜鈴之技耳。中楹前後，分懸康熙乾隆御書聯，康熙聯曰：表正萬邦愼厥身修思永，弘敷五典無輕民事惟難。乾隆聯曰：克寬克仁皇建其有極，惟精惟一道積于厥躬。此聯在北，前聯在南。其寶座左右所列圖史彝器之屬以及康熙御書戳展，皆二百餘年垂爲規制。民國二十二年以後，幷無存矣。

消閒清景

人海一廛蕭然無興，有閒房曲檻之安雅，有永日清風之暢適，而又有異書名卉之珍奇。此情此景，舍燕都外殊未易得。越縵堂日記最善寫此。

晚晴坐庭下作字，柳絲拂几，蕉蔭照簷，竹桃弄花，明豔欲絕，此景不可多得也。又斸新筍二枝入饌，味極佳。

夜雪大作，至二更，積寸許，銀燭炯照，內外皎然，研朱細書，不覺其苦。三更雪霽月出，小庭靚深，竹木如繪，撥鑪瀹茗，徘徊久之，自喜清絕如在冰壺中也。

買紅梅兩盆，香色頗佳，庋於窗下書几之右，時几上水仙盛開，有一叢作花數十，嫩黃豔白，翠葉亭亭，與紅梅相映發，交香扇馥，清而益幽，據几校戰國策，烹碧螺春茗，時啜對之，亦人生之極樂矣。此等清福，受用不易，況貧士荒年享此，尤爲非分。

案頭置磁盤二，中以清泉養小圓石數十枚，本以蓄水仙，水仙萎後，以落梅數朵浮之，香韻清絕，時時齅之，嘗欲賦一詩紀其事，以爲勝於焚香嚼茗也。梅花既漬久，易以杏花，玉白霞紅，別有富豔之色，昨自極樂寺折海棠丁香歸，更取其短枝零蘂綴之滿中，濯錦浮珠，暈脂滴粉，雖石崇王濟七寶牀中恐無此麗縟也。當更爲一詞寫之，小窗幽寂，以此爲清供，可以分告同人爲窮愁消遣法矣。

燕京建置規模

燕京建置，自契丹以來已甚宏壯。蓋契丹入洛，實攜唐代之聲名文物以俱去，於是中原所存，不過糟粕，而契丹反得其精華也。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十云，州宅用契丹舊內，壯麗敻絕，城北有三市，陸海百貨萃於其中，僧居佛寺，冠於北方，錦繡組綺，精絕天下，膏腴蔬蓏果實稻粱之類，靡不畢出，而桑柘麻麥羊豕雉兎不問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藝云云。此宋人初復燕京時對於燕京建都之感想也。

范成大攬轡錄云：循東西御廊北行，廊幾二百間，廊分三節，每節一門，將至宮城，廊即東轉，又百許間，其西亦然，亦有三門。（按此即今中華門內之地，自昔有千步廊，東接長安左門，西接長安右門，至有清中葉尙存也。）出門中馳道甚闊，兩旁有溝上植柳，廊脊皆以青琉璃瓦覆，宮闕門皆用之。（按今御道旁無溝亦無柳樹，瓦不以青而以黃，此其異也。）又云：使人由殿下東行上東階却南轉，由露臺北行入殿闕，謂之欄子，（按露台即丹陛，欄子即殿檻也。）金主幞頭紅袍玉帶，坐七寶榻，背有龍水大屏風，四壁簾幕皆紅繡龍，拱斗皆有繡衣，兩檻間皆有焚香大金獅蠻，地鋪禮佛毯，可一殿兩旁玉帶金魚或金帶者十四五人，相對引立，遙望前後殿屋崛起甚多云云。而日下舊聞引海陵集亦稱宮闕壯麗延亙阡陌，雖秦阿房漢建章不過如是，（按宋朝殿制甚儉陋，東京內宮止用黑漆窗戶，又止前四殿乃用琉璃瓦，南渡後規模更小，宜其見金宮室而震驚也。）其他宋人使北諸書所記略同，此又宋人奉使入燕時對於燕京之感想也。

武英殿

武英殿在順治初年宮禁未全修復，本爲聽政之所。其前殿曰武英，後殿曰敬思，東配殿曰凝道，西曰煥章，東北曰恒壽齋，西北曰浴德堂。自民國初年熱河避暑山莊古物於此陳列，將武英敬思二殿通而爲一，以恒壽齋爲辦事所，而以浴德堂有土耳其式浴室，遂附會爲香妃遺迹，齊東野語形諸筆墨，殊爲笑柄。蓋武英殿爲外朝，非宮人足迹所能到，自乾隆以來，以之館詞臣，繕刻書籍。浴德堂即修書處，見於日下舊聞考，聚珍版即貯藏於此，殿北爲內務府公署，爲造辦處，殿西爲尙衣監，意者工匠所萃，偶令回回工匠造此浴室，以備皇帝齋浴耳。

浴室皆白瓷磚甃，穹頂圓形，入門爲更衣之所二，始達浴池，牆外引井水，注大鑊，熱引以鐵管，以入浴室，工程堅緻如新。

武英門南爲南薰殿，乃藏歷代帝后名臣圖像之所，民國以來，取出隨時陳列，近已悉數南遷，南薰殿遂爲游人所不至。廢院中尙有法帖殘石，聞爲康熙中浙撫王亶望家之物。

三貝子花園

西直門農事試驗場建於清末設商部時，雖名農事，而廣蓄珍禽奇獸，點綴亭臺，以供游賞。民國十七年以後，改天然博物院，游人反零落矣。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同治壬申云：罷酒更游可園，都中呼三貝子花園，相傳爲誠隱親王賜邸，道光間嘗歸寶文莊相國，今爲賣花人居矣。繞園有牆如城，外爲重門，老樹參天，地廣數十頃，昔時亭榭甚盛，今俱頹廢，佳卉古木亦十九爲薪，然曲徑平蕪，高柳疏錯，堂宇之東有曲廊一帶，下臨清池，隨土阜高下爲方亭折闌，足令林客宅心，谿叟眷眺。同游諸子謂有水鄉籬落之思。

後數日又云：罷酒復游三貝子園，有戶部司官會飲於此，騶車喧雜。小坐東廊闌上，看水楊柳，偕竹篔至西邊，歷話雲樓，登土山上一空亭，遠見諸湖湖外雲樹，直接西山，亭外松槐，蒙密不見日景，山下有花神廟，此地勝絕，前游所未經。

鄧之誠骨董瑣記又舉三貝子花園即環溪別墅爲傅恒從子明義之居，則別說也。

箋紙

履園叢話云：書箋花樣大約起於唐宋，所謂衍波箋浣花箋，今皆不傳。每見明人書於中有印花砑花，精妙絕倫者，亦有粗俗不堪者，其紙雖舊，花樣總不如近今，自乾隆四十年間，蘇杭嘉興人始爲之，愈出愈奇，爭相角勝。

乾隆中怡王府製角花箋，壓花於紙之左下角，套板著色，雅濬精妍，得者寶之。光緒中怡府出數十箱歸琉璃廠，一時京外士大夫爭先分購，不久遂罄，余猶及藏數枚，其紙黯然有古色，而能食墨，近年紙店仿製不能佳，惟福建邵君幼實托清秘閣所製爲佳也。

余生平所及見光緒初年京華老輩作函，除翰林對前輩用粉紅色羅紋箋外，餘皆以紅黃紫綠各色紙更迭書之，尺寸甚小，花樣則尚折枝花，間以山水人物，紙質則砑光，其後漸尙寬八行，白紙紅格，畫作迴文竹簡等式。其嗜好殊特者。張之洞喜用白地紅花五雲箋，梁鼎芬喜用小紙不印花，但刻某某齋閣，最精雅，每事寫一紙，從不連幅。光宜之交羣尙洋紙，其實光滑不可用也。

凡售高等箋紙之店曰南紙店，萃於琉璃廠，而餘處亦偶有之。

上方山

上方山者屬房山縣境，而自北平往也。必道竇店琉璃河，今通汽車不過二三小時。自琉璃河預戒山輿，行約三十里，至孤山口，則上方之郛郭矣。此地爲晉處士霍原講學遺阯，幽都附近最雄奧之區也。余以庚午九月往禮佛焉。甫近山麓，怪石崢嶸，各具色態，赤若丹砂、黑若鴉羣，白若皚雪，黃若堆粟，伏者如虎，偃者如蓋，挺者如菌，削者若斧之劃，壘者若甓之積，不勝名狀，秋樹丹綠，點染其間，日色照遙峯，或向或背，斑駁不一，四野人靜，天空氣涼，肅肅然，蒼蒼然也。入接待庵山勢漸陡，經煤石堂及瀑布，懸峯峻崖，當面而起，石枯樹古，逐步移形。夏日盛雨時，山泉暴注，懸水陡絕，必甚可觀。旋過瓣香庵紅橋庵，山中以庵名者甚多，此其著者也。到兜率寺宿焉。

由兜率寺趨雲水洞，山僧所詫爲奇景者也。借寺僧衣袴以入，洞門高丈許，初入門時猶能挺立，而鞠躬，而屈膝，而蛇行，至於僅容一身而止，忽地勢隆起，穹窿如大廈，此爲第一重。洞中略分爲四重，深約三四里，以第三重爲最險，須騰身攀援洞口，探身塞入，徐徐轉身下落，俗稱鷂子翻身者也。每重皆石鍾乳凝結，觸處皆是，暗中窺之似有各種人物形狀，庵人秉炬導行，口講指畫，曰似某似某，姑妄聽之而已。第二重高處石中空，叩之有作鐘聲者，鼓聲者，磬聲者，箏聲者，木魚聲者，則皆宛然絕似，不若象形之惝怳也。惟第四重作羅漢堂，坐立欹正，各盡其態，上則幢旛寶蓋亭亭下垂，莊嚴逼似，此則大有可觀，入至第四重後，漸覺沮洳陰濕，不可久留，庵人云：稍進水卽沒脛，再進深且莫測，且作種種駭人聽聞之詞。

北平附近巖穴之奇，此與戒壇之化陽洞相頡頏也。

山中果樹饒柿與胡桃，柿尤爲山中人戶所倚以爲生，柳筐馱負，不絕於路。以幽敻之故，兼蓄花木，牡丹有百年以上物，高至丈許，廢宇荒臺中，聽其自生自落，廣慈庵雙松挺立參天，絕少其匹，庵門蠟梅一叢，尤北方所罕見，又產黃精甚多，其根爲藥餌，其苗爲菜，山僧售以取利，聞近年產已稍殺，蓋不知以人力培種也。

一斗泉僅一勺水，終古不涸，其上絕壁倚天，不似北方景物，翻類陽朔山水，摘星蛇或曰齋星蛇，或曰摘心蛇，尤爲險動心魄，峯迴路轉，僅容一夫，其下巉巖俯臨無地，山日荒荒，天風洽洽，令人慄然不敢留。相傳晉王李克用自山後襲劉仁恭，爲仁恭所敗，卽此處。觀其險要，誠不容潛師之入也。

酒

昔人所述燕都酒事，彙述於左，以諗有麴生好者。

周煇北轅錄云：燕山酒頗佳，館宴所餉極醇厚，名金瀾，蓋用金瀾水以釀之者。

葛莊分體詩鈔云：村居在京師西山，地名棗林，士人善釀酒，名竹葉青。

周亮工書影云：京師之甘露居攔液局荷葉露，名色數變，究只一甘耳，余飲之輒作嘔，二十年前京師酒全非此味。

燕京雜記云：大祀福酒光祿寺堂官驗嘗，敬貯龍瓶，名曰灌酒，然後護以龍袱，擡赴祭所，灌後有餘，許攜以歸，亦受福之遺意也，酒味甘色黑，小戶尤宜，良醞三升，至今猶戀。

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先府君行狀云：入都居虎坊橋黃三郎，三郎故江西人，挾妻子居京師，爲長安酒儈，京師酒商不私易，必資儈，蓋酒之賢聖，什伯其品，惟老儈能辨之，俗曰扯花，其法以長勺揭酒激注於缸，就缸面視濺沫而酒之等差豪厘無所溷云云。

安雅堂集有黑小子詩序云：酒器也，笵砂爲之，黝質瓶形，一枚值五六錢，此物今未見矣。

前人記京師之良醞必稱良鄉酒，然良鄉酒究何似，多不得其解。十五年四月二十日晨報有一段，摘述於左，頗可資今昔變遷之考據也。

山東山西涿州良鄉皆有黃酒，山西黃酒名爲干支，其味屬甜，北京李鐵拐斜街裕源及齊家胡同晉元汾州營永茂所售者爲醅。山東黃酒卽名曰山東黃，東珠市口山東館及各山東飯莊均代售，其味稍苦，而涿州黃及良鄉黃則北京售賣者僅前門大街都一處煤市橋百景樓糧食店延年居爲正宗也。今將現售價及半年前售價比較如下：山西黃酒原售銅元六十一枚，今增二十五枚，山東黃酒原售四十八枚今增三十四枚，涿州良鄉黃酒原售四十枚今增二十八枚。

白酒多產自京畿，以京南采育鎭馬駒橋潘格莊造者爲佳，故京師多稱南路燒酒，京東燕郊西集東壩通縣所造者亦極多，京北清河高麗營，京西龔村三家店所造亦同。

余按北方之白酒燥烈尤甚，盡人皆知矣。良鄉黃酒與山東山西黃酒形色皆相類，大抵深黃而渾濁，飲之甜凝，終不似越釀之清醅雋永也。

史玄舊京遺事云：宋內庫酒法自柴世宗破河中，李守貞得匠人至汴苑，循用其法。今京師內庫酒法不傳於外，惟南和刁酒四遠有名，而以酪漿爲之者貴，易州酒如江南之三白，泉清味冽，曠代老春，刑部街以江南造白酒法醞釀酒漿，賣青蚨尤數倍，如玉蘭臘白之類，則京師之常品耳。

二十年北晨畫報，有偶齋館錄云：京酒鋪所貨者，青酒東酒老酒，近亦有兼及南酒燒酒者，又肆中設有釀具，則名曰糟房，其肆寬暢者多，几案亦整潔，主人皆齊魯產，凡魚肉果蔬客自市於他肆，南酒鋪皆南人所設，所貨者酒則紹興苦露木瓜惠泉，食則火肉糟魚腐乳變蛋而已，其肆不甚修飾，亦任客自購食物。

又云：東直門大街一舊酒肆曰清聖居，敷文坊側一酒樓曰宗聖，燈市口北街西一小酒肆曰高陽樓，西直門新街口之南，有茶酒兼沽之所曰百花深處，安定門成賢街南有十萬家春，今皆不可復尋矣。

夏仁虎舊京瑣記云：酒行在崇文門外，向來爲二十家，皆領有商帖者，凡京東西燒鍋所出之酒皆集於是，近日凋零不及十家矣。崇關酒稅重，故私酒之販亦夥，百出其技，至有以婦女行之，用猪脬灌滿藏於私處者，其售紹興酒者曰京莊，別有南酒鋪不在酒行之例。

聞京師每日所銷私酒較官酒多至兩三倍不止，京諺有一天能賣十擔假，十天不賣一担眞，又有家家賣私酒不犯是好手之諺也。

招　商　局

長江頭二三等船價目表

Kiang An 江安　Kiang Hsin 江新

Kiang Shun 江順　Kiang Wah 江華

站名	等級	上海 Shanghai	南通 Nantung	江陰 Kiangyin	泰興 Tai Hing	口岸 Kowan	鎮江 Chinking	南京 Nanking	蕪湖 Wuhu	大通 Tatung	安慶 Ngankin	九江 Kiukiang	武穴 Wusueh	黃石港 Wongshihkong	黃州 Wongchow
南通 Nantung	頭等	2.80													
	二等	1.40													
	三等	.60													
江陰 Kiangyin	頭等	3.00	2.00												
	二等	1.80	1.00												
	三等	.75	.40												
泰興 Tai Hing	頭等	3.20	2.40	2.00											
	二等	1.80	1.20	7.00											
	三等	.75	.50	.40											
口岸 Kowan	頭等	3.60	2.80	2.20	2.00										
	二等	2.00	1.40	1.20	1.00										
	三等	.80	.60	.50	.40										
鎮江 Chinking	頭等	4.40	4.00	3.60	3.40	2.40									
	二等	2.40	2.20	2.00	1.80	1.20									
	三等	1.20	1.10	.80	.80	.60									
南京 Nanking	頭等	6.40	6.00	5.60	5.20	4.60	3.00								
	二等	3.20	3.00	2.80	2.60	2.40	1.60								
	三等	1.70	1.70	1.40	1.30	1.20	.60								
蕪湖 Wuhu	頭等	10.80	10.00	9.40	8.60	7.80	6.60	4.60							
	二等	5.80	5.40	4.80	4.40	4.00	3.40	2.60							
	三等	3.00	2.80	2.50	2.50	2.30	1.80	1.20							
大通 Tatung	頭等	12.80	12·00	11.20	11.00	10.80	9.00	6.80	3.20						
	二等	7.20	6.80	6.20	5.80	5.40	4.80	4.00	1.60						
	三等	3.70	3.50	3.20	3.10	3.00	2.50	2.10	.80						
安慶 Ngankin	頭等	14.60	13.80	12.80	12.40	12.00	11.60	9.00	4.80	2.80					
	二等	8.00	7.60	7.20	7.00	6.60	6.00	4.80	2.60	1.40					
	三等	4.30	4.10	3.80	3.80	3.70	3.10	2.50	1.30	.70					
九江 Kiukiang	頭等	16.80	15.80	15.00	14.60	14.20	13.60	12.00	8.60	5.60	4.40				
	二等	9.40	9.00	8.40	8.20	8.00	7.40	6.60	4.60	3.40	2.40				
	三等	4.90	4.70	4.50	4.40	4.30	3.80	3.60	2.50	1.80	1.30				
武穴 Wusueh	頭等	17.20	16.40	15.60	15.40	15.00	14.40	13.00	9.20	6.40	5.20	2.00			
	二等	10.00	9.80	9.20	9.00	8.80	8.20	7.00	5.00	4.00	2.80	1.00			
	三等	5.00	4.90	4.70	4.60	4.50	4.10	3.80	2.80	2.10	1.60	.50			
黃石港 Wongshihkong	頭等	18.20	17.60	17.00	16.80	16.40	15.40	14.00	11.60	8.80	6.80	3.60	2.40		
	二等	10.80	10.40	9.60	9.40	9.20	8.60	8.00	6.20	5.00	3.80	2.00	1.20		
	三等	5.20	5.10	4.80	4.80	4.80	4.40	4.10	3.20	2.60	2.10	1.00	.60		
黃州 Wongchow	頭等	18.60	18.00	17.40	17.20	17.00	16.20	15.00	12.40	9.20	7.40	4.40	3.20	2.00	
	二等	11.40	10.80	10.40	10.00	9.80	9.20	8.40	6.80	5.40	4.20	2.60	1.80	1.00	
	三等	5.30	5.20	5.10	5.00	4.90	4.60	4.30	3.60	2.80	2.30	1.30	.90	.50	
漢口 Hunkow	頭等	19.00	18.60	18.20	18.00	17.80	17.60	16.80	12.00	10.40	9.00	6.00	4.80	2.80	2.00
	二等	12.00	11.60	11.00	10 80	10.60	10.20	9.20	7.60	6.20	5.00	3.40	2.60	1.40	1.00
	三等	5.40	5.40	5.20	5.10	5.00	4.80	4.50	3.80	3.20	2.80	1.80	1.30	.74	.50

萬國臥車公司價目表

（附掛滬平通車）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實行

由北平至上海

	南　京	徐州府	濟南府	天　津	北　平
	$ 7.00 5.00	$ 10.00 6.00	$ 16.00 11.00	$ 21.00 13.00	$ 21.00 13.00
南　京		3.00 2.00	9.00 6.00	14.00 9.00	14.00 9.00
徐　州			7.00 5.00	11.00 8.00	11.00 8.00
濟　南				7.00 5.00	7.00 5.00
天　津					2.00 1.50

由上海至北平

		南　京	徐　州	濟　南	津　天
南　京 Nanking	A $3.00 B 2.00				
徐　州　府 Hsuchowfu	A 10.00 B 6.00	7.00 5.00			
濟　南　府 Tsinanfu	A 12.00 B 8.00	9.00 6.00	3.00 2.00		
天　津 Tientsin E.	A 21.00 B 13.00	18.00 12.00	11.00 8.00	9.00 6.00	
北　平 Peiping	A 21.00 B 13.00	18.00 12.00	11.00 8.00	9.00 6.00	2.00 1.50